



茅屋

伊巴涅斯著

莊重譯



茅 屋

〔西班牙〕維生特·勃拉斯科·伊巴涅斯著

莊 重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 北 京

新學社
PDG

Vicente Blasco Ibañez

LA BARRACA

Prometeo, Valencia, 1919

茅 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643 字数130,000 开本787×1092耗 $\frac{1}{32}$ 印张7 $\frac{3}{8}$ 插页3

1962年8月北京第1版 196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定价(4)0.63元



維生特·勃拉斯科·伊巴涅斯

前 言

《茅屋》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班牙杰出現实主义作家維生特·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早期代表作品。

勃拉斯科·伊巴涅斯生活在欧洲資本主义开始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从进步的資產阶级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財政資本的时代”^①；他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毕生为自己的民主主义政治的理想而奋斗；他的作品反映了西班牙人民在封建殘余势力統治下的困苦生活，反映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黑暗、統治阶级的腐敗沒落、教会的精神压迫、資產阶级的日趋反动和資本主义剝削的加剧，也反映了西班牙人民的自发的反抗和斗争。他的生活和創作，經歷着一条复杂的曲折的道路。

1867年，勃拉斯科·伊巴涅斯生于西班牙的瓦梭西亚，1928年，卒于法国的芒东。他出身于一个小商人家庭，父母把他送进大学学习法律，指望他将来当个有錢的律师，但是这个青年却有他自己的打算，在学习中途就曾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5頁，人民出版社版。

逃跑到馬德里，給当时一个流行小說作家費尔南台斯·依·貢薩萊斯(Fernández y González) 当过一个时期的秘书。在馬德里，勃拉斯科·伊巴涅斯接受了法国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政治理想，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888年大学毕业后，他果然沒有从事律师职业，轉到了文学工作和政治斗争中去。

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从事政治斗争的时候，就参加了毕·依·馬迦尔(Pi y Margall) 所领导的共和党左派，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取消封建特权、建立民主自由、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等等的口号。由于他的积极活动，他不久就成为瓦梭西亚的共和运动的一个领导者。他經常参加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到劳动群众中間去演讲，还担任了瓦梭西亚的共和党的报纸《民众日报》(El Pueblo)的主編，因此，他也就不断受到反动专制統治者的迫害。1889年，他因为策划軍事起义的密謀洩露了，逃到法国流亡了一年多；1895年，西班牙政府出兵镇压古巴人民的独立革命，他又因为领导瓦梭西亚人民示威抗議，与軍警发生冲突，受到緝捕，不得不隱入地下，逃亡意大利。从意大利回来，他就被判处徒刑多年，投入監獄，直到1898年，瓦梭西亚人民推选他为国會議員时，才被釋放。后来，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回忆这段时期的生活时，曾經这样說：“从1891年起，我的生活中充滿了各种各样的事件。我屢次参加危險的密謀，經常出外旅

行宣傳，出席群众大会，被法院傳去审讯。我的报纸不知被查封了多少次；我的光阴也不知有多少天、多少星期、多少月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一生中的这个英勇的时期，有三分之一是在监狱中和流亡中生活的。我前后被捕不止三十次。”就在这样紧张繁忙的斗争生活中，在反动统治者的迫害下，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却顽强地进行着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他的早期作品，大部分是在斗争的间隙或逃亡的日子里写成的。

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很早就从事文学创作。他在马德里一度担任费尔南台斯·依·貢薩萊斯的秘书的时候，就经常代替这个流行小说作家编写整章整章的小说。后来他自己开始创作活动时，曾经经历过一段摸索的时期。起初，他在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写成了历史小说《迦尔西—费尔南台斯伯爵》(El Conde Garcí-Fernández)；有一个时期，他又搜集了故乡的神话传说，予以改写，编成一本《幻景，传说和传闻》(Fantasías, leyendas y tradiciones)；最后，又模倣法国作家欧仁·苏，写了一本反宗教的长篇小说《黑蜘蛛》(La araña negra)。这一些作品，都是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创作的摸索阶段的未成熟的作品，作家本人后来都予以否定了。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只有在参加了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接触到、了解到人民的疾苦，并且产生了要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人民疾苦的愿望的时候，才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因此，他自

己也說，他真正从事文学創作，是从主編《民众日报》的时候开始的。在他主編《民众日报》的十余年間，他除了写出許多政治論文、小册子、书評和剧評外，还写成了屬於他創作初期的近十部长短篇小說。

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初期創作有两个特征。首先，这些作品写的都是他的故乡瓦梭西亚的題材。他在瓦梭西亚从事新聞工作和政治活动多年，和各阶层人民有广泛的接触，因而他有机会深刻观察这个西班牙省城城乡的社会。其次，这些作品表現了他力求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它們的題材虽然仅限于瓦梭西亚一地，但它們却忠实地反映出了瓦梭西亚社会各方面的問題，这些問題在当时的西班牙是具有普遍的意义。短篇小說集《瓦梭西亚故事》(Cuentos valencianos, 1896 年)和《被詛咒的女人》(La condenada, 1900 年)，表現这两个特征最为显著。瓦梭西亚的风物习俗，和城乡劳动人民的貧苦生活，在这些短篇小說中都有生动細致的描写。

在这些初期作品中，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力求忠实地表現生活的现实，因此，它們带着两种傾向：有时因为过分強調細節描写而流于自然主义，有时却能站在进步的民主主义立場对现实采取比較尖銳的批判态度。以瓦梭西亚商业资产阶级的盛衰为題材的小說《大米和漁舟》(Arroz y tartana, 1894 年)，以及描写一个只图升官发财、追求物质享受的资产阶级議員的恋爱小說《柑橘园里》

(Entre naranjos, 1900年),就有很多环境细节的描写,使作品显得软弱无力。可是在他的以农民和渔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却表现出了另一种倾向:作家更多地为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命运和无法克服的灾难提出了抗议。例如描写地中海渔民生活的《五月花》(Flor de Mayo, 1895年),反映了渔民在冷酷的大自然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双重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又如以瓦棱西亚农村为背景的《茅屋》(La barraca, 1898年),写出了封建土地制度下农村里发生的一个悲剧,有力地暴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芦苇和泥淖》(Cañas y barro, 1902年),则通过一个恋爱悲剧,表现了不合理的社会和不可抗拒的命运带给农村男女的祸害。这些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揭发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以深切的同情描写了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1901年,作家还发表了一部历史小说《妓女松尼卡》(Sonnica la cortesana),企图以历史事件来表现瓦棱西亚人民的勇敢忠贞的品德。

以上这些作品,还不能说是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创作的主要部分,然而却是很重要的部分。在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全部四十余种作品中,各个时期都有它不同的特色。在早期,他的现实主义风格比较鲜明,但从艺术技巧来说,却不及他以后的作品。它们所表现的现实主义是朴实而单纯的,不像他以后各个时期的作品那样掺杂着较多的其他因素。其中特别是以瓦棱西亚城乡劳动

人民生活为题材的一些作品，以其朴素细致的描写、热烈充沛的感情而更显得突出。它们比较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与作家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也更为契合。

《茅屋》是勃拉斯科·伊巴涅斯早期作品中的代表作，它反映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

西班牙的封建制度残余，在农村中是十分根深蒂固的。不要说在《茅屋》所描写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就是到了1931年推翻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时候，西班牙全国还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属于地主和教会所有。几世纪以来，大多数农民处在没有土地的状态，不得不在残酷的地租剥削下向地主租地耕种。西班牙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简直罄竹难书。十九世纪末，随着西班牙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农民斗争也掀起了高潮。全国各地到处发生农民夺取土地、进攻地主庄园、焚毁地契租约、杀死豪绅地主等等的事件。这种农民自发的斗争，在瓦棱西亚也不例外，它给勃拉斯科·伊巴涅斯提供了写作这本小说的题材。作家自己就说过：《茅屋》是根据瓦棱西亚近郊发生的一件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事实写成的。

一《茅屋》的情节并不复杂，人物也很单纯，它写的就是以毕免篤为首的全村农民同从外乡迁来的农民巴底斯特的冲突。这个冲突，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转移了作者所意

图揭露的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但是作者在叙述这个主要情节之前，却先安排了农民巴力杀死地主沙尔伐多尔以致家破人亡的次要情节，由这个情节来引出一个农民要把自己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在一个和他们同样可怜的农民身上得到报复的悲剧。这样，作品所揭露的社会矛盾就显得更深刻、更突出了，因而也更加有力地暴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以毕免篇为首的全村农民，本来不应该和巴底斯特有仇，他们同样都是租地耕种的农民，都是被剥削的劳动者，所以，他们对巴底斯特小儿子的死亡抱着深切的同情，他们可以同巴底斯特和解。但是，他们对地主的仇恨是根本的，而这种仇恨却表现在他们不能容忍巴底斯特耕种这块荒废的土地上。这块荒废的土地是巴力的死亡的代价，是全村农民抗议地主的残酷剥削、抗议反动统治者杀害一个勤劳忠诚的农民的象征。因此，他们之间的和解也必然要破裂。但是，在另一方面，这块土地是巴底斯特用自己的血汗来灌溉的，他也必然要以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他的劳动果实。这样，就产生了悲剧的结局。作者通过这个悲剧，告诉读者：土地只应该属于辛勤耕作的劳动者所有。这正是当时西班牙全国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因此，有一位西班牙的进步文艺批评家，恰当地把这部作品叫做：“歌颂人们用自己的汗水来灌溉、又用自己的鲜血来保卫的土地的诗歌。”

《茅屋》以它的洗炼的结构、明晰的形象、合乎现实逻辑

輯的情节，充分表現了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早期作品的特点。

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一个多产的作家。1902年以后，他移居馬德里。他連續十年被瓦棱西亚人民选举为国會議員，領導共和党左派进行議會斗争。他的主要作品《大教堂》(La catedral, 1903年)、《闖入者》(El intruso, 1904年)、《酒棧》(La bodega, 1905年)、《游民》(La horda, 1905年)、《裸体的馬哈》(La maja desnuda, 1906年)、《血与砂》(Sangre y arena, 1908年)、《死人的命令》(Los muertos mandan, 1909年)、《魯那·培納莫尔》(Luna Benamor, 1909年)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这些作品显示出作家題材范围的扩大和现实主义風格的深入。1909年，伊巴涅斯到阿根廷、烏拉圭、智利各国游历，并且在阿根廷居住了一个时期；1914年，出版了以移民生活为題材的小說《寻覓金羊毛的人》(Los arguantes)。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他出版了以大战为題材的三部小說：《启示录的四騎士》(Los cuatro jinetes del Apocalipsis, 1916年)、《我們的海》(Mare nostrum, 1918年)和《妇女的敌人》(Los enemigos de la mujer,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又到世界各地游历，写了一本游記：《一个小說家周游世界記》(La vuelta al mundo de un novelista, 1925年)。

晚年，勃拉斯科·伊巴涅斯脱离了政治活动，致力于文学创作。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卡拉斐亚女王》(La reina Calafia, 1923年)、《海上的教皇》(El papa del mar, 1925年)、《在维纳斯的脚下》(Alas pies de Venus, 1926年)、《寻找大汗》(En busca del Gran Khan, 1928年)、《圣处女的骑士》(El caballero de la virgen, 1929年)、《金翼的幻影》(Fantasma de las alas de oro, 1930年)，以及中短篇小说集《蓝色海岸小说集》(Las novelas de la Costa Azul, 1927年)、《爱情和死亡的小说集》(Las novelas del amor y de la muerte, 1927年)等。

勃拉斯科·伊巴涅斯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也是一位勇敢的民主主义的战士。他晚年虽然长久脱离政治活动，但是仍然积极为他的民主主义的理想奋斗。他热情地支持西班牙人民对封建残余势力的反抗，鼓励他们继续进行斗争。他同情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年青的苏维埃国家。1921年他从墨西哥回来，写了一本政论小册子《墨西哥的军国主义》(El militarismo mejicano)，谴责墨西哥的军阀独裁统治。1923年，西班牙的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军阀，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挽救垂死的封建王朝，由军阀李维拉举行政变，实行独裁。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坚决地揭露了反动派的这种阴谋，写了小册子《阿尔丰索十三世真相》(Alfonso XIII demascara, 1924年)，猛

烈地予以抨击,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他晚年的这种正义的斗争精神,得到了西班牙人民的拥护。反动派对他进行迫害,他流亡到法国,在法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几年。

王央乐 1961年11月

致 讀 者

在我的《在艺术的国家里》(即《在意大利的三个月》)那本书的序言中,我曾叙述过,一八九五年夏季,那次反对殖民战争^①的示威游行时,由于示威者和当局发生冲突,引起骚动,我是怎样从瓦棱西亚逃出来的。

军事当局把我当作此次事变的主谋,到处搜捕我。在我的朋友们正为我作准备,以便我秘密地搭乘那条开往意大利的轮船逃亡的那些日子里,我不得不躲藏起来,而且常常变更我的避难处。

在我的那些避难处中,有一处是一家靠近码头的酒店楼上,这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的产业,他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在这间房顶很低的楼上,我连续住了四天;我不敢在沿街的窗前露面,因为这是一条热闹的大街,而那时宪兵和警察正在市内和市郊到处巡逻搜索我。

我不得不完全孤独地住在里面的一个房间里,读了

^① 指当时西班牙殖民政府镇压古巴独立革命而发动的战争。

店主人的全部藏书，这些书数量既不多，有趣的又很少。后来为着消磨这种难捱的时光，我想写一点东西来自遣，但主人家所能供给我使用的简陋的用具，只不过是：一小瓶紫色墨水，一支学校里学生用的红杆钢笔，和三扎蓝色横格信纸。

我就这样开始工作，用两个下午的时间写了一篇瓦梭西亚乡村的故事，取名《摩尔式的复仇》，这是叙述某些不得不荒废了的田地的故事；这些荒废的田地，我曾看见过许多次，还在我童年的时候就已见过。它位于瓦梭西亚的近郊，靠近基地的那边，多年以来它就成了该市市民游散的场所。据传说，由于发生了一件惨案，引起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斗争，有过很多次激烈的冲突。

当我该上船的时候，已是深夜。我化装成一个水手，把随身应用的东西和一小束两面写字的手稿，都留在那个酒店里了。我在意大利流浪了三个月，再回到西班牙来，军事法庭把我判了好几年的监禁。我在监狱里幽囚了十二个月多，痛苦地忍受着残忍而严酷的故意的折磨，使我吃了不少苦头；随后又改变了我的刑罚，把我放逐到马德里。无疑的，当时的政府所以把我软禁在那里，是为了加强对我的监视；但末了，因为瓦梭西亚的民众选我为国会议员，多谢议员享有不受拘禁的特权，才使我免除了各种新的迫害。

在竞选中，我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广场上当着很多民

众面前演說。一天下午，当我对一群水手和碼頭搬运工人演說过后，照例要回答我的千万听众的欢呼和握手的时候，我在人群中間遇到了那个曾經把我藏匿在他家里的年輕人。

为了問候他的母亲和看看那間曾作为我的避难所的小房間，我便回到那家酒店去。那些善良的人們，一面感动地追述我在他們家里寄寓时的往事，一面拿出我业已遺忘了的那些寄存在他們家里的东西。

这样，那篇《摩尔式的复仇》的原稿，又回到了我的手里；当夜，我以讀着別人的著作时所具有的同样兴趣，把它讀了一遍。我起初是想把它寄給馬德里的《自由报》的，因为我一向給該报写东西，它几乎每个星期都載有我写的一篇故事，但随即我又想到这篇故事未免有点失于枯燥和簡略，如果把它充实一下，一定更为合适；于是，我便把它写成了一篇小說，名叫《茅屋》。

那时候，我是瓦梭西亚《民众日报》的負責人，而这家战斗的报社却是非常貧穷的，它甚至聘請不起一位負責新聞電訊的編輯，主編者非一直工作到天亮不可，这就是說，非得要把最后的電訊編到报頁上，拿去发排为止。通宵疲倦地做完了新聞工作者的單調的工作之后，我才有可能从事小說家的創作工作。

在破曉发紫的光綫下，或在初升朝霞的光輝中，我写了我的十章小說。我有生以来，从沒有象这次这样那么

渾身疲倦，那麼集中熱情頑強地工作過。

在這篇故事里，我舍棄了原來《摩爾式的復仇》那個名字，後來在我其它故事中的另外一篇，再採用了它。我認為最好是給這本新的小說以現在的名字：《茅屋》。這本小說最初是在《民眾日報》上發表的，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我的那些勇敢的朋友們——這張報紙的讀者，他們的思想只集中在共和國的勝利上，對於書中所敘述的那些經常出現在他們眼前的農民，對於那些農村的人物的各種鬥爭，却並不感到多大的興趣。

佛蘭西斯哥·閃柏勒，我的一位經營出版事業的同事，他那時剛開始他所從事的事業，還僅不過是一個出版廉價書籍來碰運氣的书商。他印了七百本《茅屋》，每本定價一個丕塞他^①，但也沒有獲得多大的成功。我相信他所賣掉的不會超過五百本。

我因為忙於我的政治理想的工作，對於我的著作的出版命運，並沒有給予注意，但過了數月之後，我却收到了巴塞納中學的教授郝列力先生的一封信。當時我並不知道郝列力先生是他本國的著名翻譯家，曾經把鄧南遮的許多著作以及其它意大利作家的名著譯成法文。他要求我准許他翻譯我的《茅屋》，並且說明他是怎樣以偶然的機緣讀到我的小說的。據說在一個節日，他從巴塞納

① 丕塞他(Peseta)：西班牙貨幣單位。

到圣塞巴斯提安去游玩，当他要回法国，正在車站等車的时候，感到很无聊，便走进一家书店，随便买了一本书，坐在一家咖啡店的阳台上閱讀。他所买的那本书，就是《茅屋》。因为讀得津津有味，郝列力先生几乎错过了火車。

由于滿不在乎的性格（我不把它叫做別的东西），那是大部分西班牙人对待有時間性的信件所具的特性，我对这位先生的来信並沒有答复。他再次給我来信，我同样沒有答复，因为我的新聞工作者的生活，已占去了我的全部心神；可是，郝列力却坚持着他的主意，不断地重复写信給我。

“我應該答复这位法国先生的信，”每天早上，我都这样說，“今天就写，不要再拖。”

可是，每每因为政治性的集会，出外旅行，或者突然发生的一个革命运动所引起的麻煩后果，使我无法給我的未来的譯者写信；但我終于还是写了几行字給他，答应让他翻譯我的书，随后就再也記不起他来了。

一天早晨，馬德里的各报上，刊載着巴黎发来的电訊說：共和党議員勃拉斯科·伊巴涅斯所著的小說《茅屋》已譯成法文出版，获得极大的成功，法国許多第一流的批評家对該书給予很高的評價。

《茅屋》一书最初在西班牙出版时，只印了七百本（仅售出五百本，其中大部分是在瓦梭西亚卖掉的）。它的出版，当时除了一些批評家随便說了几句无足輕重的評語

外，沒有引起任何注意，現在，忽然間，這本書竟一躍而成為名著了。著名的新聞記者米蓋爾·摩耶把它刊載在《自由報》的專欄上，然後出版了單行本，一版又一版地付印，到現在已達到了十萬冊合法的印數。我的所謂“合法”，是因為此後在美洲，未經我許可便已印了很多版。這本書自從譯成法文之後，跟着就一國又一國地翻譯，全歐羅巴洲的語言都有了它的譯本。如果把各國的譯本合計起來，無疑已超過了一百萬冊。

有些青年作家對於文學聲譽的獲得和物質上的利益，表現得過於沒有耐心，他們應該回想一下我這本小說的經過情況，以及它是怎樣和我的聲譽結合的。那些愛好評定等級的人們，當他們一度把某位作家列入了某個等級之後，由於心情的怠惰，便不想把他原來的等級加以變動，而把他的位置固定在那個格子里。不管我寫些什麼東西，也不管寫得好不好，總是那個“大名鼎鼎的《茅屋》的作者”！

可是《茅屋》初版時，只賣了五百冊，把我那本書的所獲結算一下，我和我的亡友閃柏勒每人分得了七十八個丕塞他，而這還是虧得當時印刷費沒有現在這樣高，才獲得這個數目的。

維生特·勃拉斯科·伊巴涅斯

1925年，芒東

第一章

剛破曉的魚肚色的曙光；象寬闊的光帶，从地中海那边显现出来，无边的原野，在下面懶洋洋地伸展着。

最后的几只夜鶯，在这个气候暖和得象春天的秋夜，本来已經热烈歌唱得够累了，似乎受了强烈晨曦的刺激，迸发出它們最后的啼囀。成群結队的麻雀，象被逐出的一群頑童，从田舍茅屋的屋頂上飞了起来。所有树木的树梢，都在这群頑童的第一次戏弄之下顫动着。它們羽毛外衣的拍动，使一切都騷动起来。

在夜間繁生的各种嘈杂声：沟渠里奔騰的流水声，芦苇丛里如哭如訴的喃喃声，守夜犬的吠声，都漸漸地消沉下去了。

整个原野苏醒了，它的哈欠声越来越嘈杂，从这家茅屋到那家茅屋，晨鸡不断地在唱和。各村子钟楼上发出的喧鬧的钟声，和遙远的瓦棱西亚做第一次弥撒时大钟楼上傳来的繚繞的余音遙相应和。厩舍里发出各种牲畜的不協調的大合唱：馬的嘶鳴，牛的哞哞，母鸡的咯咯，羊

的哗哗，猪的呜呜……所有这些喧闹地醒来了的牲畜们，受到黎明时充满着草木强烈芬芳的新鲜空气的爱抚，都渴望着到田野里去溜跑一趟。

阳光弥漫太空，所有的阴影都消匿了，好象被田畦的裂口和茂密的树叶吞噬了下去。在这黎明的雾霭里，一行行的桑树和果树，波动摇曳的芦苇，象巨块的绿色手帕的方形菜圃，以及那些经过细心耕耘的周围润湿而发亮的红色土地，都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

大路小路上都热闹起来，一行一行的黑点在移动，好象结队的蚂蚁那样向着城市蠕动前进。原野的四面八方，传来辘辘的车轮声；懒洋洋的歌声，时因催赶牲畜的吆喝而中断；时不时，可以听到那些四条腿的动物，发出象拂晓的号角般裂破空间的吼声，好似对天刚亮就给它的笨重工作提出的抗议。

水沟里，明静如红色玻璃的水面上，由于青蛙纷纷潜入而起了波动；蛙声息下去了，跟着就听到拍翅的声音，那是水鸭们游了过来，它们好象一队象牙的楼船，晃动着它们蛇一样的离奇的长颈船首。

生命同阳光弥漫了整个原野，慢慢地浸入茅屋，浸入庄园里面。

各家的门吱吱打开，在葡萄棚下面，出现了一些苍白色的人影，他们懒洋洋地两只手抱着后脑，遥望着远方光辉的地平线。牛舍马厩的门都敞开了，吐出成群的乳牛、

羊和拉糞草的小馬，向城市走去。在矮樹遮掩的道路上，响起了清脆的鈴鐺聲，這些可愛的音調，被那些叱責執拗不前的牲畜的“吁！呼！”吆喝聲所掩抑。

各家茅屋的門口，那些要到城里去的和那些留在田地工作的人們，互相打着招呼。

“早安！上帝保佑！”

“早安！”

在互相招呼的時候，這些血管里流着摩爾血液的人們，態度是很嚴肅的；因為這些人只有在嚴肅的時候才提到上帝。打過招呼以後，假使過路的是一个陌生人，他們就不出聲了；假使是一个熟人，他們就會托他在瓦梭西亞購買一些給女人或家里用的小物件。

這時，天已完全亮了。

夜間從潤濕的田野里和潺潺的水溝中蒸發出來籠罩在空中的一層稀薄霧靄，已經完全散去，太陽跟着也就出來了。在紅色的田溝里，雲雀在快活地跳躍着，欣幸新的一天又來到了。那些淘氣的麻雀，棲息在仍舊關着的窗子外，用一種慣于靠占便宜來生活的流浪漢的口吻，啄着窗板，叫着里面的人們：“起來！懶家伙，下田工作去！這樣我們才有吃的呀！……”

被鄰人們稱為畢免篤^①的東尼的妻子貝比達，剛回

① 辣椒的意思。

进他們的茅屋。她是一个很勤快的女人，年紀还輕，但由于貧血症的折磨，臉容却蒼白而瘦削。虽然如此，她仍然是全村妇女中工作最出众的人物。

天剛破曉，她已从菜市上回来。早晨三点钟，她便起床，带着几籮蔬菜（这些蔬菜，是昨天傍晚东尼采来的；他一边采，一边就抱怨，他觉得他的工作做得太多，实在过得乏味），沿着小徑向瓦梭西亚摸索前进。她从小在村子里长大，能够在黑暗中辨认道路。这时候，她的丈夫，那把她折磨够了的宝贝，却还在温暖的臥室里，在那張夫妇合睡的双人床上，毯子盖得好好的，继续发出沉睡的鼾声。

那些菜販都熟悉这个矮小的女人，她总是在天还没亮，便已到了瓦梭西亚的菜市，披着一件单薄而破旧的披肩，坐在菜籮上冻得发抖；她不自觉地用羡慕的眼光，凝视着那些能够喝上一杯热咖啡来抵抗早晨寒气的人们。她以一种馴順的牲畜般的耐心，等待一个願意給予她已經仔細計算过的急切待用的价款的买主，好維持东尼和家里的生活費用。

她卖掉蔬菜之后，就急急忙忙再向她的茅屋走去，一路上渴望着能够早一点回到家里。

因为她有新的工作；她要进行第二宗买卖：在卖掉蔬菜之后，她就卖牛奶。她牵着黄母牛的繩，腋下夹着鞭子，带着一只給顾客量奶的洋鉄量杯，再向城里走去；母

牛的后边紧跟着—头頑皮的小牛，有如—个多情的追隨者。

洛遮^①，是母牛的綽号，因为它遍身生着黃毛；它溫柔地叫着，身子在粗麻布的披毯底下，受到早上寒气的襲击，在不住地战栗。它用潤湿的眼睛轉回头来看看留在后面的茅屋，带着食欲不足、滿想再吃的願望，癡癡地想着那間空气污浊的暗黑牛栏里的那些芬芳草料。

貝比达用鞭子赶着它快走。时光已經不早，顧客們要抱怨了。于是这头母牛和这头小牛便在那条泥濘不平、車轍深陷的阿尔波拉耶路上，奔跑而去。

路两旁較高的地方，絡繹不絕地走着一长串到香烟厂和絲織厂去做工的女工們，她們都是村中的閨女，一只手挽着—个小籃子，另一只手前后摆动著，让裙子飄来飄去，有如船尾掀起的一道波浪。

上帝的祝福籠罩着整个田野。

太阳象—团巨大的紅色火漆，从那些遮蔽着地平綫的树木和房子后面升起来，放射出眩入眼目的金色光芒。远处的群山和城里的高塔，鍍上了玫瑰的色彩；飄在天空的小朵小朵的浮云；有如紅色的絲棉团；一路上的水沟和池塘里，好象繁殖着无数的火魚。在每家茅屋里，傳出了笊帚扫地的声音，瓶罐互相碰撞的响声，以及所有晨起打

① 金黃色的意思。

扫的杂闹声。

斜坡下的水沟边，女人们弯着腰，身边放着盛衣服的篮子，在洗濯衣服。小径上；有好些深灰色的野兔在跳跃，带着狡猾的微笑，一面逃走，一面把尾巴卷成球形，露出了红色的臀部。在垃圾堆上面，雄鸡被一大群妃嬪似的母鸡围绕，象嫉妒的苏丹那样高啼，鸡冠因为震怒而涨红，眸子充满了强烈的怒火。

貝比达对于每天清晨起来经常看见的这一切，完全无动于衷；她继续赶她的路，越走越快；她感到肚子空虚，两腿酸软，她的内衣浸透着由于贫血和身体虚弱而流出的冷汗，看样子可能是她生理上违反常规，经期拖得过长的缘故。

成群结队的劳动人民，挤满了所有的桥梁，像雪崩那样向着瓦棱西亚涌进。貝比达赶过那些肩头挂着食物篮的市郊的工人们，在收税所的门口停下来；为着买卖得到安全，她付了一些铜板——这笔钱使得她天天都感到痛心——随后她就进入了空旷无人的街道。洛遮脖子上发出来的饶有牧歌风味的和谐铃声，使那些尚在高卧的有钱人梦到了碧绿的草原和一幕一幕牧歌的情景。

这个可怜女人的主顾，散布在全城各处；她得走遍大街小巷，在曲曲折折的街道上巡行；她得在每家紧闭着的门前停下来，敲敲这家的门环，又拉拉那家的铃子，不停地发出尖锐而凄切的叫声，好象不是从她那可怜平坦

胸脯所迸发出来的：“牛奶！”于是一个头发散乱、穿着睡鞋、一手拿着奶壶、睡眼浮肿的使女，从楼上走下来，接受送来的牛奶；或者出来一个刚去做过早弥撒，肩上还披着披肩的上年纪的女门房。

到了八点钟，当她已把所有的主顾的牛奶都送完之后，貝比达来到了漁民区^①一带。

在这儿，她同样可以找到买主，所以这个可怜的乡下女人便勇敢地进入了那些齷齪的、在那个时候还是死一样寂静的小巷。每逢她快要进到这些小巷里来时，总不免有些不安，仿佛敏感的肠胃里，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厌恶感觉。她带着若干空虚的傲慢和一种女性的矜持，继续向前走去。一路上她安慰自己，虽然她身子衰弱和受尽贫困的折磨，可是她却比那些女人要高尚。

从那些静悄悄地关闭着的屋子里，毫不掩饰地杂乱地透露出廉价的放荡的气息：一种腐败恶臭的人体气息以及酒和汗的味道。从这些门缝里，似乎透出了这些家伙在度过了一夜无耻调情和荒唐醉饱淫乐之后，从疲倦得要死的瞌睡中所发出的畜牲般的呼吸声。

貝比达听到有人在叫她。在一道狭窄的楼梯的门口，站着一个露着胸脯的壮健姑娘，她并不太好看，只有那将要消逝的青春还有点动人；她向她招手。这个姑娘

^① 这是瓦梭西亚的一个贫困地区，有许多妓院。

双眼潤湿，发髻歪斜，两頰上还留着昨晚的殘脂剩粉；仿佛一幅漫画里的人物，一个罪恶的丑角。

农妇用一种驕傲和厌恶的表情，紧閉着双唇，表示她們之間有着显著的距离。她开始去挤洛遮的乳房，将牛奶挤进姑娘交给她的奶壶里，而这个姑娘的視線却没有离开过她。

“貝比达！”她用迟疑的声調叫着，好象她没有把握确定她就是貝比达似的。

貝比达抬起她的头，第一次用眼睛注視这个妓女，同样好象也有点怀疑。

“蘿莎里奥……是你嗎？”

不錯，正是她；她凄凉地点点头。貝比达觉得非常惊異；她在这里！……那么可敬的父母的姑娘！主啊！多么丢人的事哟！……

这个妓女由于习惯了她的职业，对于这个农妇的激动的感叹，以一种不害羞的微笑加以接受了；自从她洞悉了生活的秘密以来，她已不相信一切，采取了这种毫无所謂的态度了。可是当她看到貝比达那对明朗的眼睛直盯着她时，还是不禁感到难以为情，把头低了下去，好象要哭似的。

不，她并不是坏人，她曾經在好些工厂做过工，也曾經做过人家的使女，可是到头来因为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和姊妹們給予她的榜样，她才墮落了的。在这里，她有时

受到一些爱抚，有时挨到几下耳光，就这样要一直被糟蹋到死。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她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这样的家是会这样完结的。所有的罪过都是那个地主，那个沙尔伐多尔老爷造成的，他一定在地狱里受着火焚。唉！这个强盗！……他使好好的一家人怎样家破人亡了啊！

为了对这个姑娘的愤怒表示同情，貝比达忘掉了她那冷淡沉默的态度。确实的，这都是确实的，都是那个贪客鬼的罪过。全村所有的人都清楚。上帝知道，这一家是怎样毁灭了的！巴力大叔是多么善良的人啊！要是他抬起头来看见他的女儿们成了这个样子！……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可怜的爸爸，死在首达的监狱里已快两年了。而那个母亲，那个不幸的老妇人，则呻吟在医院的病床上结束了她的残生。事情已过了十年了！谁曾告诉过她和她的姊妹们，当她们在家里过着皇后一样的生活时，后来会弄到这个地步！主哟！主哟！把我们从坏人的手里解救出来吧！……

蘿莎里奧受着这次谈话的鼓舞，以及同这个孩提时代的友伴的会晤，使她好象年轻了许多。那双原来死气沉沉的眼睛，由于回想过去的一切而闪耀着光芒。她们的茅屋怎么样？那些田地又怎么样？仍是继续荒废着，真是这样吗？……这可要把沙尔伐多尔老爷这个恶棍的两个孩子气坏了！……这件事使她很感到兴趣；这是她获得的唯一的安慰。她很感谢毕免篤和那儿的一切人，因

为他們阻止了其他的人进到屬於她家的田地里去工作。如果有誰想把那块地方据为己有，无疑的他所得到的后果就是……砰！他的脑袋会被人們的猎枪打个粉碎。

姑娘很激动，她双眼閃着猛驚的凶光；在这个甘受牲口一样的生活、挨慣鞭撻的妓女的內心，恢复了农家女儿的气概，自从她一生下来，她总是看見那支挂在門背后的猎枪，每当节日的时候，她就快活地嗅着火药的烟气。

說过了那些悲慘的往事之后，蘿莎里奧的好奇心引起了，她詢問那儿所有的人們的情形，而且問到了貝比达的境况。可怜的人儿！看起来她也不見得怎样幸福，年紀还輕，但除了那对天真羞怯的少女的明朗眼睛显出她还年輕以外，她的身体只剩下一具皮包的骨架了；她还不到三十岁，但象玉米鬚那样焦黃的头发里，已出現大把的白发了。毕免篤待她怎么样？还是天天那么喝酒和逃避工作嗎？当她和毕免篤談恋爱的时候，她曾經違反了所有的人对她的劝告。不錯，他长得很漂亮，星期天下午他和村子里那班二流子們打彈子的时候，他會使哥八酒店所有的人都为之驚訝；可是在家里，他却是一个使人忍受不了的丈夫……要是看得更深切一点，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她很明白这一点！是一群狗，犯不着去注意他們！天呀！这可怜的貝比达是多么憔悴哟！……

楼梯口傳来了悍妇的雷样的声音：

“爱丽莎！……快把牛奶拿来，先生等着哩。”

蘿莎里奧不禁自己笑了起來。現在她叫愛麗莎，不曉得吧？那是因為職業上的需要，才把名字改了的，而且还要用安達魯西亞的口音說話^①。她用一種粗野有趣的音調模仿着那個看不見的悍婦的聲音。

可是她雖然很快活，却不得不趕緊退回去，因為她害怕上面的人，要是遲了，那個聲音或者那個等着牛奶的先生，很可能會使她不利。她很快走上樓梯，臨走時，一再囑咐貝比達經常到她這裡來，以便一起敘述村子里的種種事情。

洛遮有氣無力的鈴聲，在瓦梭西亞的街道上又響了一個多鐘頭，直到那可憐的飼料——椰菜葉以及其他的菜葉子等——在瘦癯的乳房中產生出來的不多的乳汁，擠到最後的無味的一滴，貝比達才開始踏上轉回茅屋去的路。

可憐的農婦被這次意外的遭遇所感動，一路上非常難過地沉思着；她回想起從前巴力大叔遭到的毀滅全家的可怕悲劇，就象還在昨天一樣。

那個可憐的農夫的先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從事耕耘的土地，現在橫在大路旁邊，任其荒廢。那座茅屋，杳無人煙；沒有一只慈善的手肯把坍塌的屋頂修理一下，或把牆壁的裂縫糊上一把泥土。它在慢慢地傾圮下來。

① 即假裝安達魯西亞地方的人，安達魯西亞是西班牙南部一省，據傳說那里的婦女極為美貌。

十年来，人們来来往往經過此地，終于不再有人注意这种荒蕪的景象。就是貝比达自己，也很久沒有注意到这幢老房子。只有那些孩子，由于从父母那里傳下来的憎恶，才对这荒廢的庄园发生兴趣，他們侵入这个遍地荆棘、寂无人居的荒屋，投擲石头，撞坏关闭着的門板，或者把泥土和石头投进老葡萄架下的井里，将它填沒。

可是这天早上，貝比达因为受到剛才會面的影响，禁不住注意着这座荒屋，甚至还逗留在路上，以便好好看它一会。

巴力夫叔的那些田地，或者最好照她的說法，“那个吝啬鬼沙尔伐多尔老爷和他被逐出教的子孙們”的那些土地，在賞心悅目的、耕耘得很好的肥沃田园中間，真是一个悲慘的污点，由于荒廢了十多年，这块地的土壤已經变硬；所有上帝創造出来懲罰农夫的各种寄生植物，各种荆棘刺丛，都被遺棄的腑臟里爆发出来。一片密密的灌木丛林，糾纏扭曲地奇形怪状地遍布在这块田地上，起伏着奇異的色調的波浪，間隔地点綴着神秘和罕有的花草，这种花草只有在廢墟和墓地上才会生长。

灌木丛林的密叶底下，是个很稳妥的藏身之处，因此，所有一切丑恶討厭的生物，就很快地生长繁殖起来：带皺紋的青蜥蜴，金屬光澤的巨大粪甲虫，生茸毛的短脚大蜘蛛，甚至还有溜到附近水沟里来的蛇类。这些东西，生活在这个美丽的細心耕耘的田野上，形成了一个另外

的世界，互相吞食。邻人們虽然不免感到討厭，可是他們对这些丑恶的生物却很重視，甚至有些崇敬，因为在村里的人們看来，投在这块被詛咒的土地上的災害，比起埃及的七災^①来，也不算少。

巴力大叔的这些田地，仿佛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而是給那些丑恶的生物作为栖身之所的，而且越多越好。

这个荒廢的庄园，暴露在美丽的原野上，就象国王綠天鹅絨外套上的一块油漬。在这个庄园中央，聳立着（說好一点）那座倒塌的茅屋，它的茅草屋頂陷落下来，由于風吹雨打，屋頂的两面裂口露出腐蛀的木头。它的牆壁，由于雨水的侵蝕剝落，露出了中間的泥磚，上面只剩些过去塗刷时留下来的淡淡的白斑点。門的下面已經被老鼠咬坏，一条条的裂縫一直从上到下。两三个小窗子，完全打开着，受到疾風的摧殘，窗板挂在一片絞鏈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陣狂風，就会掉下来。

这座坍塌的茅屋，使人精神上感到苦恼，压抑着人們的心。好象到了晚上，这座被棄的荒屋里，随时都会跑出幽灵；又好象屋子里会发出有人被謀害时的惨叫；而所有这一片阴暗的荆棘丛，仿佛是一块盖尸布，底下遮掩着千百具尸首。

人們眺望着这个被遺棄的庄园，不禁会引起种种可

① 指《旧約》《出埃及記》所載上帝降在埃及的畜瘟、瘡癤、雹災等七災。

怕的想象；特別是和它周圍耕耘得好好的紅色土地相比，就更顯得悲慘和陰郁；那些土地上栽着一行行整齊的蔬菜和小樹，小樹的樹葉在秋日的照映之下，泛出糖似的透明色調。甚至鳥兒也從這座死的莊園上逃開了，也許是因為對那些在荊棘叢底下蠢動的怪物感到害怕，也許是因為聞到了不祥的氣息。

如果在毀壞的茅草屋頂上，還能見到什麼，那就只有穿着喪服的邪惡的黑翼烏鴉和鳶在盤旋；它們的行動，使得那些栖集在樹上快樂地跳躍着、啾啾地玩耍着的小鳥頓時無聲，田地立時靜寂下來，好象周圍數里之內再沒有鳥雀似的。

貝比達繼續向前走着，她的白色的茅屋，從隔着幾處莊園那邊的樹木中間，已可望見，可是她得暫時在路邊高處等着，讓那輛好象從城里來的，捆載甚多，一路顛簸着前進的車子通過。

她的女性的好奇心，引起她對這輛車子的注意。

這是一輛農村里用的可憐的車子，由一匹瘦骨棱棱的老馬拉著；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揚着鞭子高叫着，走在它旁邊，幫着它，驅策着它，在這條車轍深陷的困難的路上前進。

他是農民打扮，可是從他頭上打結的头巾，燈心絨的褲子，以及服裝上其它各種細節看來，顯然他不是本村的人，因為本村人的裝束，已漸漸沾上城市的習氣了。他是

远处村子里的农民，可能是从本省中部来的。

車上堆着各种各样的家具什物，重重叠叠，成了一个金字塔，比車頂木还高。这是一家人全家迁移。破旧的褥子，塞满了包谷叶嗦嗦作响的床垫，爱斯巴多芦荟做的小蒲团，以及炒鍋、大釜、盘子、籃子、綠色的板凳，所有一切車上堆的东西，都污秽、殘旧、可怜，显出了飢餓的情調，好象不幸的命运紧跟在这一家人后面，把他們逼得完全絕望而逃奔了出来。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上面，有三个小孩，互相抱扶着，他們瞪大了双眼，眺望周圍的田野，仿佛探險家第一次看見了陌生的国土。

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少女步行跟在車子后面，仿佛監視着生怕有什么东西从車上掉下来。那少女身高体弱，身材苗条，象是那个女人的女儿。在老馬的另一边，有一个約摸十一岁左右的孩子，每当車子走到难走的道路上时，便帮助它通过。他的严肃的臉容，显出他是慣于和貧困斗争的一个孩子；别的象他这样年龄的孩子还在跳着玩着的当儿，他却已是一个大人了。一条很憐的狗喘着气，跟在这一群人的最后。

貝比达把身子靠在牛背上，看着他們前进，越来越感到惊讶。这些可怜的人到哪儿去呀？

这条路，是阿尔波拉耶大路的岔道，并不通到任何别的地方去；再过去，就在通向各家茅屋的无数小路和田徑里消失了。

可是她的好奇心却得到了出乎意外的結果。圣母啊！这辆大車竟离开原路，經過那道傾坏的木桥，进入被詛咒的土地里去了。他們把車停在巴力大叔的庄园里，車輪压上了沒有人碰过的荆棘丛。

一家人跟在車子后面，对于这个令人悲慘的景象，不禁大为驚訝，发出紛乱的言詞；可是他們却仍旧向着破毀的茅屋一直走去，好象来到了自己所有的房子前面一样。

貝比达不願再看下去；現在她真的朝自己的茅屋奔去。为了早些到家，她把母牛和牛犢丢下，而这两头畜牲也仍旧安安閑閑地慢慢走它們的路，好象人家的事和它們毫不相干，它們自有安穩的厩舍。

毕免篤在他的茅屋旁边躺着，懶洋洋地在抽着烟，眼睛盯着太阳底下的三根塗着粘鳥胶的小棍子，有几只鳥儿在它們周圍扭动着。这是老爷們的玩意。

看見他的妻子神色惊惶，可怜的胸脯喘着气向他走来，毕免篤便換了个姿势，以便听得清楚些，同时警告她不要靠近小棍。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母牛被偷走了嗎？

貝比达又激动又疲憊，几乎說不出連續的語句来。

“巴力的那些地……整整一家人……到那里去耕种，他們要住进茅屋。我亲眼看見的。”

毕免篤，这个用捕鳥胶的捕鳥猎人，劳动的死敌，周圍邻人所畏惧的人物，听到了这样意外的消息，再不能保

持他老爷式的毫不在乎的严肃了。

“媽的！……”

他那渾身肌肉的沉重的軀體，从地上一跃而起，不待更多的解釋，便拔脚飞跑。

他的妻子看着他急急忙忙地穿过田疇，一直跑到靠近那块被詛咒的土地的一片芦葦从中間。他在那儿跪下来，把身子伏在地上，象个阿拉伯人在偷襲那样，从芦葦丛中窺探。过了几分钟，他又跑起来，不久，他的身子便消失在那些通向各家茅屋的迷宮一样的小路上，他跑到有一群人正弯腰揮动着閃光鋤头的那块田地里去了。

村子仍旧微笑着，嘈杂地响着，到处阳光瀾漫，人声营营，陶醉在朝阳放射出来的金黄光芒下。

可是远处却响起了呼唤声和叫喊声，人們粗獷地呼喊，把这消息从这块地傳到那块地，一片恐慌而驚訝，憤怒而顫抖的声音，傳遍了整个原野，好象几世紀以前，人們发出警报，說海滩边出現了一只阿尔及利亚的战船，正在到处擄掠白人，載运他去一样。

第二章

收获季节到了，巴力大叔眺望着他那經過細心耕作，整整齐齐，分成一方块一方块的土地，不禁起了一种驕傲

之感。看着那些高高的麦子，那些菜心卷曲的金黄色椰菜花，那些横卧在地面上背脊发绿的甜瓜，那些遮掩在茂叶底下的辣椒和番茄，他对于田地的好处，对于他的祖先为了使得这些田地比村子里其他田地收成较好而付出的劳动，着实称赞了一番。

他的祖先的所有血液，都灌在这些地里了。巴力一家，已有五六代在这块地上耕种，过了一辈子；他们把这块地翻起来，在它底下细心地施上热腾腾的肥料，以免它生命的津液逐渐枯竭；他们用锄和耙把这些土地爱抚梳理，没有一块地方不是经过他的家族用血汗灌溉过的。

这个农民很爱他的妻子，甚至连她给他连生了四个女儿而没有生下一个可以帮他劳动的男孩那样的蠢事，也都原谅了。就对他的四个女儿来说，他也一样地爱；她们每天坐在门口，唱着歌，缝着针线，有时也下地做点活，让她们可怜的父亲休息一下，真是几个天使。可是巴力大叔最大的热情，更大的爱，却属于这些土地；在这些土地上，他的家族过着单调而平静的生活，已经有许多年的历史。

很久很久以前，就在给阿尔波拉耶的一个屠夫看守羊群的几乎失明的可怜的汤巴老大爷出去闯世界，参加弗拉莱的游击队打法国人的时候^①，这些土地是属于圣

① 指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军队侵入西班牙时，西班牙人民组织游击队抵抗的历史事件。

米格尔教会所有的。那些教士是一些和善而肥胖，容光焕发而粗爽的老爷，他们并不急于收取地租；他们下午出来散步时，总要到茅屋来坐一坐，由大方的祖母殷勤招待；那时候祖母还年轻，她拿出大杯的巧克力茶和新摘的水果来招待他们，他们就感到满足了。更早更早以前，这些土地原属一个大地主所有，这个大地主临死的时候，为了免除他的罪过，把财产连土地一起送给教会了。可是现在，唉！这些土地却都归沙尔伐多尔老爷，那个瓦梭西亚瘦小干瘪的老家伙了，他使巴力大叔受尽苦恼，甚至在梦中都躲不开他。

可怜的农民把他的痛苦隐藏着，不让他自己的家人知道。他是一个有勇气而且有良好的习惯的人。如果说星期天他也到邻居们聚集的哥八酒店去消磨一会儿的话，那不过是为了看看人家打弹子赌钱，听听毕免篤和村子里别的二流子说些粗野的荒诞不经的话，象傻子一样笑一阵罢了。他从不曾到柜台上去买过一杯酒。他腰带上的钱袋总是绑得紧紧的。如果说他有时也喝上一杯，那总是在谁赢了钱做东，邀请所有在场的人喝酒时，他才喝的。

他不愿意他的苦痛被人们知道，总是善良地安静地微笑着，那顶蓝色小帽子总是拉到耳朵边，这正切合了他的绰号^①。

① 巴力(Barret)：瓦梭西亚方言，意即帽子。

他每天两头摸黑地干着活，当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在睡好觉，天还蒙蒙未明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在他的土地上耕种了。可是他越来越确信，他再也不能在这片土地上干下去了。

活儿太多了，仅仅他一个人，实在做不了。只要有一个男孩子就好了！……于是他不得不找助手，雇帮工，可是前后找来的一些都是偷懒的家伙，干活很少；他撞见他们大白天在马厩里睡懒觉，最后只好把他们辞掉。

由于对他的祖先的崇敬，他宁可在土地上拼掉老命，也不愿将他的土地分出一部分转租给别人种。可是他实在没有办法把全部土地都种下来，只得让肥沃的土地一半荒废着，只求把其他一半种好，来养活他的一家，付地主的地租。

为了达到这个愿望，他咬紧牙关，默默地斗争，绝望地顽强地挣扎着，应付生活的需要，应付他本人衰弱的体质。

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使他那些姑娘们知道他的种种烦恼，不要让家里的任何人晓得他的穷困和苦痛，不要扰乱这个快乐家庭的安宁。这个家从早到晚都受到这四个年龄顺序相差只有一岁的姊妹们的笑声和歌声的鼓舞。在这些日子里，她们已经开始惹起村中青年们的注意，她们就漂亮地打扮起来，脖子上围着新的丝围巾，穿着烫过的丝线作响的裙子，常常到村子里去参加各种

节日集会，或者早上随便踏着拖鞋穿着衬衫起来，跑到小窗子的隙缝口去观看那些为她们唱早歌或奏吉他的青年，而可怜的巴力大叔则为着勉强平衡他的开支，不得不忍痛将他父亲零星积蓄起来的金子一两又一两地卖掉，使贪得无厌的沙尔伐多尔老爷不至于说闲话。可是沙尔伐多尔老爷对他的榨取总是无法满足，说什么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啦，什么粮税是无法无天地增加啦，因此，不得不把地租稍为提高一点。

再没有比巴力所碰到的地主更坏的了。他是那一带出名的讨厌人物，因为在那一带地方到处都有他的田地。每天下午，他披着一件一直穿到春天的旧斗篷，齷齪得象个叫化子，走着小路去看他的佃户，背后总招来一大堆咒骂和敌意的指摘。他的贪心非常顽强，渴望全部的时间都守着他的财产，而高利贷者的纠缠不清的事情，总有一些需要料理。

村子里的狗老远看见他来就迎着吠叫，仿佛看见死人走过来一样；孩子们愤恨地对他瞪眼；男人们为了避免向他作痛苦的解释而赶紧躲进屋里；女人们则从茅屋里跑到门外，垂着眼睛，编出各种借口，请求沙尔伐多尔老爷稍为等待，用她们的眼泪来应付老家伙的咆哮和威胁。

毕免篤这个人是属于吹牛皮的勇士之流的人物，很关心邻人的不幸；他是乡下的古派游侠骑士，他咬牙切齿地保证说，他一定要用棍子把这个老家伙打一頓，然后把

他丢进水沟，让他凉快凉快；可是那些被贪心鬼当作牺牲的人，却反而用好言好语来劝阻他，说沙尔伐多尔老爷是怎么厉害，他怎么天天早上都到法院去，而且有很多有权有势的朋友，同这样的人打交道，穷人总归要吃亏的。

在所有的佃户中，巴力算是最好的了，他虽然尽了最大的力量，但从来没有拖欠。因此这老家伙就把他提出来作为其他佃户们的榜样。因为这个庄稼人柔顺可欺，所以地主对他也就更加残酷，格外苛求。他很高兴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使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满足他的压迫和掠夺的本性。

结果，地租是增加了。虽然巴力提出抗议，甚至哭泣着诉说了他的家族世世代代所付出的劳力，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流尽血汗，才把它变成村里最好的土地。可是沙尔伐多尔老爷却无动于衷。他只是说：“是最好的吗？……那么就應該多付些。”巴力没有办法，只好付出更多的地租。他宁愿流尽他的血，也不愿放弃这块逐渐吮吸着他生命的土地。

再也没有积蓄的钱可以使他脱出目前的困境了，只能依靠田地的出产。这种情况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明白，他隐瞒着不让他的家人知道；在他的妻子女儿们面前，仍得装着微笑。这几个女人常常劝告他不要那么卖力，而可怜的巴力却更加没头没脑地疯狂似地工作着。

他废寝忘餐。他总觉得他种的蔬菜没有邻人们的生

长得那么快；他想把所有的土地都让他一个人来种；就在黑夜，他也摸索着在工作；只要有一点儿带雹子的乌云，就会使他大为惊惧，吓得发抖。而他，这样善良、这样老实的人，甚至还趁着邻园农民们不注意，偷用了他们一部分灌溉的水。

就算他家里的人是瞎着眼睛吧，可是那些附近茅屋里的邻人却对于巴力的处境早就很清楚地猜到了，大家都同情他的懦弱。他是个好好先生，不会对那个可恶的贪夫“板起面孔”的，而那个贪夫就慢慢地吮吸着他的血，甚至于把他整个吞噬。

这个可怜的农民，就这样被那种害热病似的疯狂的劳苦生活所压倒了，他骨瘦如柴，眼睛深陷，背脊弯着，好像一个八十岁的老翁。他那顶独特的帽子正切合了他的绰号。这顶帽子已不仅落到耳边，而是趁着他一天比一天瘦削，一直落到肩膀上，就好象套在他生命上的一根送葬的灭烛罩^①。

更糟的是，这种不能忍受的过度疲劳的工作所获，却仅仅只够付给那个贪得无厌的饿鬼的一半地租。他发疯似地劳动的结果，却发生了一个他料想不到的事件。巴力大叔的那匹瘦马，一头惨苦的牲口，跟着他从事种种毫无希望的努力，日以继夜地劳动着，刚刚把蔬菜拉到瓦棱

① 欧洲的教堂里有一种长柄的灭烛罩，顶端有一个铁制尖帽，套在蜡烛上，火即熄灭。

西亞的市場，跟着又做起田地里的的工作，沒有時間休息，也沒有機會喘一下氣，為着不願對它可憐的主人表露一点点反抗的企圖，結果只好走上死亡的道路。

這麼一來，這個可憐的農民便感到失敗是無可挽回的了！他絕望地望着他那再也無法耕種的田地。住在城里的人，毫不在乎地消耗着一行一行的新鮮蔬菜，誰想得到它們是一個可憐的農民怎樣辛苦地和土地以及貧困搏鬥而生長出來的。

可是上天從不拋棄窮人，它借着沙爾伐多爾老爺的嘴說話了，可見人家說上帝常使壞的變成好的這句話不是沒有根據。

這個可厭的貪心鬼，這個愛財如命的高利貸者，當他知道了巴力的不幸時，却很熱情地象慈父那樣地給予善意的感人的幫助。他問：“是不是需要再買一头牲口呢？五十塊錢夠了嗎？”他就这样幫助人家，表明人們那麼怨恨他，說他那麼許多壞話是多麼不公平道。

他把錢借給巴力，將一張記有不關緊要的細節的借據，請他在底下簽押——因為手續總是手續——這張紙上談到利息，談到復利，談到債務上的責任，末了還提到家具、農具，以及這個農民茅屋里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畜欄里的大小牲畜。

巴力得到了一匹新的活潑年輕的小馬後，非常興奮，就更加熱情地干起活來；在這些要他命的土地上，他種的

东西看来在逐渐生长，但是他的力气却跟着衰退下来，仿佛象一块紅色的盖尸布那样把他包了起来。

他田地里的收获，大部分被他家人吃掉了，剩下的就拿到瓦梭西亚市場上卖，而卖来的一大把一大把的銅錢，却又为这样那样的零星开銷花費掉，以致永远无法凑成一个足够的数目来使沙尔伐多尔老爷不說閑話。

巴力大叔因为未能还清他的債務，弄得非常惨苦，結果就使他的反叛的本能觉醒了起来，在他粗笨的思想中，出現了模糊而混乱的正义感。为什么这些田地不是他的呢？他所有的祖先都把他們的生命付給了这些土地；他的家族用血汗灌溉了它；要不是巴力一家拚命卖力，它还不是荒蕪得象海滩一样嗎？……現在它却将他压得那么紧，使他要負着一身債而死去。那个沒有心肝的老家伙，虽然从来不曾摸过一下鋤头，一生从来不曾弯过一回腰，可是他却是他的主人……基督呀！人世間的事是怎么安排的呀！……

可是这种反叛的念头只不过是曇花一現，他很快又恢复了逆来順受的农民性格，对于产权，他有着迷信的傳統的尊敬。應該从事劳动，做一个忠厚的人。

这个可怜的人认为不付地租是极不体面的事，于是再拚命干活，而每次干活就更增加他的疲劳，使他更加衰弱；他感到內部的精力渐渐地崩潰，相信自己不能够长此斗争下去了，可是在尽到他的一切的可能之前，他却不願

意把他祖先耕种过的田地放棄寸土。

在圣诞节时要付的半年地租，他只能給沙尔伐多尔老爷付一小部分。到了圣約翰节时，他就連一个銅板都付不出了。他的女人正在生病，为了付医药的費用，甚至变卖了結婚时的首飾。这些古老而貴重的耳环和珍珠項圈，原是他家的傳家之宝，将来應該由四个女儿继承的，因此引起了她們的爭論。

那个老貪夫却不管这些，他說：“不能，巴力，不能这样繼續下去了。”他是一个好人（虽然人們不肯相信），他不能同意让一个农民在超过他力量的大块土地上拚命耕种，把他累死。这样下去，不能允許；这是良心的問題。已經有人接洽过新的租約的事情，他就通知巴力赶快把田地放棄。他感到非常遺憾，可是他自己也是一样的穷呀……唉！因此，不得不提醒一下，那笔购买小馬的借款是要归还的，那个数目加上利息一共是……

可怜的农民接到要他放棄土地的命令时，变得那么惊惶和混乱，竟至再也沒有注意到那由于可怕的利上迭利的利息而增加的千百个里尔^①的債務了。

多年来的惨苦斗争生活，耗尽了他身体里的所有精力，疲憊衰弱的現象就突然呈現了出来。

他，从来沒有流过泪的他，竟然啜泣得好象一个小

① 里尔(Real)：西班牙貨幣。

孩。他所有的高傲和摩尔人的严肃，在这打击之下统统烟消云散；他在这老家伙的面前跪下，请求他不要把他抛弃，他是把他当作父亲那样看待的。

可是这个好父亲却把可怜的巴力抛弃了。沙尔伐多尔老爷并没有丝毫感动，他很遗憾，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也一样穷，必须设法抚养他的孩子……他继续用一些假情假义的言词来掩饰他的残酷。

这个农民已不耐烦再恳求恩惠了。很多次他上瓦梭西亚主人家里去，只为了对他诉说他祖先的劳绩，和他对于这些土地所有的道义上的权利，请求他再宽限一下，凭着他疯狂的希望，肯定所欠的钱是可以付还的。结果，这个贪夫就再不肯让他跨进他的门槛了。

失望却使巴力更生。他又恢复了农民子弟的气概，当他觉得有理由时，他是高傲刚强、不屈不挠的。主人不愿意听他的话吗？不肯给他一个希望吗？……好吧！他就在家里等着吧；如果有人想要什么东西，尽管到他家里找他好了。看谁有那么大胆子，竟敢把他从他的茅屋里撵出去！

他还是继续干着活，但是他有点焦虑，经常用疑惧的眼光注视那些在他附近路上经过的陌生人，好象一个防范着随时可能受到盗贼攻击的人那样。

法院曾经来传他，但他不去到案。他很清楚，所谓法院，只是人家用来坑害好人的圈套。假使他们想抢夺他

的东西，就到他这儿来找他好了。至于这些田地，等于是他身上的皮，他要象保护皮肉那样地来保护它。

有一天，他接到通知，說法院下午要到他这里来对他执行裁判，要把他从土地上驅逐出去，此外还要查封他茅屋里所有的一切东西，用来清偿他的債務，而且当天晚上就不准他再在那儿睡觉。

可怜的巴力大叔竟会遭到这种前所未聞的結局，他不禁不相信地微笑起来。他认为用来对付那些从不交地租的无賴們，这倒是可能的，可是他，却是一向从不拖欠的；他是在这儿生长的，而且現在也不过欠了一年的地租……唉！难道我們是生活在沒有慈悲沒有信仰的野蛮地方嗎！

可是到了下午，当他看見几个穿黑衣的先生从路上走来，胳膊下夹着紙卷，象不祥的恶鳥的翅膀那样，他就不再怀疑了。这些是他的敌人，他們是来掠夺他的。

他感到他的身体里有一股盲目的勇气，就象摩尔商人那样，可以忍受一切侮辱，可是当人們侵犯到他的財產时，他就会憤怒得发疯。巴力立刻跑进茅屋，把經常挂在門背后的旧猎枪取下，跑到門前的葡萄架下站着，举枪瞄准，准备賞两顆子彈給那个首先踏上他的田地的法律强盜。

他那生病的女人和他的四个女儿跟着他狂奔出来，象发了疯似地叫喊着，把他抱住，用双手抓住枪管，想夺下他手里的枪。他們这样大嚷大叫，扭成一团，使得那些

住在荒僻地方一向休戚相关的邻人們，都紛紛从各个茅屋里仓惶地蜂拥地跑出来了。

結果，毕免篤把他那支枪夺到手里，拿着枪就謹慎地帶回家里。巴力跟在他的后面紧追，想把枪夺回去，但是却被几个年輕小伙子强有力的手擋住了。他狂喊起来，发泄他那股要保卫他的产业而被粗暴地阻止的恶气：

“毕免篤！……你这强盜！……还我的猎枪来！……”

可是那勇士却和善地微笑着，对自己这样的謹慎、周到和慈父般地应付了这个激怒的老头，很为滿意；他就这样把老头帶到家里，和一班朋友把他看管起来，对他作了种种劝告，免得他干出糊塗事来。“巴力大叔，当心点！那些人是法院里的；和法院发生糾紛，穷人总归要吃亏的。冷靜些，报仇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就在同一个时候，那些黑色的恶鳥却在巴力的茅屋里写着一張又一張的紙片，他們无情地翻查着一切：家具，衣服，甚至鸡舍及馬厩，都加以清点。也就在同一个时候，他的老妻和他的女儿們却正在絕望地呻吟着。那些聚集在門口想对这几个可怜的妇女加以安慰的群众，眼看着这样詳細的查封情形，不能不感到十分惊愕，便都嚷叫起来，立时把沉默变成咒罵，大家一齐咒罵那个犹大一样的沙尔伐多尔老爷和这些帮凶的坏蛋。

到了傍晚，巴力好象已經筋疲力尽，經過了這場憤怒的激变，眼看着放在脚边的一小捆衣物，听着一小包鉄制

农具的响声，似乎陷入了失魂的状态。

“爸爸！爸爸！”一片哀哭的声音。

这是他的女儿们，她们投在他的怀抱里；她们的后面，是那个生病的可怜的妻子，她发着高烧，浑身在颤抖；周围所有的邻人都拥进了毕免篤的茅屋，从里面一直到门口阴暗的地方，挤满了人，成了这悲剧的惊惶的合唱队。

他们从此永远地被撵出了茅屋。那些黑衣服的人把茅屋的门锁了起来，带走了钥匙。留给他们的只有几小包放在地上的旧衣服和一些农具，被准许从屋子里拿出来东西就是这些。

好多话都因为呜咽而哽塞住了，父亲和女儿重又拥抱起来。贝比达，这茅屋的女主人，和其他的妇女们，都哭了，她们不停地咒骂那老贪夫，直到毕免篤及时地加以干涉才停止。

“讲这些发生的事有的是时间，现在大家吃饭去吧。真是见鬼！为了一个吝啬的老家伙的罪过，是不值得这样呜咽哭泣的。要是他看见了这一切，他的坏心眼只会更高兴！……村子里都是好人，大家都很敬爱巴力大叔一家，虽然不多，总能分一片面包给他们吃的。”

当晚，这破产的农民的妻女，就被邻家的妇女们带到各家的茅屋里去过夜，而巴力大叔则在毕免篤的看护下仍留在这里。

两个人坐在亚麻凳子上，在小油灯光下，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直呆到十点钟。

这个可怜的老人好象发了疯，他用干巴巴的单音字，来答复这个现在对他表示好意的勇士的种种建议。要是他一开口说话，总是重复同样的语句：

“毕免篤！……还我的猎枪来！”

而毕免篤却有些惊讶地微笑着。这个老人，村子里一向把他看作一个可怜的傻瓜的，现在突然变得这样狂暴，使人很感到惊异。“把猎枪还给你！”从他紧皱着眉头的神气，可以很容易猜到他是下决心要向那个使他破产的主谋人开一枪的。

巴力对这年轻人越来越感到气恼，甚至把他骂做强盗，就因为他不肯把武器交还给他。所有的人都不是朋友，都是无情无义的，都是和贪夫沙尔伐多尔老爷同样的东西。他不想在这儿睡觉，这地方会把他闷死。于是他在那包农具里找了我，拣出一把镰刀，把它插进腰带，从屋里跑了出去，毕免篤没有想阻拦他。

在这样的时间，这个老头是不可能做出什么坏事的，如果他喜欢住在外面，就让他露宿去吧！于是这个勇士就关上了茅屋的门，自管自睡觉了。

巴力大叔径直向他的庄园走去，在茅屋周围兜圈子，有如丧家之犬。

封门了！……永远封门了！这些他祖父修筑起来的

年年都修理的牆壁，三个月前他的女儿們还剛粉刷过的牆壁，在这黑暗中仍然显露出皎洁的白光。

那鸡舍，那畜栏，那些猪圈，都是他父亲修建的；而那么高，那么秀丽，两端各有一个十字架的茅屋頂，則是他自己拆掉了那个到处漏水的旧屋頂重修的。

他自己亲手做的东西，还有井栏、葡萄架和凉棚，凉棚上复盖着剪边蘿和胭脂花的花朵。現在这一切产业却都要归別人所有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人們会要它这样呢？

他从腰带里掏出点火抽烟的一盒火柴，想把屋頂的茅草点燃，让魔鬼把所有的一切都带走吧！这些到底还是他的，上帝知道得很清楚。与其眼看着它落在强盜的手里，不如把它燒个一干二淨。

可是当他正要引火焚燒他的旧居的一刹那，他突然产生出一种恐怖的感觉，好象他的祖先的尸首都出現到他面前来了，他終于把火柴扔在地上。

破坏的渴望繼續在他的头脑里汹涌，为了满足这个渴望，他就在这些害了他的田地里揮起鑿刀来。

忘恩負义的土地，一切不幸都是它引起的，現在要它偿还！

破坏的工作繼續了好几个钟头。他用脚踩倒了給四季豆和豌豆嫩苗攀附的竹竿子；蚕豆在憤怒的鑿刀下散乱地倒下；一行行的蒿苳和卷心菜被銳利的鋼刀冲击，远

远地飞了开去，象斫下的脑袋，四处撒开菜叶的头发……誰也不能坐享他的劳动成果！他砍着，疯狂地踐踏着，大声地咒罵着，用褻瀆的語言怒吼着，这样一直干到天快亮；直到最后十分疲倦时，他才稍稍平息了怒气，倒在田沟里，象一个小孩那样痛哭起来，想到从今后，大地将是他的終生的床鋪，一路流浪求乞是他唯一的职业。

初升的阳光刺激着他的眼睛，把他弄醒了，一群小鳥高兴地吱吱喳喳叫着，在他脑袋附近跳来跳去，把夜間破坏的殘余当作它們的早点。

他站起来，过度的疲劳和潮湿使他周身麻木。毕免篤和他的女人在远处喊他，請他去吃点东西。巴力却輕蔑地回答着：“强盜！扣下了人家的猎枪还这样！……”他随即沿着瓦梭西亚的大道走去，全身冷得发抖，自己也不曉得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

他走过哥八酒店門前，就跑了进去。几个近邻的馬車夫同情他的不幸，便向他招呼，邀請他喝一杯，他立刻就接受了。实在他是很想吃一点东西，来抵抗透骨的寒冷。他这个不嗜酒的人，竟一杯連一杯地喝了两杯烈酒；酒落到他衰弱的肚子里，就好象烈焰的火舌一样。

他滿臉通紅，随后又变成死尸一样的蒼白，两眼充滿了血絲。他对这些同情他的車夫們非常感謝而且信任；他几乎把自己当成幸福的人了；他称他們为我的孩子們，而且肯定地对他們說，那是沒有多大关系的。他並沒有

完全丢光呀！他还保留着他家里最好的东西，他祖父遗下来的那把镰刀，这件宝贝他是不肯变卖的，就算拿五十亩好地来和他交换，他也不愿意。

他从腰带里拔出了那把闪亮纯净的弯曲钢刀，一把精练而锋利的农具；巴力自己说，它可以在空中把一片卷烟纸切断。

车夫们付了酒钱，吆喝着他们的牲口，在向城市的大道上渐渐走远了，大道上充满着辘辘的车轮声。

老头仍旧逗留在酒店里，又过了一个多钟头；他昏昏沉沉地自言自语，直到店主难看的眼色使他受不了时，他才悟到自己的处境，感到一种茫然的羞耻，就连招呼也不打一个，踉跄地走开了。

他不能摆脱那个执拗的念头；只要一闭上眼睛，他就看见离这里一个多钟头路，在贝尼马克莱与大海之间的那个大柑园。他曾因事到那儿去过很多次，现在他就向着那地方走去，看看魔鬼会不会那么好，让他在那儿遇到他的主人；这老家伙不到那儿去查看的日子是很少的；他总在那儿用贪客的眼睛一株又一株地注视着那些美丽的果树，好象在数点着柑果。

两个钟头以后，他到了那个地方。一路上他因为两脚不稳，走路摇摇摆摆，好多次不得不停下来站稳身体。

烧酒控制着他。他不晓得为什么目的跑到这里来；这地方离他妻女们住的村子是那么远，结果他便在路边

的大麻地里跌倒，躺下了。不久，他那醉了酒的艰难鼾声，便在挺直的綠色大麻莖中响了起来。

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經将近傍晚。他感到头脑沉重，肚子空虚；耳朵嗡嗡发响，嘴里有一种發粘的可怕的味道。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到这貪吝鬼的果园附近来做什么？怎么会到这样远的地方来呢？他的忠厚的本性，使他对这种堕落的行为感到羞耻，他很想馬上拔足逃跑。那把横插在腰带上压着腹部的镰刀，使他起了一陣寒战。

正当他把头探出大麻园外面想站起来的时候，他看見路轉角处有一个披着斗篷的老家伙在慢慢地走着。

巴力感到他所有的血都冲到头上，他的醉意又出现了；他抽出镰刀，站了起来……誰說魔鬼不好？他的仇人就在那里，从昨天起他就渴望着能看到他了。

这个放高利貸的老家伙在从家里出来之前，曾經是非常躊躇过一番的。巴力大叔的事使他有些不放心；事情剛剛发生，村子里的情况也不稳。可是虽然他抱着这种戒心，他却更担心趁他不到柑园去而发生的可怕后果；而且他又想到他的柑园和封閉了的茅屋相隔那么远，于是他便走出去了。

他已經查看完了果园，不免嘲笑自己剛才的恐惧，可是就在这时候，他看見大麻园里跳出来的却正是巴力，面孔通紅，两臂伸开，簡直象一个巨大的魔鬼。他被困在順着大路流过的水沟旁边，沒有任何逃跑的路。他以为自

已在做梦；他的牙齿在打战，他的脸变成了青色，他的斗篷掉下去了，露出一件破旧的外套和缠在脖子上的几条齷齪手巾。他是这样的恐怖，这样的惊慌，以致竟用加斯蒂利亚语^①来说话了。

“巴力！我的孩子！”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玩笑，你别把它当真；昨天的事无非是想使你有一点儿害怕……没有别的。你继续种你的地好了……明天到我家里来……我们谈一谈。你愿意付我多少就付我多少。”

他蜷缩着身体，避开向他迫近来的巴力。他想溜走，逃开这把映出蔚蓝天色的闪闪发光的可怕镰刀。然而他的后面是一条水沟，没有移动的地方，他只好把上身尽量向后弯，用两只痉挛的手来掩护自己。

那个农民象一条豺狗那样狞笑着，露出了一排穷人才有的尖锐的白牙。

“骗子！骗子！”他用一种类似打鼾的声音回答。

他忽而这边忽而那边地挥动着他的农具，避开那双向上举起的瘦削的绝望的手，找寻一处可以下手的地方。

“可是巴力！我的孩子！这是怎么一回事？放下这件武器……不要这样玩……你是一个忠厚的人……想一想你的女儿们。我再一次告诉你，那无非是一场玩笑，明

① 加斯蒂利亚语(Castellano)：是西班牙的国语，瓦伦西亚有它自己的方言，瓦伦西亚人一般是用方言交谈的。

天你来好了，我給你钥……唉唷！……”

这是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一声受了伤的牲畜的惨嚎。镰刀遇到了种种的阻碍已經不耐煩了，只好一刀把瘟犍的手砍断了一只，剩下一些筋絡皮肉挂着，血从那只紅色的殘肢里猛烈地喷射出来，濺在巴力身上，弄得他一臉热血，使他不禁怒吼起来。

这老家伙的身体摇摇欲倒，可是在他还没有倒地之前，那镰刀已經对着他的头頸横削了过去。喀嚓！它把那些纏在脖子上的手巾都割断，把脖子切开一道很深的伤口，差一点把脑袋和軀体割了开来。

沙尔伐多尔老爷倒栽在水沟里，他的两脚挂在斜坡上，象被宰的牲口那样，还在乱踢，他的脑袋已沉沒在泥浆里，鮮血从受了重伤的伤口里涌出来，把沟里的水都染紅了。在这肃穆靜寂的下午，流水緩緩地在繼續它的行程，一路欢唱着柔和的歌曲。

巴力呆呆地站在斜坡上，好久都没有动，好象一个白痴。这个老贼竟有这么多的血，把一沟水都染紅了，而且还好象涨了起来。突然間，这个农民被恐怖所懾服，拔足便跑，好象害怕这一沟血水会泛濫起来，把他淹死似的。

天还没有黑，这个消息就已象炮声那样，震动了整个原野。你們可曾看見过当压迫人們的統治者死去的时候，人們的做作态度和暗暗的高兴嗎？……村子里就是这样来哀悼沙尔伐多尔老爷的死亡的。大家都猜得到他是

死在巴力大叔的手里，可是沒有一個人說出來。所有茅屋的門都為他开着，以便讓他藏匿在家里最隱蔽的地方；婦女們甚至會願意讓他藏在裙子底下。

可是這個殺人者却象瘋子那樣，遠遠地逃避着人們，在村子前後到處流竄，有時躺在斜坡後面，有時躲在小橋底下，有時因為狗吠而受惊吓，狂奔經過田野，直到第二天，宪兵却出乎意外地發現他正在一個草堆上酣睡。

在這六個月里，村子里的人們所談的就只是巴力大叔的事件。

每個星期天，男男女女就象赴聖地朝拜那樣，絡繹不絕地到瓦梭西亞的監獄去，隔着鐵窗探望這個可憐的“救主”；他們覺得他越來越消瘦，眼睛深陷，現出不安的神情。

不久，這個案件開庭審判了，他被判處死刑。

這個消息在鄉下引起了很深刻的影響。神父們、鄉長們都出來活動，想法抹掉這個可羞的事件……一個本地的人，要上斷頭台！而且巴力一向是很馴良的，在選舉時總服從地主們的指示，从不違反人家給他的命令；於是他們便到馬德里去，想法挽救他的生命，而結果也幸而被赦免了。

從獄里出來時，這個農民已經瘦得成了一具木乃伊；他被送到首達的監獄去服苦役，不久就死在那里。

他的家庭已經破散，就象一把干草在風中被吹散了

一样。

他的女儿們，一个跟一个离开了那些曾經收留她們的人家，为了掙碗飯吃，便到瓦梭西亚去当使女。那个可怜的老母亲，也感到她的病太让人麻煩，叫人送进了医院，不久便死在医院里。

村里的人，正如所有的人一样，很容易把別人的不幸忘記。虽然有时候还有人說起巴力大叔这个可怕的悲剧，那也只是在問起他的女儿們的情况的时候而已。

可是誰也沒有忘記那片田地和那座茅屋，它們仍旧保持着当日那个倒霉佃戶被法院逐出时的老样子。

这是全村一致的默契，一种自发的阴謀，虽然这个倡議並沒有經過一言半語的协商，但是就連那些树，那些道路，仿佛也参預同謀一样。

在这場災禍发生的那一天，毕免篤就說过了：“看誰有胆量敢来动一动这片土地！”

全村的人，甚至女人孩子，都用一种互相理解的眼色回答：“是呀，我們瞧着吧！”

于是各种各样的寄生植物，各种各样的荆棘蔓草，就在这块被詛咒的土地上滋生起来了；这一块在最后一晚曾被巴力大叔用镰刀乱砍、用脚踐踏过的土地，好象早已知道，都是由于它的罪过，才使他死在苦役中的。

沙尔伐多尔老爷的两个儿子，都是象父亲一样貪婪的庸俗富人，他們相信他們之所以陷于窘境，是因为这一

小片土地长久沒有生产的緣故。

有一个外地的农民，是一个一向感到耕地不足而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受到低地租的誘惑，竟挺身而出，来到这块众人都害怕的土地上来耕种。

种地时他肩上背着枪；他和他的帮工們因为邻人不和他們往来，自己都觉得好笑；所有的茅屋都对他們餽以閉門羹；人們从远处对他們投来敌視的眼光。

这个农民緊張地警戒着，以防意外的襲击，可是他白当了心，一点用处都沒有。因为有一天下午，他正独自回家，那时候他还没有把他的新田地全部耕过来，忽然背后两声枪响，他沒有看見攻击他的人，一把小鉛彈掠过他的耳边，幸而奇迹似地他並沒有受伤。

他沒有看見那些小路上有任何人，也沒有看見有任何新的足迹。这总該是从什么水沟边，或是芦葦后面射过来的。

象这样的敌人，是无法跟他們战斗的。于是这个勇士就在当天晚上把茅屋的钥匙交还給了主人。

沙尔伐多尔老爷的两个儿子听到了这个消息，不禁咆哮起来。“难道政府不再存在，財產不受保障了嗎……什么都沒有了嗎？”

毫無疑問，这次攻击准是毕免篤这家伙搞的，他一向阻止农民去耕种那块土地，于是宪兵便把这个村子的牛皮大王逮送到監獄去了。

可是到了审判的时候，全区所有的农民都拥到法官面前，他们肯定毕免篤是无辜的；从这些狡猾的乡下佬嘴巴里，一句互相矛盾的话都逼不出来。

所有的人都背诵着同样的话，甚至那些从来不出茅屋門的多病衰老的老太婆，也到法庭上宣称，那一天听到两声枪响的时候，毕免篤正和他的朋友一起在阿尔波拉耶路边的酒店里飲酒作乐。

对于这些态度愚蠢、目光天真、用手搔着后脑勺那么鎮靜地说谎的乡下佬，是没有什么办法的，結果毕免篤被釋放了，所有住在茅屋里的人都胜利地滿足地叹了口气。

这件事証明：大家都知道，以后誰要去耕种这些土地，誰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可是貪心的主人却并不因此让步。他們把地拿来自己耕种；他們寻找那些沒有工作、迫于饥寒、生活困难、聞着有股粗羊毛味道的人，来做他們的短工；他們到本省边區去找，一直找到和亞拉岡省接界的山区。

村子里的人同情这些可怜的“粗羊毛”。不幸的人們！他們只不过为了一天的工資，他們有什么罪过呢？所以当傍晚他們荷鋤回去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并不缺乏善良的心腸，便在哥八酒店的門口招呼他們，邀他們进去，請他們喝点酒，随后就皺起眉头，用一种慈爱亲切的声調来和他們談話，好象在劝告小孩子不要去干冒險的事。結果这些馴順的“粗羊毛”第二天便不到田里去工作，

成群結隊地到他們的主人那里去了。

“我的主人，我們是來算工錢的。”

這兩個單身漢看見自己的貪心受到打擊，不禁發起脾氣來，用種種的話來辯論，可是毫無用處。

“我的主人，”他們全體一致地回答道，“我們很窮苦，但是我們這條命並不是在草堆後面撿來的。”

他們不僅放棄了工作，而且还告訴他們所有的同鄉，使得所有的人都忌諱到巴力的田地去作短工，就象忌諱魔鬼那樣。

土地的主人們要求保護，甚至在報紙上申訴，因此派了憲兵開到村子里來，駐扎在各條路口，監視人們的行動，盤問來往的行人，可是仍舊沒有結果。

天天看來都是老樣子：女人們坐在葡萄架下做針綫，唱歌；男人們則在田里，彎着腰，眼看着土地，毫不休息地動着他們靈活的双手；至于畢免篤，他仍舊過着老爺生活，坐在几根塗膠的棍子旁，等待着鳥兒，間或懶洋洋地馬馬虎虎幫助一下貝比達；在哥八酒店里，則有几个老人在曬太陽或玩紙牌。一片混混沌沌的太平景象，真是摩爾的天國。可是這些團結起來的人們却毫不动摇，沒有一個農民肯要這些土地，就是減租也沒有人要。結果那兩個主人只好放棄他們的念頭，讓茅草遍地漫生，讓茅屋倒塌，只盼望有一天會有一個勇氣十足的人，敢來買它或耕種它。

村子里的人眼看着这份产业受到这种损失的情况，感到非常骄傲而激动，却把沙尔伐多尔老爷的后裔气坏了。

这是一种崭新的强烈的欢乐。有时候穷人也可以居于上风，把富人压伏在下。人们想象着那两个贪夫的气愤，他们有着满屋金钱，却被一些乡下佬揶揄，受尽痛苦，就不禁感到硬面包似乎也有了很好的滋味，淡酒也变得香醇，而繁重的工作也是轻快的了。

此外，在这丰腴的原野中间，这个荒废的景象凄惨的污点，使附近那些别的地主不敢再苛求；有了这个榜样，他们就不敢再要求加租，而且每半年要交的地租也可以拖延一下了。

这块荒废的田地，是一道维持村民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团结他们的符咒；一个宣布他们的权力高于地主之上的纪念碑；穷人用休戚相关的精神，创造出来对付法律，对付那些不劳而食的地主们掠夺来的财富的奇迹。

所有这一切，使得人们模糊地相信，要是有一天，有人来耕种巴力的土地的话，那么，村子就要发生种种的不幸和痛苦。没有想到经过十年的胜利之后，这块只有汤巴老爷，一个爱说话而缺乏听众、每天只能对他的污秽羊群诉说他在打游击时的各种丰功伟绩的瞎眼牧羊老人，才进得去的荒废田地，现在竟有人要来耕种它了。

当毕免篤从这一个庄园跑到另一个庄园，从这一家

茅屋跑到另一家茅屋，通知他們，說巴力的土地已有人准备来耕种，一个外乡人，誰知道他是誰，整整一家人，已經毫不躊躇地准备在那儿安家……而且“他……他哟！好象那是他自己的房子一样！”这时候，全村的人都大为驚訝，引起了极大的憤慨。

第三章

巴底斯特把荒地檢查一番之后，对自己說，他将在这儿工作一个很長時間。

可是他不会因此而感到沮喪。他是一个有魄力的男子汉，有勇气的創業者，习惯于和生活斗争。在这儿他将有“很長時間”，正象他所說的那樣，但是一想到比这更坏的場合他都經歷过，心里就有了安慰。

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不断地改变职业，总是在乡下的貧困中兜圈子，每年都得換工作；他渴望能够找到一种事情，可以使他的家庭过着稍微舒适一点的日子，但总沒有找着。

他認識他女人的时候，正在沙君陀市附近的磨坊里做帮工。那时他“象牛馬一样”地工作着。这样做，他說，那是为了使他的家庭不至于有所缺乏。上帝奖励他的勤勞，就每年送給他一个美丽的孩子；这些可爱的孩子們，

由于很快就离开了母亲的胸怀，时时刻刻要吃面包，好象一生下来就长着牙齿似的。

结果，他不得不放弃了磨坊的工作，去当马车夫，希望获得较好的收入。

可是恶运总老跟着他。没有人象他对牲口这么小心照顾，这么一路注意的。尽管疲倦得要死，他从来不敢象他的同行那样，横躺在车上，让牲口由它本能引导前进。他时时刻刻都注意着，总是走在马匹前面，避开深陷的车辙和不好走的道路；虽然这样，如果发生翻车的事，却总是他，如果下了点雨而马病倒，也一定是巴底斯特的马；虽然只要下四五滴雨，他也急忙着将粗麻布披上马背，象慈父那样小心地照顾。

这样做了几年之后，这种长年累月在公路上跑来跑去、吃得不好、又常常露宿在外的生活，使他感到非常厌倦了。尤其是常常一连几月远离家庭，对于象他这样的深深热爱家庭的粗野而沉默的男人，尤其难堪。巴底斯特备尝了各种挫折，眼看他的情况越来越困难了。

他的拉车的马匹，前后死过好几匹，每次他为了买一匹新马，就不得不负债。于是他只好继续去抬那些装得满满的酒桶或油罐，来偿付马贩手里损失的以及打造马车的款子，直到后来眼看着自己已接近破产的边缘，就只好把这个行业放弃。

此后，他就到沙君陀附近的地方弄了一些土地，从事

耕种；这些田地是永远干旱的紅土，上面只有些扭曲的树干空心的百年老黑豆树，或者圓頂树冠聳立的布滿尘埃的橄欖树。

他不断地天天和旱魃战斗，随时随刻地看着天，每次只要地平綫上出現了一小片烏云，就会使他激动得发抖。

連續四年，雨水很少，收获很坏，巴底斯特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也不知道向何处去才行；有一次他上瓦梭西亚去的时候，和沙尔伐多尔老爷的儿子們認識了；他們真是两个出色的老爷（上帝祝福他們），他們把那块肥沃的土地給他，而且免租两年，一直到完全恢复原状时，才开始收租。

他曾經听到过关于这座茅屋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主人不得不让这块那么肥沃的土地保留着寸禾不生的状态；可是已經过了这么多的年代了！……而且穷困一向是沒有耳朵的；他是那么急急需要着土地，而那些土地却又正閑着。沙尔伐多尔老爷和巴力大叔的那些老賬，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眺望着这片丰腴的田地，他便一切都不在乎，而且也忘記了一切。从前巴底斯特在跑瓦梭西亚到沙君陀的公路时，經過这块肥沃的土地，不知用羡慕的眼睛渴望了多少次；現在他竟能在这个丰产的村子里耕地，真是喜出望外。

这些才是真真实实的田地，經常綠油油的，有取之不

竭的生产力，一个接一个的丰收。水象活生生的血一样，从数不尽的水沟里、田沟里日夜不息地流着，它们密布在土地的表面，正如复杂的动脉静脉的血管一样。这片膏壤，只要有小小一块，象绿叶大小的手帕那样就足够养活全家了。回想起沙君陀的干旱的田地，简直是一个旱狱，幸亏现在把它摆脱了。

他现在才确确实实上了正道。努力干吧！庄园已经荒废，有很多的事情待做。可是有志者事竟成！……于是这个大汉，这个肌肉发达、巨人那样的肩背、圆圆的头披着乱发、一张和善的脸、教士那样粗脖子的强壮的大汉，便把他两条经常抬大包面粉和笨重酒桶上大车的强有力的手臂，伸展开来，伸了个懒腰。

他为着他田地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他一心只在田地上，因此就很少去注意邻人们的好奇心了。

附近各茅屋里的男人们，小孩们，甚至女人们，都躲在芦苇丛里或俯伏在斜坡上，探头探脑在向他窥望。

巴底斯特并不理会他们；这是一种好奇心，是对于新来者免不了会引起的敌意。他很清楚，就是这么一回事；不久他们就会习惯的。此外，也可能因为想看看他怎样来烧毁巴力这块荒废十年的田地上滋生繁殖的齷齪东西，所以引起他们的兴趣的。

他们到达后的第二天，在他的女人及孩子们的帮助下，他便把所有的寄生植物全部烧毁了。

被烈火焚燒后，灌木丛都弯曲地倒下去了，变成了枯炭；燒焦了的丑怪的小生物，便从炭灰底下四散奔逃。这座茅屋隱約出現在烈焰烟云里，仿佛化成了烟一样，这情况更惹起了全村人的憤怒。

清除地面之后，巴底斯特不願損失他的时光，便馬上着手耕种。这是非常艰辛的工作，可是他是一个熟练的农民，他想依着季节，一步一步地分段做去。他先划出一方块靠近茅屋的地，在他家人的协助之下，先把它垦过。

邻人們对他一家都采取嘲笑的态度。他們用譏笑来发泄他們无比的憤怒。看吧，这一家人！他們就是睡在桥底下的吉卜賽呀。他們住在这座茅屋里，就象那些航行失事，湮集在破碎的难船上惶急待援的遭难者一样。他們在这里塞塞漏洞，又在那里支支柱子；为了撑住这破旧的屋頂，他們真是做了非凡的事情。随后他們就把那些可怜的家具，細心地加以洗擦，把它們分放在各个房間里，这些房間过去都是老鼠和蛇类的巢窟。

至于在干活的时候，他們就象一窝松鼠；父亲在工作，沒有一個人可以閑着不动手。他的女人德力莎和大女儿洛塞达，把裙子裹着两腿，拿着鋤头挖地，比雇来的短工还热心，她們唯一的休息，只是在当乱发披到发紅淌汗的前額上时，歇下来往后掠一掠的那一瞬間。他的大孩子則不断地每天上瓦棱西亚去，肩上背着竹籬，在市集上搜集垃圾廢物，装在車上拉回家里来，在茅屋前面放做两

堆，有如两根光荣柱。那三个小的也态度严肃，工作勤奋，好象他们已经懂得家里的严重情况似的，他们象一群小猫那样在人们后面挖过的地方爬着，把烧过的小树在土块里留下的硬根拔掉。这种辛苦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前后经过了一个星期，全家从黎明到黑夜，都流着汗喘着气在工作。

土地已有一半左右清出来了。巴底斯特靠了那匹勤快的老马的协助，从事整理和犁耙；这匹马也好像是他家里的一个成员。

圣马丁节到了，已经是播种的时候，耕作必须进一步地安排，于是他把地分作三区，最大的一块种小麦，较小的一块种蚕豆，其余的则种牧草；他总不会忘记他那匹可爱的老马摩鲁的，它确实也是给他挣了不少的钱。

他们全家带着经过一段辛苦航行之后终于愉快地到达港口的欢乐心情，开始进行播种。这是对他一家未来生活的安全的保证。这里的土地是不会欺骗他们的，在这里将要产生出他一家全年的面包。

那天下午，他们刚播完种子，却看见前面大路上来了一群皮毛污秽的绵羊。它们到了田地的界限，就畏怯地站住了。

在它们后面，出现一个干瘪的老头，他面色焦黄，两眼陷在深深的眼窝里，嘴巴周围绕着无数的皱纹。他用坚定的步伐，慢慢地向前走着，一面用一根拐杖试探前面

的土地。

这一家人对他十分注意地看着。他们搬到这里的两个星期来，这还是唯一敢走近这些田地的人。他发觉他的羊群躊躇不前了，便叫喊着赶它们前进。

巴底斯特就走上去会见这个老头，告诉他这块地现在已经耕种，不能通过了。他不晓得吗？……

汤巴老大爷早就听到了一些风声。可是前两个星期他带着他的羊群到加拉伊塞脱山谷的草地上去放牧了，就没有再注意这个地方……当真现在已经耕种了吗？

老牧人使劲伸出他的头，用几乎已死的眼睛，对这个敢于做全村都以为不可能做的事情的大胆的人瞧着。

沉默了一会之后，老头终于凄凉地喃喃地说了下面的话：

“太坏了；年轻的时候，我也同样喜欢大胆去做众人所反对的事，可是如果敌人太多……太坏了；我曾经遇到过太多的困难。这些土地，自从巴力的事发生以来，就成为邪恶的了。相信我吧，我已经老了，有了经验，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不幸的。”

老牧人就叫着他的羊群，赶它们上路；在离开之前，他把披风甩向后面，举起一双骨瘦如柴的手臂，用魔法师似的音调，象预感到未来的毁灭的先知那样对巴底斯特大声喊道：

“相信我，我的孩子，它们会给你带来不幸的！……”

这次会見，使全村更增加了一层憤怒。

十年来，湯巴老大爷經常优游自在地收放羊群的地方，現在却不能再来了。

对于他拒絕老头的羊群进入已耕好的土地的合理事情，沒有人道出一言半語。他們只是談到对这老牧人應該予以应有的尊敬，因为他在年輕的时候曾經打过法国人，而且見過很大世面；他又才識过人，只要他半吞半吐地說了几句話，或者三两句不連貫的忠告，就会引起茅屋里的人的迷信般的敬仰。

巴底斯特和他的家屬看見他們的土地臟腑里，已經塞滿了飽滿的种子，緊迫的工作沒有了，就立即想到了住宅。

土地会負起它本身的責任，現在他們該想一想他們自己的事情了。

自从到了此地以后，巴底斯特还是第一次离开他的土地出外。他赶着他的大車前往瓦棱西亚，把城市里人家不要的可以利用的垃圾运回家来。

这个人象一只不知疲倦的螞蟥，到处搜索着垃圾。小巴底斯特所积集起来的粪堆，自从父亲从事远征之后，便大大地增加了。在茅屋前面象一堵防卫障壁似的垃圾堆；也很快地增高。稍远一点，則堆着千百块碎磚头，朽烂的木料，破裂的門板，殘旧的窗戶等等一切城里拆毀房屋时留下的廢料。

村里的人瞧着这些勤劳的闯入者这么迅速而巧妙地修理着他们的房屋，不禁十分惊讶。

茅屋上面的茅草屋顶，很快就修理好了，原来被雨水腐蚀的椽子，都加以修补和更换；向两边倾斜的屋面复盖着新的茅草。甚至屋顶两端的小十字架，也由巴底斯特用小刀雕了两个有齿形花饰的新十字架换上了；这是周围所有人家屋顶上从未有过的最精致的装饰。

邻人们看见巴力的茅屋修整之后，屋顶那么整齐地耸立着，似乎是在有意向他们讥讽挑战。

修好屋顶，他们随即着手下面的修理工作。他们是怎样利用了瓦棱西亚收来的废物哟！……裂缝看不见了，墙壁抹平了，由他的女人和女儿粉刷一新，白得眩人眼目。新的大门漆成蓝色，好象壁上涂着同样颜色的所有小窗的母亲。

巴底斯特在葡萄架下辟了一片小平地，上面铺着红砖，让女人们下午可以在那里做针线。那口井，经过了一星期不断下井挖掘之后，已把十年来村里顽童们所投进去的石头和垃圾完全清除，生着青苔的吊桶把凉快而洁净的水重又打了上来，滑车愉快地吱吱叫着，好象一个心怀恶意的老太婆，故意发出怪笑来讥笑附近的邻人。

邻人们默默地把愤怒吞进肚里。强盗！比强盗还凶的强盗！看吧，他们是怎么在干活啊！……那个男人的一双强壮的手臂，就好象魔术师的两根棍子，所有他触到的

东西都变了样子。

他到此地来了十个星期，总共离开过不超出六次。他总是待在这里，把头缩在两肩内，背脊弯曲着，沉醉在工作中。巴力的茅屋被修整得这样利落好看，这是在它过去主人手里从未有过的事。

以前只用朽败的芦苇杆围起的鸡埕，现在则有了木桩糊上泥土而刷白的墙壁，黄色的母鸡在里面游来荡去，惹得公鸡都抬着紫红色的头发了狂……在茅屋前面的小院场上，盛开着胭脂花的花朵及攀藤的小花。一排蓝漆的烂盆破鉢，当作花盆，安放在红砖砌的架上，而从半开的门里看进去——唉，那就更夸张了——一只新的水缸架，上面嵌着白色的花砖，摆着绿色凸肚的水瓮，发出一种强烈的反光，使旁边经过的人都会眼花缭乱。

因此，所有人的愤恨就更大了，大家都跑到毕免篤家里去。能允许他这样做吗？贝比达的可怕的丈夫，你该怎么办？

毕免篤听到人们这样说，不禁用手搔着前额，感到有点迷乱。

要怎么办？……他的主意是，对这个外乡人只要三言两语告诉他一下，他耕种的那些田地并不是他的；只要一个非常严厉的劝告，叫他“不要这么笨”，最好是回到他的故乡去，因为这儿没有可做的事情。可是这家伙从来不出门，特地跑到他的家里去威吓他，又似乎太不象话。

这样做，不免会使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了足够的借口。最好还是谨慎点，注意他什么时候出来。总之……稍为容忍一下吧。唯一可以保证的，就是这个家伙在巴力田地上种的所有庄稼，不管麦子也好，蚕豆也好，统统都不会收到手。那些东西只能让魔鬼去收。

毕免篤的话，使邻人们都安静下来，他们用深切的注意来看着这被诅咒的家庭的进展；他们暗暗地渴望着，希望这一家不久就遭到毁灭的结果。

一天下午，巴底斯特从瓦棱西亚回家，对于此行的结果觉得非常满意。他不愿意他的家里有吃闲饭的人，他的大儿子小巴底斯特做完了田里的工作之后，就忙着到城里去找粪肥。而他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姑娘，做完家里的活后就派不到多大的用场了，多谢沙尔伐多尔老爷的儿子们的照顾，他们对这个新佃户表示非常满意，结果就把她介绍到丝厂当女工去了。

第二天天刚黎明，洛塞达就爬起来了，她参加了姑娘们的行列。这些姑娘从各庄园的小路走来，腕上挽着小篮，裙子晃动着，向进城的大路走去，用她们农家女儿粗大的手指来紡蚕茧的细丝。

巴底斯特走近哥八酒店的时候，小路上来了一个汉子，走上大路，慢慢地向他迎面走来，他理会到这个人一定有什么话要对他說。

巴底斯特站住了，他怨恨自己身边竟連一把鈍刀、一

把斧子都沒有帶，可是他非常鎮定，安閑地抬起他的圓脑袋，帶着一種使他的家屬非常害怕的霸道神氣，將兩只曾經做過磨坊幫工的強有力的手臂交叉在胸前。

他認出了這個漢子，雖然從來不曾和他說過話，他知道他就是畢免篤。

他一向担心的事，終於碰上了。

這個勇士惡狠狠地對可厭的闖入者直直地瞧着，努力掩住他的兽性和惡意，用一種甜蜜的聲調，向對方進行善良的忠告。

他想找他說幾句話；他老早就想這樣做了，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他却是這樣一個從不出門的人。

“不過兩三句話，沒有別的……”

于是他說出了他的理由；他勸他及早放棄巴力的那些田地。他應該相信村子里的人，大家都對他滿懷好意；他應該相信那些了解村子習慣的人。他們現在住在那里，是對全村子的挑戰，那座幾乎等於新造的茅屋，對窮人說來簡直是一種侮辱。他應該聽從他的忠告，帶着他的家人到別的地方去。

畢免篤在說話的時候，巴底斯特在旁邊譏諷地微笑着；這個闖入者的鎮靜態度，最後好象已經使他迷亂了；他從來沒有遇到這麼一個在他面前毫不感到怯懦的男人；這不免使他感到沮喪。

要趕他走嗎？……沒有哪個壞蛋可以迫使他放棄他

用汗水灌溉而且靠它来养活全家的那些土地；那是属于他的。要晓得他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可是若有人要找他的麻烦，他却比谁都更勇敢，难道不明白吗？每个人都有他的活干，他只有尽可能来做好他的活儿，没有对不起谁。

他随即在那个爱闹事的人前面走过，转过自信而藐视的后背，继续走他的路。

毕免篤一向是使全村害怕的人物，这一次却被巴底斯特的镇静弄得非常狼狈。

“这是不是最后的一句话了？”他们离开了一段距离之后，他叫了起来。

“是的，这是最后的一句话了。”巴底斯特连头都不回地应着。

他继续向前走，在大路转弯的地方消失了。远处，在原来巴力的茅屋那边，狗嗅到了主人临近，便迎着吠了起来。

毕免篤独个儿留在那里，恢复了他的自尊心。“基督哟！这老兄是怎么嘲笑了我呀！”他恨恨地咒骂着。他捏紧拳头向巴底斯特转弯消失的地方威吓地喊道：

“要叫你算这笔账的……要算这笔账的，蠢东西！”

他的声音里震动着愤怒，把全村里人所凝聚的全部怨气都喷发出来了。

第四章

这天是星期四，按照五个世紀以来的习惯，在瓦棱西亚大教堂的使徒門門口，要举行水利法庭的會議。

米格勒特钟楼上的大钟剛打过十点，大教堂外的廣場上已經聚集了不少乡下人；他們有的圍着密談，有的环坐在点綴廣場的噴水池边沿；他們的藍色白色的披肩，紅色黄色的头巾，和女人們的色彩鮮艳的印第安圍裙，在噴水池周圍形成了一个华丽的大花圈。

有的农民牵着馱了滿籬粪草的馱馬来到这里，他們很高兴，在街上已經收到了这么多；有的則拉着空車，試圖請求市政警察允許，让他們的馬車停留在这里；当老人們正和妇女們在聊天的时候，一群年輕人却跑进了附近的小咖啡館，面前放着一杯燒酒，嘴里叨着一支便宜雪茄，消磨時間。

村子里所有受委屈的人，都到这里来申訴，他們指手划脚，皺着眉头，在訴說他們的道理；为了要在那七条水沟的委員們或法官們的面前說說他們那說不尽的怨言，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一个法庭管事，已經同这班无法无天吵吵鬧鬧的人群打过了五十年以上的交道，他在拱門阴凉地方放了一

只旧緞子长沙发，随后又安置了一排低矮的栅栏，把一段人行道圈进里面，作为法庭的审判厅。

那个紅色的、古老的、由于年代过久而朽烂了的使徒門，在阳光下展示着它那剝蝕了的美丽色彩，形成一个和这古老法庭很相称的背景：它那石头的宝盖，似乎是在庇护五世紀以来的古老制度。

拱門內面，現出了圣母的圣象，和六个穿白袍，两翼羽毛細致的天使，他們面頰肥滿，額发卷曲而光亮，有的拉提琴，有的吹笛子，有的吹长簫，有的打手鼓。大門上的三个拱頂，放着天使、国王和圣徒的象，复盖着鏤空的宝盖。坚实的神座上，排列着十二个使徒，他們都是殘肢敗形，破烂不堪，恐怕就連耶穌自己也认不出他們来了：他們有的断了脚，有的缺了鼻，有的只剩半截手。这一排巨象，与其說他們是使徒，不如說他們是一群从外科医院逃出来的患者，苦痛地把他們殘断的四肢展示給人們看。在上面，在大門的頂端，有一个彩色的玫瑰形窗子，好象一朵用鉄絲网罩着的巨大花朵，它給教堂里面带来了光亮。底下，在飾有亚拉岡盾徽的石柱子下面，石块已經磨光，那些棱角和雕刻的树叶，因为无数年代的撫摸，已經模糊不清。

从大門的这种破損情况，人們可以推想到从前的暴动和变乱。就在这些石块旁边，曾經聚集过全体民众；几世紀以前，动荡不安的瓦梭西亚人，面紅耳赤地怒号着，

在这里起事；大門上那些断手殘足、身体干癯、有如埃及木乃伊的使徒，抬起破烂的头顱望着天空，好象还在傾听联盟派^①的革命的钟声，或者日耳曼尼亚党^②的火枪响。

管事把法庭布置好后，就站在栅栏的进口，等待法官們到来。

法官們陸續来了，他們穿着黑衣服、白布鞋，寬帽底下披着絲巾，带着富农的威严神气，非常严肃。每个法官后面都跟着一队看守水道的看守人，他們喋喋不休地說着話，希望在审判以前就使法官對他們发生好感，予以祖护。

农民們用尊敬的眼光，看着这些他們本阶层出身的法官們，他們的判決是不許申訴的，他們是水的主人，任何人家的生活都掌握在他們的手里；水是田地的养料，灌溉要合时，要是延誤了，就会破坏收成。这些住在广闊平原上的居民，被一条灌溉的河流所分开，它好象一根脊骨，两边分出的許多肋骨，就是那些沟渠；这些沟渠的名字，就是以它所代表的法官的名字来称呼的。

那个干癯駝背的老人，一双发紅龟裂的颤抖的双手挂着一根粗大的拐杖，叫做瓜尔德·台·法达那尔；另外一个，肥胖而威严，两只小眼睛在两撇白色濃眉底下几乎

① 联盟派(Unión)：十九世紀中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时的共和党派。

② 日耳曼尼亚党(Germanías)：十六世紀时起义反抗卡洛斯一世专制統治的革命党派。

看不出来的，叫做密斯拉达；稍后一点，是拉斯加雅，他是一个壮年人，衣服烫得笔挺，有着教士那样的圆脑袋；之后陆续出现了其余的人：华伐拉、洛貝衣耶、托尔諾斯和麦斯达衣耶，一共七个。

两边平原的代表都在这里，一边在河的左面，有四条沟渠，包括魯沙华果园区，沿着枝叶繁茂的大路一直到阿尔布法拉湖为止；还有一边是吐里亚河右边的平原，富有詩意，有貝尼馬克力德的楊梅，阿尔波拉耶的香附子，而且各庄园里經年盛开着花朵。

七位法官互相打着招呼，好象他們已有一个星期未見過面。他們聚集在大教堂門前，談起各人的事务来。他們时不时打开貼着宗教布告的帷幕，就会有一陣帶着神香味的气息，象地穴里吐出的湿气，冲散在广场上的燥热的空气中。

到了十一点半，神圣的仪式已經做完，只有少数落在后面的虔誠的妇女还从大教堂出来，这时候法庭就开始工作了。

七位法官在旧沙发上坐下，那些乡下人就从广场各方面跑了过来，拥挤在栅栏周圍，挤得滿身大汗，人們只嗅得到干草和粗羊毛的气息。那个管事严厉而威風地站到一根柱子旁边，柱子頂端有一只銅鈎，象征水的公平。

这七条“水沟”脫下了他們的帽子，两手放在膝头上，眼睛看着地面，最老的那一个用慣用的語調宣布：

“裁判开始了。”

绝对的肃静。全体群众，坚守着宗教式的静默，他们在这里，在露天的广场上，好象在一个教堂里朝拜一样。马车的杂闹声，客车的磔轧声，所有近代生活所发出的各种声响，都不会碰到或扰乱这个古老的制度，它继续安静地存在着，就好象一个人在自己老家一样，感不到时光的流逝，也不管周围一切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什么改变也没有。

村子里的人们为他们的法庭而骄傲；它才真正是公平的，判决立刻执行，不用任何公文纸张。因为不认识字的人，看到公文纸张，便会感到迷信般的恐惧。

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不用公文、不用可怕的文书的法庭，使他们更为高兴。这里没有秘书，也没有纸笔，没有听候判决的苦痛日子，也没有使人恐怖的法警，有的只是话语。

法官们把人们的申诉牢记在心里，而且立刻加以判决，他们神情安闲，知道他们的判决必定会实现。对于那些敢对法庭傲慢无礼的，就处以罚款；对于那些拒绝履行他们的判决的，则永远不给水灌溉，让他们饿死。

对这样的法庭，是没有人敢耍花样的；这是一个族长式的法庭，就象故事里的一个单纯而良善的国王，每天早晨就到皇宫门口来处理他的臣民们的纠纷；也是一个北非土人酋长的司法制度，就在他的草屋门口执行判决。就

这样，他們就这样处罚了无賴，使胜利归于正直的人們，获得了和平。

群众怕听漏了法官的一个字，男人、女人、孩子，大家紧紧地挤在栅栏前面，有时也猛烈地轉过他們的肩头来活动一下，免得悶得透不过气来。

那些出庭的被告們，都在栅栏的另一边，站在那張同法庭一样古老的沙发前面。

那个管事把这些人的棍子和拐杖都收去了；这些东西被认为是打架的武器，对于法庭的尊严是不調和的。于是他便把这些手里抱着折好的毡子的乡下人向前推，一直推到离法官們只有几步的地方站住；要是这些人不赶快把头巾除下，那么，他就不客气地給他們用力扯下。干得好！手段是辣了些，但是对于这种調皮的人只能这样对待。

这是一連串錯綜复杂的繁难的問題；可是这些沒有受过教育的法官們，却以惊人的簡易办法把它們解决了。

各水道的看守人和負責分配輪流灌溉的管理人提出了他們的控告，那些自认有理由辯护的被告們，就出庭到案来为他們自己申訴。老人让他的孩子来代說，因为他們会說得更有力量；寡妇則由她亡夫的老友伴着前来，他們以保护者的身分代她說話。

在每件案子的审訊过程中，这些具有南方热情气质的人們，都伸长着耳朵热心地听着。控訴到中途的时候，

有的被告就已經無法忍耐。“說謊！他們控告的話，都是假的，惡意的，他們想使我倒霉！”

可是那七條“水溝”對於這種打斷人家說話的舉動，却投以憤怒的眼光；在這兒，沒有輪到誰說話，誰也不許開口。要是一再打斷人家的說話，就要處以一定的罰款；如果有人因為過度激怒而衝動，不能在原告面前緘默，固執着再說下去，就要在罰款上再加罰款。

法官們並不離開他們的席位，只是象頑皮的山羊那樣交頭接耳，作了幾秒钟低低的耳語，就由那個最老的人，用嚴肅而恬靜的腔調，宣布判決；罰款用里布拉和蘇也爾朵^①來計算，好象這種錢幣並沒有經過任何改變的痛苦，仍然是在那威嚴的大法官，那古代的瓦梭西亞的總督，穿着紅色大氅，由戴羽毛的弓弩手護衛着，在廣場上走過的时代。

時間已經過了中午，這七條“水溝”已經由於處理不盡的法律案件而顯露出疲倦的神情，這時候管事高叫着寶底斯達·波魯埃^②的名字，控告他不遵守灌溉的規則。

於是畢免篤和巴底斯特走進了柵欄，人們則更擠近了一些。

① 里布拉(Libra)、蘇也爾朵(Sueldo)：西班牙古幣名。

② 即巴底斯特，寶底斯達是瓦梭西亞方言的叫法。

在人群之中，很多都是住在从前巴力的田地周围附近的邻居。

这个最后开审的案子，是一宗很引人发生兴趣的案件。毕免篤告发了这个讨厌的新来者。毕免篤是那个部分或那个地区的“水沟管理人”。

这个勇士在选举“水沟管理人”的时候，到处乱叫威吓，才赢得了这个职位；这个职位使他神气十足，在邻人中加强了他的威望。人们巴结他，并在灌溉的日子请他的客，以期得到他的照顾。

巴底斯特被这个不公平的控告吃了一惊，他的脸气得发白，用愤怒的眼光看着那些群集在栅栏外面的他所熟悉的带着讽刺意味的面孔。随即他又转过眼睛去看他的敌人毕免篤。只见他摇摇摆摆，神气十足，似乎是一个惯于出入法庭的人物，而且在这方面握有一小部分不容置辩的权柄。

“现在你说……”

那个最老的“水沟”用他的脚向前一伸；这是这个法庭的老习惯，他们不用手而用穿着白布鞋的脚指着那个应该说话的人。

于是毕免篤便滔滔不绝地倒出了他的控诉。他说，那个人就是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个人，或者因为他是个新到村子来的人，以为分配水的事情只不过是一种玩笑，可以让他为所欲为。

他，毕免篤，水沟的管理人，执掌着管理这个地区内水沟的职权，曾經分配給巴底斯特灌溉麦子的时间，叫他早上两点钟去放水。可是无疑地，这位先生不愿意在那个时候爬起来，就誤了他輪着的班次，他到五点钟才去放，这时候水已輪到別人份上了，可是他并未經過誰的准許，便把水閘打开，这是他“第一次犯規”；他又偷了其他邻人灌溉的水，只图灌溉他自己的田地，这是他“第二次犯規”；他想用强力抗拒“水沟管理人”的命令，这又构成了他第三次和最后一次的犯規。

这个犯了三重大罪的罪人，被毕免篤的話激得万分恼怒，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翻起了各种顏色，他再也不能緘默下去：

“說謊！完全是胡說八道！”

法庭对这个汉子在抗議时的这种激烈而无礼的态度，感到十分震怒。

要是他再不閉嘴，他就要罰款。可是对于一个已經憋了一肚子气的和平的人來說，罰款有什么了不起！他繼續抗議，抗議人們的不公正，抗議法庭竟容許毕免篤这样的流氓騙子来办事。

这可激怒了法庭；七条“水沟”都冒火了。

“罰款四个苏也尔朵！”首席法官說。

巴底斯特看到他已招到了罰款，同时听到栅栏外边他的敌人們那样在发笑和高兴地怪叫，他就不能不注意

到他的处境，吓得不敢再作声了。

他站着不动，低着头，两眼噙着愤怒的泪水。这时候，他的残酷的敌人却刚刚编造完了他的诉状。

“现在你说……”法庭对他說。

可是从这些法官們的眼色里，就可以看出他們对这个闖入者是没有什么同情的，因为他提了好些抗議，冒瀆了他們审判的尊严。

巴底斯特气得全身发抖，口吃得說不出話来，正因为他认为自己很有理由，反而使他不知从何处开始辯解。

他是被欺騙的。毕免篤是一个說謊者，并且也是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他曾經告訴过他，說他的灌溉時間是早上五点钟，他記得非常清楚，而現在却硬說是两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受罰，为了弄死他全家将来賴以为生的麦子……庭上是不是可以听信一个正直的人的話呢？那么，他說的都是真的，虽然他不能够找出証人。这好象是不可能的事情，所有諸位法官先生都是好人，却去相信象毕免篤这样的一个人无賴……

首席法官用他的白鞋子拍着人行道上的一块方石板，他似乎預見到了一陣狂風暴雨的抗議和对法庭的无理，他必須加以制止；他說：

“閉住你的嘴！”

巴底斯特不出声了。这时，这七个头的怪物又俯在

緞子的沙發上，作着耳語，商量他們的判決。

“听法庭宣判……”那条最老的“水沟”說，于是全場立刻完全安靜下来。

栅栏旁边所有的人，眼光里都現出了焦虑不安，好象他們就是要被判決的人。是好是坏，全悬在老法官的两片嘴唇上面。

“巴底斯特·波魯埃，須付賠款两个里布拉，罰款四个苏也尔朵。”

群众中間发出了滿意的喃喃声；有一个老太婆甚至在人群的笑声中鼓着掌，高叫着“胜利！胜利！”

巴底斯特头昏眼黑地从法庭走出来，低着头，好象要向誰进攻似的；毕免篤謹慎地留在后面。

假使人們沒有散开来让条路給他，这个力大无穷的汉子无疑地一定会揮起他的拳头，當場就給他敌对的无賴們一頓毒打。

他立刻远远走开，馬上跑到他主人的家里去告訴事情的經過。这些人有着恶意，一心要使他受苦。一个钟头以后，他受到老爷們許多善言的劝慰，比較平靜一些了，才一路走回家去。

在阿尔波拉耶大路的低地，他会遇到許多参加审判的人的，他們有的跟在滿載糞草的車子后面走着，有的騎在驴子的空籬上。

这些人都是敌人，他們是邻人，但从来不打招呼。

当他經過他們身边的时候，他們都默不出声，装得十分严肃，虽然他們的眼睛里流露着恶意的、高兴的光彩；可是当他走远一点的时候，他的背后却爆发了一陣无礼欺人的大笑，他甚至还听到有一个小孩学着首席法官沉重的腔調，高叫道：

“罰款四个苏也尔朵！”

他远远看見他的敌人毕免篤在哥八酒店的門口，手里拿着长頸細嘴的酒壺，站在朋友們圍着的圈子中間，指手划脚，嘻皮笑臉，好象是在仿效被告的抗議和訴苦的情形。他的被罰已成为村子里談笑的題目。大家都在笑他。

天哪！他，一个爱好和平而正直的男子，現在才明白为什么人会杀人。

他的两只强壮有力的手腕在战抖，只觉得双手上有一种辣辣的怪痒。他走近哥八酒店时，故意放慢了脚步，他想看一看，他們是否当面也取笑他。

他甚至还想——一种新奇的念头——破例第一次进入这家酒店，和他的敌人面对面地喝它一杯；可是那两个里布拉的賠款却紧压着他的心，他頗为后悔他的慷慨了。这倒霉的两个里布拉哟！这笔賠款对他的孩子們的衣帽鞋袜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的妻子德力莎零零碎碎积蓄起来給孩子們买鞋袜的錢，这样一来就全都完了。

当他經過酒店門前的时候，毕免篤装作去添酒，躲到

里面去了，而他的朋友們則裝作沒有看見巴底斯特。

他那准备着应付一切的神气，使得他所有的敌人都起了敬畏之心。

可是这种胜利却帶給他滿腔的悲哀。人們對他是怎么憎恶哟！在他面前的整个原野，随时随地都使人不安，使人感到威胁；这簡直不是生活，他甚至白天也不敢离开他的田地，免得和他的邻人們接触。

他并不是害怕他們；可是，他是个謹慎的人，所以要避免和他們发生什么糾葛。

他每晚睡觉的时候，总是忧心忡忡，有很多次，只要听到一点儿狗吠声，他便从床上跳起来，手里拿着猎枪，一直冲到茅屋外；而且不止一次，他相信自己看見了一群黑影，从近旁的小路逃去。

他担心他的收获，担心他的麦子，那是他全家希望所托，而所有其他茅屋的人們，却都用貪婪的眼睛默默地注視着他的麦子的生长。

他知道毕免篤的威胁；毕免篤在全村人的支持下，曾經立过誓，不让种这麦子的人割这些麦子。巴底斯特差不多忘記了他的孩子們，一心只想着他的田地，只想着这些在阳光下逐日生长的綠色波浪，怎样会变成整堆的金黃色的麦子。

这种群集起来的默默的憎恨，到处跟随着他；女人們一見到他，便撅起嘴巴走开，也不照村里的习惯对他打个

招呼。在路边田里工作的男人们，则用傲慢不逊的语句互相叫喊着，暗底下却是骂巴底斯特。小孩子们则从远处高喊着：“膿包！守財奴！”别的不再多說，似乎这种侮辱就足以說明他是全村的公敌了。

唉！要是他没有长着象巨人那样的大拳头、寬大的后背，以及很少招人喜欢的容貌的話，那么，恐怕所有田野里的人早就把他解决了！邻人们都自己满足于远远地向他寻衅，而互相希望着有一个人敢第一个出马来向他进攻。

巴底斯特正感到孤独而沉浸在悲哀里的时候，却获得了一些輕微的滿足：他已走近他的茅屋，他的狗嗅到他回来，就迎着他狂吠；他忽然看見一个孩子，村里的一个少年，坐在斜坡上面，两腿半开，放着一把镰刀，旁边有一大堆干荆棘；他站起来向他招呼：

“你好，巴底斯特先生！”

他說話时声音有点顫动，是一个羞怯的孩子。这招呼给了他一种溫柔可爱的感情。

对于这个年輕人的敬礼，似乎不應該有什么值得感动的地方，虽說如此，他却感到了一种溫柔的感情，一种在高热中飲到清凉的水的感觉。

这孩子那对藍色的眼睛看人时显得非常亲切，玫瑰色的臉上披着金黄色的毫毛。他想来想去，想知道这个年輕人究竟是誰；結果想起来了，他就是村里人所尊敬的

瞎眼牧羊人湯巴老大爷的孙子，一个好孩子，在他祖父看守羊群的那个阿尔波拉耶屠夫家里当僕役。

“謝謝，孩子，謝謝！”他喃喃地答謝他的敬礼。

他繼續向前走去，受到他的狗的欢迎；这条狗在他的面前跳来跳去，用身上的毛擦着他的灯心絨褲子。

他的女人站在茅屋門前，身边圍繞着孩子們；她等得很不耐煩，因为已經过了吃午飯的时间。

巴底斯特瞧着他的田地，一点钟前所有在水利法庭上受到的气恼，又突然重新回来，在他的脑子里好象汹涌着憤激的惊濤駭浪。

他的麦子因为干旱，弄得痛苦不堪，他一看就曉得。它們的叶子皺縮着；从前綠油油的，生气勃勃的，那么茂盛，現在却变得那么萎黃憔悴。缺乏灌溉，坑害了它們。毕免篤这个坏蛋，用种种的鬼計盜窃了他应得的那次水，現在要等十五天后水才輪得到他，因为水正缺乏，而且在这不幸之上，还有被判的一連串罰款。基督呵！……

他感到胃口不好，吃不下飯，于是把法庭的經過告訴了他的女人。

可怜的德力莎，她听到她丈夫的叙述，臉气得发白，心里象被針刺着，正如农妇們每次将深藏在大箱子里的长袜子錢袋解开时那样感到难过：“至尊无上的圣母啊！他們是想毀灭我們呀！这在正要吃飯的时刻是多么不快的事情哟！……”

她长久地抽泣着，让羹匙掉在粥鍋上，抑制着自己的眼泪。随后，她臉色发紅，突然憤怒起来；她从門口望出去，看着广大田野上的那些白色的茅屋和綠色的麦浪，伸开两臂高叫着：

“你們这班恶棍！ 你們这班恶棍！”

那些孩子被父亲愁眉蹙額的样子和母亲的叫喊所惊吓，都不敢吃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决不定主意，滿心詫異；他們为了捱过时光，只好用手指挖鼻孔，但到后来他們終于只能象他們的母亲一样，大家一齐哭了，让眼泪滴在粥里。

巴底斯特被这一群啜泣的人所刺激，憤怒地站了起来，一只脚几乎把小桌子踢翻，狂奔到茅屋外面去。

这是什么日子呵！……一想到他的枯萎的麦子和罰款，就好象两条恶狗在咬嚙着他的心。这一条剛咬过他，要去睡了；另一条又飞奔而来，張开利齿咬他。

他想用工作来排遣他的愁思，忘掉自己，于是就动手用全部心神去从事他的工作：他要在畜栏里建一个猪舍。

可是工作簡直沒有进展。他在土墙里再也忍受不住了，急着想去看看他的田地，就好象一个沉浸在苦痛里的人，为了获得痛快，必須去面对着他的不幸。他带着两只沾滿污泥的手，重又跑出茅屋，站在萎謝的长方块的麦田前面。

不多几步远，大路旁边的水沟里，却滾滾地流着滿沟

的紅水。

村子里的活命的血，流到远方，供給別的田地，供給那些主人不是不幸地被人厌恶的田地里去了，而他的可怜的麦子却是那么萎黄，那么憔悴，搖动着綠色的头部，好象表示要水过来，用阴凉的亲吻，給它以爱撫。

这一天，巴底斯特覺得阳光比別的日子更辣；日輪已經降到地平綫下，可是他，这个可怜的庄稼汉，却还以为阳光直射地在燒着一切。

他的田地裂开了，張着許多弯曲的裂縫，形成了千百个嘴巴，徒然地在等待着啜一口水。

麦子太干了，捱不到下一次的灌溉，在未輪到之前就会干死，那么他們一家就得不到面包；而且在这样的穷困之中，还要加上罰款！……人們对这个快要毁灭了的人，还要挑錯。

他在麦田的旁边狂怒地跑来跑去。“呵！毕免篤！你这个大流氓！……假使沒有宪兵的話！”

就象在难船上饥饿干渴到快要死去的水手，在謔語中只看見滿桌子好酒好菜和淙淙不息的清冽泉水一样，巴底斯特也幻想着看到他麦田里的麦秆綠油油地挺立着，水从堤埂的缺口滾滾流来，晶瑩瑩地顫动着向着四面八方逶迤前进，那些干旱的土地似乎感到微痒而发出了温柔的燦笑。

直到阳光完全隱去，巴底斯特才松了口气，仿佛日輪

将永久消逝，他的庄稼可以得救了。

他离开了他的田地，他的茅屋，不知不觉走上了下面的大路，一步一步地慢慢向哥八酒店走去。他再也不去想宪兵的事，而以一种高兴的心情，想着可能遇到还没有离开酒店很远的毕免篇。

从大路那头，有一群匆匆走着的姑娘向他迎面而来，她们挽着篮子，裙子飘动着，刚从城里的工厂回来。

黄昏时，村子暮色苍苍，阴暗的群山上，天空的云片被远处的余晖照射着，现出了艳红的色彩；在海的那边，无数初上的星星在颤动着；狗儿凄凉地在吠，青蛙蟋蟀单调的歌唱声，和广大平原所有各条大路上遥远得看不见的车子的磷磷声，混成一片。

巴底斯特看见他的女儿懒洋洋地走着，没有和那群姑娘们走在一起，但她也并不是单独一个，他相信自己看见有一个男人在和她谈话，这男人跟她走着同一的方向，虽说有若干距离，但这正是村子里一般恋人们走路的样子，因为过分接近就表示他们犯了罪。

当他们看清大路中央站着的是巴底斯特的时候，那个男人立刻缩到后面，放慢了脚步；当洛塞达走到她父亲身边时，他已经远落在后面了。

巴底斯特站在那里不动，很想认识认识这个向前走来的陌生男子。

“晚安，巴底斯特先生！”

同样是那个在中午向他致敬的羞怯的声音；这是湯巴老大爷的孙子，好象他没有别的事做，专在大路上游来荡去向他敬礼似的。这个年轻人用和善温柔的眼光向他望着。

他瞧瞧他的女儿，只见她面红耳赤，眼睛下垂。

“回去！回去！我要收拾你！”

他以古代拉丁式的父亲主宰孩子的专制家长的可怕威仪——不是打动她的感情，而是使她感到彻心的恐惧——跟着全身战栗的洛塞达向前走去。当她快要走近茅屋时，她相信她回去一定要受到鞭撻了。

可是她想错了，在这个时候，那可怜的父亲心里没有什么孩子，而只有他的收成。那可怜的得病的麦子，皱缩着，干渴着，向他喊着哀求给一口水，免得死去。

他正在这样想着，他的妻子则做着晚餐。洛塞达从这一边跑到那一边，装得非常忙碌，以免引起注意，她时时刻刻在等待着父亲暴怒发作。而巴底斯特却继续在想他的田地，他坐在矮桌子前面，四周是他家里的孩子；这些小东西在小油灯的光亮中，用贪馋的眼睛盯着热气腾腾的盛着山芋煮鲑鱼的小锅子。

他的女人想到那笔罚款，仍在悲叹，无疑的，她正把那笔将要被人夺去的巨款，和她全家在吃饭时的那种安闲神态相比，真不知如何是好。

巴底斯特瞧着孩子们的那种贪吃情形，几乎食不下

咽。他的大儿子小巴底斯特，甚至装作无意，把弟弟們的面包屑也据为己有。至于洛塞达，却因为害怕，反而使她的食欲更加凶恶了。

巴底斯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肩上負担沉重，要是让外面的麦子干死，这些張开着的嘴巴就会把家里一点可怜的积蓄吃光，弄到沒有飯吃的地步。

而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只因为那些人不公道，因为有法律来麻煩正直的勤劳的人……他用不着去管这些，最要紧的还是他的家。难道他不感到自己即使有更大的危險也得保护他的妻子儿女嗎？难道他沒有責任来維持他們的生活嗎？……他是一个男子汉，为了給他們飯吃，他可以去做强盜。为什么要屈服呢？这不是偷，而是仅仅为了救他的庄稼；那不是他用血汗灌溉而完全屬於他的东西嗎？

想到了近旁的水沟将它那充沛的流水潺潺地运到別家去的情形，对他說来实在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他让門前的生命流过而竟不能将它利用，只因为法律这样規定，这使他十分恼怒。

突然他跳了起来，好象一个下定了决心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一切都不管了。

“放水去！放水去！”

他的女人怔住了；她立刻預感到这种不顾死活的决策的一切危險。

“看在上帝面上，巴底斯特！……这样做会受到更大的处罰的；说不定法庭上的人们会因为你抗拒而更加恼火，把水永久断了的。你該想想这点……最好还是等待一下吧。”

但是巴底斯特是一个魯鈍而沉默的人，一旦失去了冷靜头脑而发怒时，就很不容易平靜下来。

“放水去！放水去！”

小巴底斯特非常高兴地重复着父亲的話，拿起大鉄鍬就跑出了茅屋，他的姊姊和他的小弟弟們都在后面跟着。

所有的人都想在这个工作中插一手，好象这是一个节日一样。

全家人都感到极大的欢乐，好象一个国家的人民起来革命，取得了自由一样。

他們向着黑暗中流水淙淙的水沟走去。无边的原野消逝在青蒼的暮色之中；那摆动着的芦葦好象嘈杂的黑压压的人群，黑暗的天空中星星在眨眼。

巴底斯特跳进水沟里水深齐膝的地方。正当他的孩子，他的女人以及他的女儿用鉄鍬挖着堤埂，掘开缺口，让滾滾的流水流进田里灌溉的时候，他把那擋水的水閘放了下去。

全家人都感到一种凉爽和滿足。

土地在欢唱，它咕嚕咕嚕地狂飲着水；这声音浸入了

他們各人的心里。“喝吧，喝吧，可怜的小家伙！”他們的脚陷在湿泥里，腰弯着，从田地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看看水是否已灌到了全部土地。

巴底斯特发出了狂暴的滿足的喃喃声，这是获得了禁果而产生的快乐的声音。甩开了多么沉重的担子哟！……現在就让法庭来吧，它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吧，他的田地已經喝够了水，这是最要紧的事情。

他那习惯于在孤僻地方生活的灵敏的听觉，使他相信他听到附近的芦苇里面有一些可疑的声音，于是他奔跑回家，馬上拿着一支新猎枪回轉来。

他手里握着武器，指头扣着扳机，在水沟的水閘旁边站了一个多钟头之久。

水沒有再向前流，而流进了巴底斯特的田地，这些田地象患水肿病的干渴者那样，喝了又喝。

說不定下边那些田地的主人在抱怨，会去控告他；說不定毕免篤那个水沟管理人正在附近巡查，因为这种大胆冒犯法律的行为而大为震怒，以水沟管理人的身分給他訓誡。

可是在这里，巴底斯特是他的庄稼的哨兵，一个为家庭的活命而弄得不顾死活的英雄；他在保护他的家人，他們正散布在田地上，引水灌溉。他准备对任何哪个企图前来打开水閘、让水复归合法原道的人，立刻加以射击。

他这个大汉站在水沟中間，样子那么凶恶，象一个黑

色的幻影，决心对任何出现的人都给几枪。可是附近的芦苇丛里并没有人跑出来，他的田地喝了一个多钟头的水，没有受到任何干涉。

而更奇怪的是，在第二个星期四那天，那个水沟管理人并没有在水利法庭上控告他。

村子里都知道，在巴力的故居，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那支双筒猎枪；这是那个闯入者以瓦棱西亚人的非洲民族的热情新近买回来的；他们为了在家里门背后有一件新的武器，宁愿饿着肚子也得去买。因为有了这一件新武器，不但可以引起人们的羡慕，也会使得人们敬畏。

第五章

每天天刚黎明，巴底斯特的女儿洛塞达就从床上跳起来，两眼浮肿，带着沉重的睡意，张开手臂伸了几个优美的懒腰，使得这金发姑娘的苗条身躯都震动起来，她随即开了茅屋的门，走出来。

水井的滑车吱吱地响着，那只终夜睡在茅屋外面的丑陋小狗，在她裙边跳来跳去，高兴地吠叫着。洛塞达借着最后的晨星的光亮，从复盖着茂密常春藤的又圆又黑的井洞里，打出一桶冷水来洗脸和洗手。

然后，她在小油灯的光亮下，在屋里忙这忙那，准备到瓦棱西亚去。

母亲并不看她，跟着她的行动在床上给她作着种种的指示，告诉她：

“把昨晚剩下的食物带走；再把食橱上面的沙丁鱼带三条去也就很够了，但要小心，不要象前次那样又把小土锅打破。唉！不要忘记买针线，给小弟弟买双鞋子；孩子穿鞋比大人还费！……钱在小桌子的抽屉里，拿去用。”

母亲在这暖和的卧室内感到非常舒适；她转过身体，打算和大声打着鼾的躯体硕大的巴底斯特再睡半个钟头；而洛塞达却继续在做她的事情，她把那可怜的一点食物放在小提篮里，梳着她那好象被太阳吸去了颜色的浅色金发，把头巾在下巴下结好，在出去之前还以一种大姊姊的情爱再看了看她的小弟弟们，看看这些孩子是否好好地盖着。她对这些和她同房睡在地板上的小弟弟们很不放心，这些孩子从大到小，依着次序睡着——从那个子高高的小巴底斯特直到刚刚会说话的小娃娃——有如大风琴上的键子。

“啊，再见！晚上再见吧！”这个能干的姑娘叫着，把手腕穿过篮子的提把挽了起来，关上茅屋的门，把钥匙从下面门缝里塞到里边。

这时天已经亮了。在淡蓝的晨光下，可以看见大小

路上的工人們，象念珠那樣陸續不斷地向着同一個方向走去；城市的生活把他們吸引去了。

繅絲姑娘們成群結隊洋洋得意地用同樣的步伐走着，她們優美地擺動着右臂，有如在空中划動着的船槳；每當附近田里有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用多情的玩笑話向她們打招呼時，她們便合伙地怪聲怪氣地大叫起來。

洛塞達是經常獨個兒走到城里去的；這個可怜的姑娘很明白，她的同伴們都是他家的仇人們的女兒和姊妹。

她們之中有很多是同她在一個工廠中做工的，這可怜的金發小姑娘好多次為了自衛，不得不壯起膽子來和她們扭打。有時候她們趁她不注意，把臭穢的東西丟進她的食籃里；又借故把她的土鍋子打破；她們在車間里經過她的身邊時，沒有一次不把她推到冒煙的煮蠶茧的大鍋上去；她們還把她叫做“餓鬼”，用類似贊揚的話來譏笑她的家人。

在路上，她避開她們，好象避開一群凶神惡煞一樣，她只有在工廠里面才感到安寧。這個工廠是菜市附近的一座古老的大屋，正面繪着十八世紀的壁畫，牆壁剝落的地方，以及若干罅隙的地方，仍舊保留着許多淡紅色的人腿以及古銅色的側面象，此外還有浮雕和神話故事繪畫的殘余。

洛塞達是全家最象她父親的一個；“干活如同一只猛獸”，就象巴底斯特說他自己那樣。那熬煮蠶茧的大鍋的

热气，冲到她的头上，熏着她的眼睛，虽然这样，她却屹立不动，继续不停地在沸水里寻找乳黄色的柔软茧子的丝头。锅里发出一种柔和的香甜的味道，那勤劳的虫子只为了吐出美丽的口沫造一个漂亮的黑牢，想在里面化成蝴蝶，便在里面活生生地烧死，终结了它的一生。

大房子里闹轰轰的声音，使得那些习惯于在大平原上安静过活的乡村姑娘们感到刺耳和疲倦；在大平原上，声音是会传到很远的地方去的。在这里，复杂的汽管传出吓人的咆哮；滑车和车床转动的声音犹如千万个鬼怪在噪叫；在狂吼着的蒸气机旁，好象嫌这些闹声还闹得不够，繅丝姑娘们还依照传统的习惯，用鼻音合唱着《我主》、《圣母颂》、《祖国颂》等歌曲，所用的调子，和星期日早晨天刚亮时她们集队出游，在乡村的小道上歌唱所谓“晨禱”的小曲子相同。

这样神圣的赞美歌，却碍不了她们在唱歌时嘻嘻哈哈；而当唱到低音的时候，夹在禱词之间，她们就互相辱骂，互相威吓，约好在出去时打一架；因为这些黑头发的姑娘们，在严格专制的农民家里，一向是被奴役的；照传统的成见，她们在男人的面前必须把眼睛低下，而在这里，她们不受拘束地聚在一起，简直象一群真正的魔鬼，她们说着大路上听来的马车夫和工人们说的粗野的话。

洛塞达在她们当中是一个最沉默最勤劳的姑娘；为了避免工作分心，她不唱歌，不跟人口角；她很快就学会

了一切，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她就每天有了三个里尔的工資，这差不多已經是最高的工資，引起了其他女工們的极大的妒羨。

吃飯时，这些蓬头散发的姑娘們就从工厂出来，到附近門廊下她們放飯鍋的地方，大吃大嚼；她們一面故意用傲慢的眼色向男人寻衅，招惹那些人对她們說話，她們便装作发火，嬌声怪叫，接着就和他們唇枪舌劍地互相謾罵，說些无耻的話；这时候，洛塞达却和河右边別个村子里的两三个年輕姑娘，一起在工厂里一个角落地上坐着；她們对老巴力的故事并不感到兴趣，也不管她們的女伴們的仇恨。

最初的几个星期，洛塞达一到天黑就不免有些恐怖，因为那是她从工厂出去的时间……

她害怕那些和她同走一条路的女伴，只好在工厂里再逗留一会儿，让她們先出去，象一陣旋風那样走在前头；她們发出肉麻的怪笑，說着粗俗的話語，裙子象翅膀那样飘动着，发散出身上强壮汗膩的肢体的气味。

她懶洋洋地在寒冬傍晚的城市大街上走着，买些她母亲叫她买的东西，有时站在剛剛开灯的商店櫥窗前呆果地看望，最后她过了桥，进入市郊黑暗的小巷，以便从那儿走去，走上阿尔波拉耶大路。

一直到这里，都很安全，可是不久她却落到乡下的黑暗里去了。在黑暗中有着种种神秘的声音，和一团一团

的黑影，而尤其使她惊駭的，是那些过路人向她打招呼說“晚安”时的那种阴郁的声調，这使她害怕非常，連牙齿都格格发响。

她并不害怕寂靜和黑暗，她是一个农家姑娘，是习惯这些的。的确，如果她預先知道路上不会碰着什么人，她倒更放心一些，她所恐怖的并不是她的女伴們所害怕的那些所謂鬼魅、女巫、妖怪，她从来不想这些。她所担心的是那些活着的人。

她恐怖地想起工厂中听到的那些村子里的故事；年輕妇女們对那批聚集在哥八酒店里的毕免篤和其他的勇士們是多么害怕，这些沒有良心的人，趁天黑把孤单的少女推到干涸的水沟里，或者把她們压在草堆后面。洛塞达自从进了工厂，已經不是那么天真了；她越想越害怕，她的想象竟达到了恐怖的最高境地，她看見自己被一个这样的怪物杀害，肚子剖开，从里面取出臟腑，就象村子里傳說的那样；据說有一帮凶恶而神秘的杀人犯，专门挖取小孩的人油，制成神異的果品，卖给富人。

冬天的黄昏很黑暗，而且常常下雨，这使得洛塞达在归途的一大段路上都在发抖。可是最殘酷的关头，最可怕的障碍，却还在大路快到終点处，就是靠近她家的所在，那个著名的哥八酒店那里。

那里是野兽的岩穴，是一段比較熱鬧和光亮的道路。嘈杂的人声，疯狂的大笑，吉他和小調的彈唱，都从这熔

炉口似的紅門里冲出来；門口的亮光投在黑暗的大路上，由于各种动作的交錯，映出了一些奇形怪状的阴影。虽然如此，当这个可怜的縑絲姑娘走过那里时，却不免全身颤抖，逡巡不前，好象故事里的女主人公站在食人恶鬼的洞口一样。她准备越过田野，从那幢房子后面繞过去，或者隱入和大路平行的水沟里，再从田埂边偷偷溜过，总之，不管怎么样，最好是不要經過这个噴着醉酒和暴乱气息的紅色嘴巴前面。

但是最后她还是下定决心，用一个要从悬崖上跳下的人的那种意志，迅速地从酒店前面溜过；她沿水沟走着，脚步那样輕，又保持着惊人的平衡，人只有在恐惧时才会这样。

她好象一陣烟雾，一道白光，哥八酒店里那些酒客們的迷乱的眼睛还来不及看清楚，她便已經飞过去了。

过了酒店，这姑娘跑了又跑，跑了又跑，总觉得有誰在跟着她，随时会用一双强壮有爪的手把她的裙子抓住。

直到听见她家里的狗吠，她才感到心安。这条很难看的狗，无疑是为了相反的意思，才把它叫做“金星”的；它跑到半路上跳跃着来迎接她，舔她的双手。

她的家人从来沒有猜想到洛塞达在路上会經過那么一段恐怖。这可怜的姑娘，她总是先鎮定一下，才进入她的家里，要是她的母亲問她是否害怕，她却总是装得很勇敢，而且肯定地說她是同一些女伴一齐回来的。

她不願意她的父親在晚上出來伴她走路，她曉得鄰人們對他的怨恨；哥八酒店里那些愛鬧的人們，更使她感到非常恐懼。

第二天，她仍舊到工廠去，在歸途上又去領受同樣的恐怖。她唯一的寄托是指望春天很快到來，那時候下午較長，黃昏時還有光亮，可以讓她在沒有天黑之前回到家里。

有一天晚上，她得到了一些慰藉；離城沒有多远，大路上走來一個男人，和她以同樣的步調前進。

“晚安！”

縹絲姑娘沿着大路兩旁的高堤走着的時候，那個男的却走在低陷的路中央；在這道被車輪輾開的深陷的路溝里，他蹣跚地踩着一些爛磚、破鍋片和玻璃碎片，這些破爛東西，是一些有遠見的人想用來填平那年深月久輾成的溝轍的。

洛塞達沒有顯出不安。他剛要向她招呼，她就認出這個同伴了。

他是東諾，老牧人湯巴老大爺的孫子，一個好孩子，在阿爾波拉耶一家屠夫家里當僕役。那些縹絲姑娘有時在路上遇見他，故意逗他取笑，只要一兩句話，便會弄得他面紅耳赤，把頭轉過去。

他是一個最胆怯的小伙子！……他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他的祖父外，再沒有其他的親人。甚至在星期日他還

得工作，做着各种杂活，有时为他主人家的田地到瓦梭西亚去拉粪肥，有时又帮着宰猪杀羊或种地，或者把肉送到富有的庄园去，这一切都只为了他和他的祖父可以塞饱肚子，可以穿上他主人不要的破烂旧衣服。他不抽烟，有生以来只到哥八酒店去过两三次；如果在星期日，他有几点钟的自由，他也不象其他年轻人一样，蹲在阿尔波拉耶的广场上去看那些漂亮的小伙子玩足球，却跑到田野里去，在纠缠交错的田径上无目的地游荡；遇到上面有鸟儿的树木，他便呆呆地站在树下，观看这些村子里的流浪汉的飞翔和歌唱。

人们在他身上看到那个老牧人——他的祖父——的一些神秘古怪的东西，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可怜的人，胆小而懦弱。

那个繅丝姑娘因为有了个伴，胆子便壮了起来；和一个男人同行是比较安全的，尤其是同这个东诺，她是十分相信得过的。

于是她和他攀谈，问他从哪儿来，而这个年轻人却用他那种习惯的羞怯，只是漠然地回答道：“从那边……从那边……”然后便再没有声气，好象他已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出这些来似的。

一路上，他们继续沉默着；到了将近她的茅屋时，他们便分手。

“晚安，谢谢你！”姑娘说。

“晚安！”东諾向着村子走去，一会就看不見了。

这只是一件不关紧要的偶然的事情，一种快乐的遭遇，使她免掉了害怕，此外再沒有別的，可是在晚餐的时候和睡覺的时候，洛塞达却不免总要想着湯巴老大爷的孙子。

現在她想起来了，好几次她早上在大路上碰到了他，就好象东諾是有意来和她同走似的，虽說为了免得引起那些刻薄的縲絲女工們的注意，他总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且有很多次，她猛然回轉头来时，总看見他因为眼睛一直盯着她而仓惶失措。

这个少女，好象正在縲着一个茧子一样；她从回忆里檢起散乱的头緒，抽着再抽着，回想起她和东諾开始接触的一切：第一次她看見他受到那些女工們的戏弄，垂头丧气，十分羞怯；那群妖精簡直使他害怕，她不禁对他起了惻隱之心，表示了深厚的同情；后来她常常在大路上碰到他，从这个少年对她直盯着瞧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有什么話要对她說。

第二天早起，她去瓦棱西亚时，並沒有看見他，可是到了晚上，当她踏上大路回家走时，她却再也不害怕了；虽說那天黄昏很黑暗而且下雨，但她預料到那曾給她慰藉的同伴会来，而事实上他果然就在昨天同样的地点出現了。

他象往常一样非常誠懇地道了一声“晚安！”随即在

她的旁边跟着前进。

洛塞达表示比較爱說話：“你从哪里来？”“真是湊巧，接連两天都遇着你！”而他却全身顫动着，好象費很大的力气才說得出話来似的，和往常一样答道：“从那边……从那边……”

这姑娘实际上同他一样羞怯，可是她对于他这种狼狽的情形，还是不免感到好笑；她說到她的恐惧，說到她在冬天經過大路时的害怕，这使得东諾十分高兴，因为他能够为这个少女效劳。終于，他的話匣子打开了，他說他会常常来給她做伴的，他的主人常常有事要差他去做，他必須在田野里来往。

和前天一样，他們只簡單地說了几句話就分手了，可是那个晚上，这个少女却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她很兴奋而焦急，做了些莫名其妙的梦；她梦见她在一条漆黑的路上，由一条很大的狗伴着，这条狗舔着她的手，面貌却很象东諾；随后忽然来了一只狼，想来咬她，这只狼的嘴臉，恍惚覺得很象那可恨的毕免篤。于是这两只牲畜就打起架来，这时候她的父亲拿了一根大棍子跑出来，把它們乱打。她看見她那可怜的狗背上挨着棍击，就好象她身受着似的，不禁哭了。她的幻想就这样漫无边际地发展着，可是在她的一幕一幕蜂拥而来的梦境中，却不断地出現着湯巴老大爷的孙子；他的蔚藍眼睛，他的长着金黄色柔毛的女孩子似的臉，显出他还剛剛成人。

她从床上起来，感到全身乏力，就好象害了一场瘧病剛起来似的。那一天是星期日，她不去工厂。太阳从她臥室的小窗子射进来，所有茅屋里的人都已經起床了。洛塞达为了和她的母亲一起去做弥撒，便开始打扮起来。

那个可怕的恶梦，还在煩扰着她的心灵。她感到自己是另外的一个人，有着不同的想法，似乎昨晚是一堵墙，把她的生命分成了两个部分。

她象小鳥一样高兴地唱着歌，从大箱子里取出她的衣服，放在床上，床还是暖和的，留着她身子睡后的痕迹。

每当星期日那天，她总是非常高兴，因为那天她休息，可以迟一点起床，而且有閑暇的时间，还可以作一个短途旅行，到阿尔波拉耶去做弥撒。可是这个星期日比別的星期日都更好，太阳更为明亮，鳥儿唱得更为卖力，她感到小窗子里吹来一种无比的芬芳的空气，这叫入怎样解釋呀！……总之，这个早晨却有些新奇，有些特別。

她懊恼过去沒有自己意識到自己是個女人，太不注意自己了。她已經十六岁了，是應該注意一下打扮的时候了。多么愚蠢的事情哟！过去，当她的母亲說她沒有風趣时，她还笑她的母亲哩！……

她以极大的細心，从头上套进那件每星期日都穿的棉布褂子，好象这是一件第一次看到的滾着綉花絲边的漂亮新衣。随后她用力把胸衣束紧，似乎还没有把胸衣高起的骨架压得够紧似的；这是一件地道的农家妇女的

胸衣，它殘酷地把鼓起的胸脯強壓下去，因為在瓦梭西亞鄉下，一般未結婚的婦女如果不把那自然賦予的誘人飾物遮掩起來，會被認為是沒有廉恥的；這樣一來，就誰也不會邪惡地在这處女身上疑心她有未來母性的征象了。

在这繖絲姑娘的一生中，她还是第一次花了十多分鐘用鏡子來照了照。這片框子用松油漆過的只有半手掌大的塗着水銀的玻璃，是她的父親送給她的。這面鏡子照不出她的全面，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分開來照。

她曉得，她生得并不怎么漂亮，但是村子里比她更難看的姑娘還有的是。而且不知怎么的，她却很欣賞自己的淺綠色的眼睛，被太陽晒得焦黑而且起了斑点的兩頰，纖細的柔軟如絲的淺金色頭髮；鼻翼悸動着的小鼻子，端端正正地長在嘴巴之上；嘴邊有些熟桃上柔毛似的汗毛；從半開半閉的嘴里，露出了一排乳白色堅固而整齊的牙齒，牙齒的光澤好象照亮了她的臉龐，這是窮人的牙齒。

她的母親只好等着；這個可怜的女人乾着急要走，不耐煩地在茅屋里轉來轉去，好象受着遠處鐘聲的刺激和催促，眼看彌撒就要趕不上了。這當兒，洛塞達却不慌不忙地在梳她的頭髮，她梳好又打散，總不能稱心；隨後她又整她的頭巾，生氣地把它用力牽扯，左整也不好，右整也不好；沒有一次合她的心意。

洛塞達進入教堂，又從教堂出來，經過阿爾波拉耶廣場時，她稍為張大她的眼睛，細察肉店的門口，那兒有一

群人圍在肉案旁邊。

他就在那兒，正幫着他的主人在工作，把剝了皮的羊肉切成一塊一塊，驅趕成群結隊雲集在肉上的蒼蠅。

看他是怎樣面紅耳赤呵，這個大傻瓜！……當她第二次經過那里時，只見他如癡如醉，左手拿着一只羊腿，並沒有將它交給他那大腹便便的主人，使得他空等着，於是這個老板便怒沖沖地向他投了一團毛屑，甚至還用尖刀威嚇他。

當天下午，她感到非常愁悶；她坐在茅屋門口，相信自己有好多次看見他在遙遠的田徑上徘徊張望，或者藏在蘆葦里對她窺探。這個繅絲姑娘焦急地渴望着星期一快來，以便到工廠去，在回家的可怕路途上有東諾作伴。

到了第二天傍晚，那個年輕人果然又出現了。

在比前幾次相逢更近城市的地方，他出來迎接洛塞達。

“晚安！”

可是這一次打了照例的招呼之後，他已不再緘默了，似乎在那個休息日以後，這個胆小的人有了很大的進步。

他笨拙地樣子很滑稽地兩手搔着褲腿，解說着，雖然前一句話和後一句之間，常常要經過了兩三^多分鐘才接得上；他說：他看見她身體平安很高興……（洛塞達微笑着喃喃地用微弱的聲音向他道謝。）又問她星期日那天是否過得很快活……（沒有回答。）他自己那天過得相當

坏，他很煩悶，無疑地是習慣的緣故……所以……那一天他好象缺少了什么似的……当然呵！因为他很喜欢走这条路……不，不是路，不是，他喜欢的是能够伴她同走……

說到这里，他突然停止了，洛塞达甚至感到他似乎在神經质地咬着他的舌头，来惩罚它剛才的冒昧，同时他又用力地抓着自己的臂窝，因为他竟說得那么远。

他們沉默着走了好一段路。那个姑娘並沒有回答，她象那些繚絲姑娘一样，得意洋洋地搖搖擺擺地繼續走着，左手挽着小籃，右手象钟摆一样在空中划动。

她想着她的那个梦，幻想自己又在那梦境之中，看見了一些荒誕的幻景。好多次她轉过头去，相信在黑暗里看到了舔过她手的那条狗，那条面貌象东諾的狗。她回想到这件事，不免仍使她发笑，可是不，在她身边的是一个好孩子，他是可以保卫她的。不錯，他有点羞澀懼怯，他低着头，似乎还要說些話，却沒敢說出来，又縮了回去，使他心里作痛。

而洛塞达却还要使他更加昏乱：好，你說吧，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到路上来伴她？人家要怎样說呀？要是她的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他会怎样恼怒呵！

“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姑娘問。

这个年輕人越听越难过，越听越胆怯，好象一个罪証确凿的罪犯听到控詞一样，沒有回答。他用同样的步伐

和姑娘一同走着，可是却离开着她；他走在大路边上常常一顛一跛失足，洛塞达相信他快要哭了。

可是当他們已經走近茅屋，快要分別的时候，东諾却从羞怯中冲出来了；他突然說出话来，正象剛才突然停住不說一样，好象姑娘問的話並沒有經過多久；他答复她道：

“为什么？……因为我爱你呀。”

他說这话时凑近着她的身边，气息直吹到她的臉上，两眼閃閃发光，似乎吐出了全部的真情；但随即他又后悔起来，他十分胆怯，被自己的話吓慌了，于是象小孩一样拔起腿便跑。

东諾爱她呀！……这个姑娘等这句话已經等了两天了，但終于在一个意外的坦白中获得了結果。她也同样爱他呢，整个晚上，甚至在梦寐中，她听到千百个喃喃的声音一齐在她的耳边說着同样的語句：“因为我爱你呀。”

东諾并不在第二天晚上才来等她。第二天天剛破曉，洛塞达就在公路上看見了他，他躲在一棵桑树后面，差不多把身子掩蔽住了，他样子很焦急地对她望着，好象一个已經悔悟了的害怕責罰的小孩子，准备在第一眼看見不利的表示时，便馬上逃开。

可是这个繚絲姑娘却只是含羞地微笑着，並沒有別的表示。

所有一切已經說过，毋庸再来表白他們的互相爱恋；

这件事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婚约，而东诺从此以后也没有一次不来伴她同行。

那个大腹便便的屠夫对他的僕役的突然改变，不禁大怒而咆哮起来，从前他是那么勤谨地工作，现在却常常找出种种借口，到村子里去，连着好几个钟头，特别在傍晚的时候。

可是为了他自己的幸福，东诺已下了决心，愿意受他主人的鞭撻和威吓，正如那个縲丝姑娘对她可怕的父亲一样；在父亲的面前，她经常感到的，害怕要比尊敬为多。

在洛塞达的卧房内，经常有一些鸟巢，她说是在路上找到的。她的未婚夫从不会两手空空就来会见她，他搜索着村子附近的芦苇丛和树林，用草编的或树枝织的巢来送给这个縲丝姑娘，这些巢里总有一些好玩的小东西，它们那光溜溜的红色皮肤上，披着一层毛茸茸的极细的柔毛；它们绝望地啁啾地叫着，张开极大的嘴巴，不管给了多少面包屑，从来不感到满足。

洛塞达把这些礼物藏在她的房间里，好象就是她的未婚夫本人一样。好多次她被小弟弟们弄得伤心哭了起来，因为茅屋就是这些小家伙的小巢，他们看见家里有了小鸟儿，就非去欣赏不可，而末了总是把它们脖子扭折。

有时候东诺来时却在腰里带了一个小包，里面装满了豆子及花生之类，这是从哥八酒店买来的；他们一路上

慢慢地走着，吃了又吃；他們的眼睛互相望着，不知为什么竟象傻子那样微笑起来。很多次他們不知不覺地就在堤埂上坐下了。

她是个比較深謀远慮的女人，責备他总是浪費錢！其实他每星期在酒店里所买的这么一点点礼物，最多也不过两个里尔或者还要少一点，而他却显得很慷慨，为了誰才花那些錢呢？还不是为了她嗎？到他們結了婚的时候——这是总会成为事实的——他自会省下不用的。总之，这是要延迟十年或十二年的，不用着急。所有村子里訂了婚的人，都是經過这么一段長時間的。

結婚这件事情，使洛塞达回到了现实。要是有一天她的父亲知道了这一切的話……至高无上的圣母呀！她的父亲会用棍子狠狠地打她的。她安詳地談到未来的鞭撻，微笑着，就象一个受慣了那专制严厉、凜凜可畏、正直耿介的父亲的巴掌和棍击的坚强姑娘。

他們的关系是天真无邪的，在他們之間从来没有出現过强烈的欲望，敢在肉体上互相接触。他們在黄昏的阴影底下，在几乎完全无人的路上走着，似乎寂寞本身已使他們的思想远离了一切不純的打算。

有一次，东諾无意中碰着洛塞达的腰，弄得他面紅耳赤，好象他倒是个姑娘。

他們两人认为，他們每天的会面，除了互相看看談談之外，还可做出別的事情来，那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初恋，

洋溢的青春感情剛剛覺醒，他們只喜歡互相見面，大家談着笑着，並沒有一些其他的念頭。

繅絲姑娘在那些可怖的晚上，曾經怎樣渴望着春天早些來臨。現在看見那漫長的光亮的黃昏到來，却反而不安起來。

現在她和她的未婚夫是在大白天聚會了，這條大路上，經常不乏她工廠里的那些女伴和鄰居婦女。她們看見他們兩人在一起走路，猜透了他們的真情，便發出了惡意的微笑。

在工廠里，她的敵人開始對她開着各種玩笑，她們譏諷地問她在什麼時候結婚，並且給她起了一個綽號，叫她“牧羊女郎”，因為她和老牧人湯巴老大爺的孫子談戀愛。

可憐的洛塞達不禁不安地發抖起來。不管哪一天，要是這個消息傳到她父親的耳朵里去，她將遭到怎樣的鞭撻呀！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竟碰到了她的父親。那一天，巴底斯特出席“水利法庭”的審判回來，在歸途中看見她和東諾走在一起。

可是並沒有發生什麼。灌溉訴訟引起的麻煩事情，救了这个姑娘。她的父親，因為庄稼得到了解救，正在興頭上，所以對於她的行為並不十分計較，只是稍稍地皺了几下眉頭，看了她几眼就算了。隨後他以一種遲緩的聲音對她下了警告，一面舉起食指對她頻頻指着，聲調很嚴

房；他告訴她說，從今以後，她從工廠回去，只許單獨回家，要不然的話，她會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的。

此後繼續了整個星期，她只是單獨回家。東諾對於巴底斯特先生多少有一點尊敬，所以他只是候在路邊看着那個繅絲姑娘走過，或從很遠的地方尾隨在她後面，他就滿足了。

因為白天時光較長，所以路上行人很多。

可是這種隔離，對於這對沒有耐性的戀人，是不能延長下去的。一個星期日下午，洛塞達懶洋洋的，對於只在自己茅屋附近的散步，感到十分沒趣；她以為那些在較遠的小道上走着的路人，似乎都是東諾，因此，她便拿起漆成綠色的水瓮，告訴她的母親說，她要到皇后泉去打水。

母親准許了她。可憐的姑娘！連一個女友都沒有，實在應該讓她去散散心，而且年輕的姑娘也應該讓她有她自己的樂趣。

皇后泉是村子里所有的人們引為驕傲的地方，沒有它，人們只好受罪喝井水，或者喝溝渠內流過的夾雜泥巴的紅色污水。

這水泉在一間荒廢的小農舍前面，據村子里那些最有學問的人說，水泉很古老，而且很有價值。據畢免篤說，還是摩爾人所修筑的。又據湯巴老大爺莊嚴地宣布，這是當年聖徒們周游世界為那些無賴行洗禮的時候所留下的紀念。

日落时，成群結队的姑娘們，头上頂着直立不动的水瓮，在长着树叶繁茂的晃动着的銀白色白楊树的路上走着；她們那有节奏的步伐和苗条的身材，使人想起了古代希腊祭礼中的献祭女郎。

这种行列給瓦棱西亚的乡村添了一些《聖經》上的風趣，使人想起阿拉伯的詩歌中关于女人和泉水以及水瓮所歌咏的詩句，它把东方人的两种最热烈的激情結合在一个画面上：美和水。

皇后泉是一个四方形的水塘，它的四壁是用紅石筑成的，泉水比地面低下很多。从上面到底下有六层石阶，这些石阶由于潮湿的緣故，經常很溜滑而且現出綠色。石阶对面的长方石上面，有些形象不很明显的浮雕，在一层白色的粉刷底下，人們猜不出它是什么雕象。

就把它想做是被众天使圍繞着的圣母象吧，是中世紀的一个粗糙而純朴的艺术品吧，是什么人在被占領时代^①还愿捐献的吧；可是由于年代久远，已經模糊不清，为了使形象較为显明，这个石象曾經過世世代代的雕琢，而且另外的人又以一种野蛮的好奇心一再認真而慎重地加以粉刷，現在石板上留下来的形象，只能辨出是一个形状不全的女象，就是用她的尊号来給水泉命名的皇后：“摩尔人的女皇”，正如乡村里所有傳說中的皇后毫无疑

① 指八至十一世紀西班牙被阿拉伯人占領的时代。

間一定是摩尔皇后一样。

每星期日下午，那里并不缺乏爭吵以及各种糾紛。三十多个带着水瓮的姑娘大家挤在一起，每个人都想第一个把水装满，而装满后却不就走开。她們拥挤在狹窄的台阶上面，互相推搡着，把裙子夹在两腿之間，以便弯下身子，把水瓮沉入小小的池塘里。从水底的砂子里不停地升起滾圓的水泡，把水面冲击得顫动着。水里丛生着成把成束的粘性的水藻，它們那波动着的綠色的秀发，在晶瑩的液体的囚牢內，被水流推动着搖摆不止。一种叫做水較剪的甲虫，用它們不安的細小的腿，在明亮的水面划来划去。

那些已把水瓮汲满了的姑娘，坐在水塘的边沿，把两腿悬在水面上，随后如有年輕小伙子到塘里来飲水，把头朝上望时，她們就装作难为情地惊叫着，把腿縮回来。

这是一群淘气的小雀子的集会。他們在同一个時間內全体爭着发言；有的人互相辱罵，其余的那些又在丑詆着不在場的別人；把村子全部的丑事都公布出来。这些年輕姑娘一旦离开了父亲严厉的管束，把做作的应付家里的虛假行为解除之后，就把她們一向缺乏舒展的粗野性格全部表露出来了。这些黑头发的天使，庆祝少女节时在阿尔波拉耶的教堂里唱着贊美詩和頌神曲时，是多么温柔可爱，可是当只有她們自己人在时，却是那么激动，談話中掺杂着馬車夫們所說的那种粗俗而下流的話，

而且象稳婆那样毫无所谓地谈论着各种隐秘的私事。

洛塞达带着她的水瓮到了那里；路上她没有碰到她的未婚夫，虽说她走得很慢，而且频频回头，无时无刻不在希望着他能从一条小径上跑出来。

这个嘈杂的泉边谈话会，一见她来，马上静止了。洛塞达出现的最初一瞬间，引得众人莫名其妙，情况有点象阿尔波拉耶的教堂里正在做大弥撒的时候，突然闯来了一个摩尔人一样。这个小饿鬼到这里来做什么呀？……

洛塞达向着和她同厂工作的两三个姑娘打招呼，她们勉强作答，撇着嘴唇，用一种鄙视的骄横的声气说话。

其余的人从惊詫中恢复过来之后，就继续说着她们的话，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她们不愿对那闯入者有任何让步，即使沉默的款待也不愿给她。

洛塞达下到水泉那边，装满了水瓮，站起来，伸长她的头，向着整个原野焦急地看望。

“看吧，看吧，可是他就是不来。”

说这话的，是毕免篤的内侄女，贝比达的姊姊的姑娘。她黑头发，神经质地傲慢地把鼻子朝着天；她是她家的独生女儿，而且她的父亲不用给谁付地租，他所种的那四块地是自己的，所以她非常骄傲。

对，她高兴看，就让她看个饱吧，可是他不会来的。你们不晓得她在等哪一个吗？她是在等她的未婚夫汤巴老大爷的孙子呀！多好的打算！

三十張殘酷的嘴巴咧開着在笑，笑一笑就好象咬她一口；這並不是逢場作戲的打趣，而是因為她是討厭的巴底斯特的姑娘，她們是故意在奚落她。

“那個‘牧羊女郎’！……”幾個姑娘說，“那個‘牧羊美人’！……”

洛塞達聳聳肩頭，並沒有別的表情，她早就預料着有這樣的稱呼，而且在工廠里受盡戲謔，已使她的感覺變得遲鈍了。

她拿起水瓮，踏着石階一步一步地上去，但是到了末一級，却被畢免篤內侄女的嬌生慣養的聲氣所激動而停住了。這條蟲子是怎样刺着她呀！……

“別做梦；永久做不了湯巴老大爺孫子的老婆的。他是個傻瓜，一個連飯都找不着吃的腳色；但他是清白的人家，不可能和毛賊的家屬結親的。”

洛塞達幾乎失手把水瓮摔碎。這些話寸磔着她的心，她激動得面紅耳赤，全身的血液向着她的臉上直沖，隨後又變成白色，一種死人的青白色。

“誰是賊？誰？”她用顫抖的聲音問，引得泉邊的全体姑娘都笑了。

“誰？你的父親。我姑丈畢免篤對這個很清楚，哥八酒店的人大家都說着這件事。你們以為隱瞞了過去，人家就不曉得嗎？人們都說：他們是從他們的村子里逃出來的，因為他們在那里太出名了，因此，他們跑到這裡來，

把人家的东西占为己有。甚至人們还得到消息說，那个巴底斯特先生因为做了坏事，在苦监里被拘囚过……”

那条蝮蛇这样繼續說着，把她在她的家里和在田野上听到的一切都說了出來。其实这些都是哥八酒店里那些坏蛋們捏造出來的謊話，是毕免篤編造出來的一種有系統的誹謗，因为他不敢和巴底斯特发生面对面的冲突，所以就用侮辱他的办法来打击他，苦恼他和伤害他。

父亲的那种坚毅的性格，很快就在洛塞达身上显现出来了。她因为憤怒而全身震顫着，口吃得說不出話來，两眼充滿了血。她把水盆甩下，打了个稀烂，濺湿了靠近她身边的那些女孩子們，她們齐声叫喊起来，罵她是畜生，可是她哪里还管这些！

“我的父亲！……”她怒吼着向那个无礼的家伙冲去，“我的父亲是毛賊嗎？……你再說我就把你的厚嘴唇撕烂。”

可是那个小黑头发已經来不及再說了，因为她还未开口，已受到一下拳击，同时洛塞达的另一只手也已揪住了她的发髻。她因为疼痛，本能地伸开她的手，也抓住了繅絲姑娘的黃头发。連着好几分钟，只見她們两个都弯着身子，前額接近地面，发着憤怒和痛苦的喊叫，互相抓住对方的头发，殘酷地用力拉扯。她們的辮子打得都散了开来，好象她們那濃密的头发就是两面战旗，但不是胜利地在飄揚着的战旗，而是被敌人的手所摧殘所扭曲的。

战旗。

洛塞达由于比较强壮或更为愤怒的关系，竟把身子挣脱开了。她想用力拖住对方，使对方吃大亏，因为她的另一只空着的手已经在脱她的鞋子。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前所未闻的、刺激人心的、十分野蛮的事情。

那些在家里听惯了恶言诽谤的姑娘们，正如她们的家人一样，对这一家的怨恨突然爆发了；她们不约而同地全体动起手来，一齐扑到巴底斯特的女儿身上。

“女毛贼！女毛贼！……”

洛塞达在这么多的可怕的手臂底下已经看不见了；她的脸上盖满了爪痕。可是她虽然受到了这么多打击，却并没有倒下，原因是她的敌人很多，拥挤得使她无法倒下，可是她们却把她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结果把她从溜滑的台阶上向下推，一直滚下去，前额撞在石头的棱角上。

血！……好象栖满了鸟儿的树上投来了一块石子，所有的姑娘立即顶起水瓮，慌忙地四散奔跑；不一会儿，在皇后泉旁边就只留下一个可怜的洛塞达；她头发散乱，裙子破裂，满面泥污血渍。她一路哭着，向家里走去。

母亲看见她这样回来，是多么悲伤地叫了起来呀！随后，她知道了事件的经过，又怎样提出了抗议呀！主呵！主呵！在基督教的土地上，难道可以让这样的罪恶发生吗？……

这簡直叫人活不下去了。好象村子里的男人对可怜的巴底斯特还害得不够；他們在法庭上誹謗他，使他受了不公道的罰款，現在他們的女儿又来伤害可怜的洛塞达，好象这个不幸的姑娘有什么罪过似的。而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因为他們要工作要生活，象上帝所囑咐的那样，他們並沒有得罪誰呀。

巴底斯特看見他的女儿滿面血漬地在哭，臉变得惨白，眼睛盯着毕免篤那間从芦苇丛中露出屋頂来的茅屋，向着大路走了好几步。

可是他却停住了，終于他还是溫柔地責备了洛塞达。这个事件，教訓她不要因为高兴便到村子里去散步，他們必須避开，不和其他的人接触；他們必須都团聚在一起，在他們的茅屋里过活，永远不要离开他們借以为生的土地。

他的敌人們自有分寸，不会找到他家里来的。

第 六 章

农民們沿着公路向海边走去，經過加特那磨坊前面的时候，从早到晚总可以听到一种从蜂巢里发出来的嘈杂声音，一种蜜蜂窝里的嗡嗡的声响。

一条路伸展出去，到了磨坊的許多旧瓦屋前面寬闊

的地方，扩展成为一个由密密的凤尾松圍住的小广场。磨坊的墙壁已经裂开，小窗子也是黑洞洞的；这是一个古老的已经倒塌的工厂。它建在水沟上面，由两支粗巨的石柱支撑着。水流从石柱之间奔流过去，形成了泡沫四溅的飞瀑。

树林里传来了缓慢而单调的声音，这是华金老夫子的学堂里传出来的。这学堂设立在凤尾松林之中的一所阴暗的茅屋里。

一般说来，学问并不住在宫殿里，但是受到这样坏的待遇，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是一所古老的茅屋，除了从门口和破屋顶上漏下的光线外，再没有别的亮光。那些墙壁是否洁白，实在值得怀疑。因为师母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她一天到晚粘在她的小亚麻椅子上，倾听着和欣赏着她丈夫教课过日子。课堂里放着几张板凳；三张污秽的字母发音挂图，用嚼烂的面包贴在墙上，挂图的四角已经破了。课堂旁边的住房里只有很少几件旧家具，这些家具好象曾经跑过了半个西班牙一样。

在这个学堂里，唯一的新东西是放在门背后的那根长芦苇竿子；这根竿子每隔两天便必须到附近的芦苇地里取新的回来调换，幸而这东西是很容易获得的便宜货，它在那些小野蛮人的坚硬光头上实在消耗得太快了。

学堂里总共只有三本书，是相同的训蒙读本，供全体

学生通用。为什么要多呢？……这里是用摩尔式的强制方法教书的；唱着，再唱着，把那些东西用铁槌不断地敲打，一直打进坚硬的头脑里。

由于这个缘故，以致从早到晚，便有一种使人厌倦的千篇一律的朗朗读书声，从这幢旧茅屋的门口吐出来了，引得附近所有的鸟儿都加以嘲笑。

“我們的……主，他……住在……天上……”

“圣……馬利亚……”

“二乘二……等于……四……”

在路上一看見成群結队的孩子們就象看見魔鬼那样吓得飞去的麻雀、紅雀和小禾雀，以极大的信心栖息在附近的树木上，甚至于用它們的小脚跳来跳去，跳到学堂門前来散步。它們看見它們的残忍敌人被幽囚在囚籠里，在棍子的威吓下动弹不得，再三再四地唱着那令人厌倦的难听的調子，只能斜着眼睛对它們偷偷地看的情形，不禁放开喉嚨，恣意地加以嘲笑。

有时候，这班合唱团沉默下来，响起了华金老夫子威风凛凛的声音，发表他丰富的学識：

“二乘七，等于多少？……”

他对学生們的回答很少是滿意的。

“你們是些畜生，你們听我的話，好象我是用希腊話对你們說似的。想想看，我对你們多么礼貌客气，就象城里的大学院一样，为了使你們学成一个好模样，学会象人

那样說話！……可是到底你們象誰呀，你們那么粗野，就象你們的老子一樣，只會作狗叫。他們有很多錢跑到酒店去，却千方百計找話來搪塞，不肯每星期六把我應得的兩個瓜爾多^①付給我。”

他氣沖沖地走來走去，對星期六忘記帶錢來的事情特別抱怨。這可以從他的外表上看得很清楚；他的全身似乎分作二部分：他下面穿著一雙常常沾滿泥巴的破爛鞋子，一條燈心絨舊褲子；兩手龜裂而粗糙，皮膚上的裂口里藏納著從他小菜園里帶來的泥垢，這個小菜園就在他的茅屋的前面，里面的出產常常是他菜鍋里唯一充實的佳饌。可是在腰帶以上，卻顯出了他的夫子先生的威儀，正如他所說的：“知識傳播者的威儀。”這是他和全村所有的人——那些栖伏在田溝里的小蟲——不同的地方：在他污穢的襯衫胸前，系著一條深色的領帶，斑白而粗硬的鬍子，把紅潤的胖胖的臉分成兩半。一頂有胶质帽舌的青色小帽子，是他顛沛一生中多處供職時從某處留下的紀念品。

這是他窮困生活中所有的安慰。特別是那條領帶，在他附近所有的鄰人中，沒有一個是系著領帶的，這顯示出他高人一等的體面，在村子里就有点類似貴族騎士所佩帶的紋章。

① 瓜爾多(Cuarto)：西班牙古幣名。

茅屋里的人们对华金老夫子是相当尊敬的，虽然他们对支持他这种穷困的生活并不怎么热心。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呀！……他在世界上跑过不少地方啦！……他曾经做过铁路的工役，曾经在西班牙边区做过税收官的助理员，甚至据说他还曾在古巴当过宪兵。总之，他是一只瘦下来的肥鸟。

“华金老爷，”他的胖女人说，“是第一次过这样的日子，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过；我们都是很好的人家，恶运把我们带到这里，可是我们曾经挥霍了不少钱呀。”

村子里的妇女虽然有时会把每星期六应该交给学堂的那两个瓜尔多忘掉，可是她们还是把华金老夫子看成上等人而给予相当的敬重；所以每当节日，他穿着那件绿色有格子的上衣，在阿尔波拉耶的大教堂里做大弥撒参加合唱团唱歌时，她们都不敢肆意加以嘲笑。

他为穷困所迫，伴着他的躯体巨大肥胖的女人到这里来，其实同样也可以到任何别的地方去的。他给邻近村子的文书在工作特别忙不过来时帮点忙，同时他还用一些只有他知道的草药配成药剂，治病希奇地见效。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位仁兄懂得不少”。他没有教师的头衔，也不怕人们打他的主意，把他从这个连买面包的钱都挣不够的学堂里赶走，他确是会用棍子和反复的朗读，使那班在休假日四出用石头打鸟、或偷人家的水果、或在村子的路上追狗的五岁到十岁的顽童学会拼音，而且一点不

吵。

这位老师是从哪儿来的呢？附近所有的妇女都知道，从很远，从那边，从朱列利亚来的；可是如果想得到再多的解释，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村里人的地理知识有限，把一切不说瓦棱西亚方言的地方，都叫做朱列利亚。

事实上，华金老夫子要使他的学生懂得他的话，而且不害怕加斯蒂利亚语的困难，实在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工作。他们有的已经进了学校两个月，但一听到老师对他们说那种他们在茅屋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语言，还是听不懂，只得不恭敬地瞪着眼睛，搔着后脑。

这个可怜的老师是多么苦恼呀！他用全副精神希望在教育上有些成就，并且还要在他们的礼貌上，仪容举止上，语言措辞上，都下工夫——据他的太太说。

他的学生们发音发得不好——没有一个音是发得正确的——这使得他咆哮起来，愤怒地把两只手举起，一直触到他房间的熏黑的顶篷，可是他还为这样有礼貌地对待他的学生而骄傲。

“这是一间简陋的茅屋，”他对那三十个紧挤在狭窄的板凳上无聊地听着他的话、而且很害怕那根芦苇竿子的学生们说，“你们应该把它看成尊敬的庙堂和受好教育的地方。我所以说是庙堂，因为它是照耀着这个村子、把这个村子野蛮的阴影消灭的火把。如果没有我，你们将成为怎样的人呢？一些畜生而已。请原谅我的说法，象

你們的老子那樣，對於他們我不願得罪。可是靠上帝的幫助，你們從這裡出去，就成為完全的人了，不管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上得場面。你們交了好運氣，才遇到象我這樣的一位老師，不是這樣嗎？……”

那些孩子很激動地點著頭，有些孩子甚至和旁邊的孩子互相碰起了腦袋；連他的女人也被廟堂和火把所感動，停住了結長袜子的工作，把身子往小亞麻椅子後靠了一靠，以使用驚嘆的眼光來對她的丈夫端詳一番。

“岳比斯先生，請站起來。”

這位“岳比斯先生”是一個七歲的小無賴，穿著一條只有一根吊帶吊住的短褲；他從板凳上爬下來，走到老師面前，睨視著那根可怕的葦葦竿子。

“我看見您用手指挖鼻孔，把髒東西捻成一團，已經好一會功夫。岳比斯先生，這是很丑的惡習，請您相信您的老師吧。這一次算了，因為您勤學而且懂得乘法表；可是學問如果沒有好教養配合，那就算不了什麼，請您不要把這件事忘記了，岳比斯先生。”

這個捻小團的孩子對這種教訓十分滿意，他很高興經過訓誡而沒有受到鞭撻。當時在他旁邊的板凳上坐著的另一個較大的孩子，可能和他有舊仇宿怨，看見站在他面前的光屁股，就乘勢狠狠地擰了一把。

“唉唷！唉唷！……老師！”那個小孩叫了起來，“大嘴唇達加擰我。”

华金老夫子是怎样地大发雷霆呵！使他最激怒的，是这些小孩喜欢以他们父亲的渾名互相呼喚，而且还造出新的来。

“誰是大嘴唇达加？……您的意思是說柏利斯先生嗎？我的天，您这是怎样的說法呀！好象这里是一家酒店；要是您說‘大嘴唇·台·哈加’还勉强一点！我費尽了脑汁，教的却是这班蠢东西，真是一些畜生！……”

于是他举起竿子，开始以响鞭分餉他們：这一个是因为擰了人，另一个則因为“話說得不适当”。我們已經說过，华金老夫子是在盛怒之下，所以不停手地敲打着。竿子是那么盲目地抽打着，使紧挤在板凳上的其他小孩，不得不縮攏身子，把头藏在邻孩的肩下。一个小娃娃，巴底斯特的最小的孩子，被这极大的喧嚷声所惊吓，竟吓出了一身尿。

这一来终于使这位老师平靜了下来，使他恢复了失去的尊严；同时那些挨打的听众，也就都用手掩住了鼻子。

“貝巴夫人，”他对他的妻子說，“波魯埃先生有点不舒服，請您把他带到学堂后面去，給他抹抹干淨。”

这个胖女人对巴底斯特的三个孩子还是有一些好感的，因为他們每星期六都付清学費，因此，她一手拉起“波魯埃先生”，把他带到校外；他用二只瘫軟的小腿搖搖摆摆地走着，因为剛才受了惊吓，仍旧在哭，他的开襠褲后

面不但露出了衬衫的下襬，而且还有一些別的东西。

經過這場風波之后，課堂里又重新朗讀課本。周圍的樹林好象對於這種穿過它們枝葉的千篇一律的聲調，聽得已不耐煩，不禁起了寒戰。

有時候，當人們下午聽到一種淒涼的小鈴聲時，全校立刻都會歡躍起來；那是湯巴老大爺的羊群走近學堂旁邊來了。大家都知道，這個老人和他的羊群一來，就有兩三個鐘頭的休息。

如果說這個老牧人是一個喜歡說話的人，那麼，這個老師也決不落後於他。他們兩個人嚕嚕蘇蘇不停地一談起來，學生們就都離開了他們的板凳，跑到旁邊來聽，或者就跑去和山坡上吃草的綿羊玩耍。

華金老夫子對這個老人有無限的同情，他曾跑過世界各地，總是謙遜地說着加斯蒂利亞語；他懂得許多草藥，但卻沒有把他的主顧奪去。總之，他是村子里唯一够得上和他“交往”的人。

事情的經過通常總是這樣：先是一群綿羊來到學堂門口，把頭探進里面，好奇地嗅着，隨即帶着若干輕蔑的神情退了回去，它們覺得里面除了沒有什麼價值的知識食料之外，沒有任何可吃的東西。隨後湯巴老大爺就出現了，他在这熟悉的土地上穩步地走着，可是仍然用一支拐杖在前面探路，這是他那雙行將失明的眼睛的唯一幫助。

他在靠門的磚凳上坐下，於是老師便和牧人傾談起

来，荷塞法夫人^①和学堂里那些較大的學生，漸漸地靠近他們圍攏起来，形成一个圓圈，惊叹地靜靜地听着。

湯巴老大爷甚至在路上也会和他的羊群談天，所以在开头說話时，总說得很慢，好象深怕人家曉得他的弱点似的，可是老师却侃侃而談，把他鼓动起来，不久他就投进了他那永远說不完的故事大海里去了。他悲叹着“西班牙的情况”竟是那么坏，重复地談着城里来的种种消息，又指謫官府的种种坏处，都是由于他們的罪过才使收成不好，但末了总要說出这同样的話来：

“那个时候呵，华金老夫子，在我們的那个时候，和現在不同。您老是不明白那时候的情况的。可是就是你們的时代吧，也要比現在强得多。情形越来越坏……到了这些小孩成人的时候，还不知是什么样的情况哩！”

大家曉得这是他的历史的開場白。

“您要是見過弗拉萊队伍里的那些人就好了！那些才是真正的西班牙人；現在是只有蹲在哥八酒店里的那种貨色了。我那时只有十八岁，便从死人头上取得了一頂有銅鷹的头盔^②；当时我拿着的枪比我人还要高哩。而且那个弗拉萊呵，真是一个好汉！現在說的这样那样的將軍，都是扯淡！完完全全的扯淡！还有涅伏特神父，誰也比他不上。你看看他是怎样的神气：他把道袍卷起，騎在

① 荷塞法(Josefa)：即 貝巴(Pepa)的正式称呼。

② 拿破侖侵略軍的軍帽。

馬上，身邊挂着一把大彎刀，兩支手槍。啊，我們跑了多少地方呀！今天在這兒，明天又跑到阿里坎特省，隨後再轉到阿尔巴式特附近。法國人總是跟在我們後面跑，但是只要我們抓住法國人，便毫不留情地把他們打得稀爛。我現在好象還聽到他們哀求的聲音：‘慕秀^①……饒命！’而我呢，擦！擦！乾脆一刺刀。”

說到這裡，這個滿面皺紋的老人精神抖擻地站了起來，他的昏暗的眼睛里閃着微弱的火花；他揮動着拐杖，好象仍在刺殺敵人。隨後就來了他的忠告：在這個和善的老人內心，顯出了一個鐵石心腸的敢作敢為的性格，這是他在打游擊時養成的。顯而易見，他的凶狠的本性是在他年輕的時候就已經形成，經過了許多年之後，就更加冷酷。他用瓦梭西亞方言對那些小孩說話，把他經驗的果實送給他們。他告訴他們應該相信他，因為他見過不少世面。對於敵人，要報仇就要有耐心，比方玩球，要等候着，球來得正好，就狠狠地用力將它打過去。他這樣地把這些凶狠的忠言告訴他們時，他的深陷的眼眶里那對象快要殞滅的星星似的眼睛，就一閃一閃地睜着。他還講述了他過去在村子里跟人相鬥時的種種陰謀詭計，別人的生命他完全不管。

那位老師害怕他的話會敗壞他的學生們的道德，就

① 慕秀 (Musitú)：法文“先生”(Monsieur) 的訛音。

把話頭轉到法國方面去了；那是湯巴老大爺最念念不忘的地方。他熟悉那里的一切，好象那個地方就是他的出生地。當瓦梭西亞被蘇顯元帥^①征服的時候，他和其他幾千個人被俘，送到法國的大城托洛沙去；在這多年之後，他仍能記起許多不三不四的法國話，把它們摻雜在他的談話中。那是怎樣的一個國度呀！那兒的男人都戴着白色的帶羽毛的毡帽，穿着領子高到后腦壳的花外衣和象馬靴一樣的長統靴；女人則穿着象笛子套那樣的裙子，窄得里面什麼東西都顯出來。他就这样繼續不斷地談着法國帝國時代的各種服裝以及風習，在他的想象中，現在一切都照舊，似乎今天的法國還和十九世紀初的情形一模一樣。

正當老師和他的太太專心地在恭聽他詳細敘述他的往事的時候，有些孩子卻利用了这个意外的空子，被羊群所吸引著，遠遠離開了茅屋。可是那些綿羊逃避他們就象逃避魔鬼那樣；有的小孩拉着它們的尾巴，有的拉住它們的后腿，強使它們用前腳走路，有的把它們推着從斜坡上滾下去，還有的則強跳上它們毛皮骯髒的背上騎着玩耍。這些可憐的牲畜徒然地用它們溫和的叫聲抗議著，因為那個老牧人正在興高采烈地敘述那個最後被殺的法國人臨死的情形，根本沒有聽見它們的哀叫。

① 蘇顯(Luis Gabriel Suchet, 1772—1826)：拿破崙的元帥，曾侵入意大利及西班牙，統治瓦梭西亞多年。

“到底杀死了多少？”他叙述完后，老师問。

“大概一百二十个或者一百三十个，我記不大清楚了。”

两夫妇不覺相視而笑。

和上次的談話比較起来，这次又增加了二十个法国人；这些年以来，他不断地扩大他的功勛，不断地增加杀死的法国人的数目。

最后，羊群的哀鳴声终于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我的先生們，”他一面去摸竿子，一面对那些胆大妄为的学生說，“統統到这里来，难道你們以为只要玩着过日子嗎？这是用功讀書的地方。”

为了表演一番，他就揮动着竿子，这是他的兴趣——把所有这些頑皮的小无賴赶进学問的畜栏里去，看着倒很有趣。

“請允許我，湯巴老大爷，我們已經談了两个多钟头了，我得繼續教书了。”

当这个老牧羊人很有礼貌地告別，帶着他的羊群向磨坊那边走去，以便在那儿复述他的历史的时候，学堂里重新开始了算术乘法表的朗讀声，这是华金老夫子教給他学生們的最值得夸耀的一門學問。

太阳下山的时候，孩子們发出了最后的歌唱，深深地感謝上帝“賜給他們的阳光”，隨即各人拿起自己的小飯囊，因为从村子到学校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孩子們早

上从家里出来时得带着飯食，以便在学堂里度过一天。这使得华金老夫子的敌人們甚至說，老师很喜欢对他的学生們实行减食的处罰，一面用这种办法来弥补貝巴夫人厨房里东西的缺乏。

每当星期五放学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得听一遍从来不变的同样的演辞：

“我的先生們：明天是星期六，請你們記住告訴你們的母亲，让她們曉得，明天不带两个瓜尔多来，就休想进这个学堂。我特別得告訴您，甲先生，还告訴您，乙先生，”他这样一連說出了十几个名字，“已經有三个星期你們沒有把答应我的学費带来了。这样子是无法进行教育的，也不能够使学业增进，更不能使我安心来和这乡下地方的野蛮風习斗争。我已尽了我的一切力量：我的學問，我的书籍，”这时候他望着他的夫人正在郑重其事地放进旧衣柜里去的那三本訓蒙讀本，“而你們却一点都沒有帶給我。我要說的都說了，明天早上誰两手空空上学堂，就不用进这道門；請告訴你們的母亲。”

孩子們手牵着手，一对一对地排成队伍——就和瓦梭西亚的那些学校一样，有人会相信这个嗎？——魚貫地从茅屋出来，經過华金老夫子身边的時候，吻了吻他龟裂的右手，大家流暢地重复說着同样的話：

“祝您安好！明天再見，願上帝保佑！”

那位老师伴送着他們，一直到磨坊的小廣場。这地

方好象一顆星星，是許多小路和小徑的集合點，行列到了這裡便分開來，變為許多小隊伍，向着原野的各方面漸漸遠去。

“注意，我的先生們，我在望着你們！”華金老夫子高叫着，作為最後的警告，“不要偷人家的水果，不要擲石頭或跳越水溝；我有一隻小鳥兒，它會將一切通知我的，要是明天我知道誰做了壞事，那麼這根竿子就會象魔鬼那樣給他一頓好教訓。”

他站在廣場上，注視着沿阿爾波拉耶大路遠去的那隊人數較多的隊伍。

這是一些交費比較好的學生，其中有三個是巴底斯特的孩子；對於他們三個來說，這一段路，有很多次成了一條痛苦的畏途。

三個孩子手牽着手，設法走在其他孩子的後面；因為他們都是靠近他家的鄰居的孩子，他們象他們的父親一樣，對於巴底斯特和他的家人有着同樣的憎恨，他們找各種各樣的机会來使他們三個人受苦。

那兩個較大的，或多或少還能用手抓他們來保卫自己，有時甚至還得到勝利；可是那個最小的巴斯瓜力，却是一個肚皮大大的矮矮胖胖的小娃娃，他僅僅只有五歲——他的母親因為他溫柔馴良，很溺愛他，指望他將來能夠做個神父——他一看見他的兩個哥哥和同學這樣作生死的搏鬥，便不禁哭了起來。

很多次，两个較大的孩子滿头大汗，全身污泥，回到了家里，好象在路上跌了一大交；他們褲子破烂，衬衫撕成条条，表明他們已作过一場战斗；那个最小的就哭着将一切經過告訴他的母亲。为了替她的大儿子中的一个治疗被暗石所伤而肿起的包包，母亲不得不找出一个大銅板来，紧紧压在肿起的地方。

德力莎听說他們故意毆打她的孩子們时，不禁大嚷大叫起来，但究竟她是一个直爽而大胆的乡下女人，听見她的孩子們能够保卫自己，还把敌人狠狠地打了一頓，便又安靜下来。

天哪，最要紧的，是要好好地看顾小巴斯瓜力！……他的大儿子被他的小弟弟們的陈述所激怒，发誓說要是在路上看見那些丑恶的敌人，一定要把他們痛打一頓。

每天下午，当华金老夫子的視綫剛剛看不到那个队伍的时候，立刻就开始了敌对的行为。

那些敌人——那班在酒店里立誓要消灭巴底斯特的人們的孩子或侄儿——故意走得慢慢的，以便縮短他們和那弟兄三个的距离。

他們的耳朵里还响着老师的话，恫吓他們說那只該詛咒的小鳥会看到一切并且告訴一切。有些人在笑，不肯相信，可是笑得很不自然。那个老家伙知道得那么多呀！

可是越走越远，老师的威胁减弱了。他們就开始在

三兄弟的周圍打轉，笑着互相追逐——這是一種惡意的做作，出于小孩的本能的虛偽——要在他們三兄弟經過時，將他們推到大路旁邊的水溝里去。

當他們的這種表演得不到任何結果時，跟着就來了另一套；他們約好飛快地跑過，順手敲那三個人的頭，扯他們的頭髮。

“毛賊！毛賊！”

他們喊着這種侮辱的話，一面隨手扯着他們三個的耳朵，然後跑開一段停下來，反復喊着同樣的話。

這個誹謗是他們父親的敵人們所編造出來的，這使得這三個小孩更加憤怒。那兩個大的便丟下了小巴斯瓜力，跑到大路中間，和其他的孩子開始了戰鬥，他們互相投擲石子。小巴斯瓜力吓得跑到一株大樹後面躲着啜泣。

石子在樹枝間飛嘯而過，打得樹葉象下雨那樣落下來，有的則在樹干和斜坡上面跳起。這種大聲喧嚷的戰鬥，惹得村子里的狗都狂吠着跑了出來，女人們站在家門口，手臂伸向天，憤怒地高喊着：

“你們這班罪犯！你們這班小鬼！……”

這種無法無天的胡鬧，使得華金老夫子大发雷霆，到了第二天，那根芦葦竿子便毫不留情地揮舞起來。人家會對他的學堂怎樣說呀，真是好教育的廟堂！……

每次戰鬥，非等到過路的馬車夫揚起鞭子，或者那些

老人家手里拿着棍棒从茅屋里跑出来，是不会停止的。这时候，那些开头闹事的孩子便四散奔逃，当他们逃远了时，便对他们刚才的武功禁不住懊悔起来，他们惶恐地想着——孩子的想法是很容易迅速改变的——那只知道一切的小鸟，以及第二天华金老夫子已经给他们准备好的一切。

这时候，那三兄弟也正用手揉擦着他们在战斗中所受的伤处，继续走着回家的路。

有一天下午，巴底斯特的那个可怜的妻子，看见她的孩子们带着那么一副模样回家时，不禁对着上帝和诸神大声哭诉起来。

那一天他们曾经作过激烈的战斗。唉，这班匪徒！那两个大的受到殴打，那是平常的事，她并不怎样介意，可是这个小的，他母亲常常钟爱地唤作“主教”的，竟弄得全身潮湿，从头到脚都是水淋淋的，又冷又怕，颤栗地哭着。

原来那班残忍的歹徒把他丢进了一条死水沟里，他的两个小哥哥把他捞上来时，早已是满身臭污泥。

德力莎把他放到床上，看着这可怜的小东西在她的手臂内还在颤抖，紧紧抱着她的脖子，发出类似羊叫的哞哞的叫声：

“妈妈！妈妈！……”

母亲重新发出了悲叹。

“主呵！賜給我們忍耐吧！”所有那些坏蛋，不管大的小的，都想把这一家搞完。

第七章

星期四早晨，巴底斯特向瓦梭西亚走去；他情緒悲凉，眉头紧鎖，好象去送喪一样。这一天，在河床里有一个牛馬市場；他的腰帶里藏着一個小麻布包，裝着他所有的積蓄，腰里好象生了一個肥大的瘤一样。

不幸的事象雨水那样經常降落到他的家里，只差屋頂沒有塌下来把他全家压死罢了……这是些怎样的人啊！怎么我竟住到这个鬼地方来！……

那个小儿子的病况越来越坏，他在母亲的怀抱里，发着高烧，浑身颤抖；母亲則不停地哭泣着，医生每天来診視他两次，這場病大概要花去他十二至十五块钱，还說不算一回事！

那个大孩子，小巴底斯特，几乎不能离开庄园到別的地方去。他的头还用布条包着，臉上还有交錯的伤痕，这是有一天早上他到瓦梭西亚去找糞肥时，在路上碰到一群年紀和他差不多的同样也去找糞肥的其他孩子，进行了一場非常猛烈的毆斗而留下的标记。所有邻近找糞肥的小孩都已联合起来，和小巴底斯特作对，叫这个可怜的

孩子不能在大路上出現。

那两个較小的也不再去上学了，害怕归途上有別的小孩来攻打他們时，不得不进行抵抗。

而洛塞达，那个可怜的姑娘，却比誰都更加愁悶。

她父亲的阴沉的臉容和严厉的一瞥，使她記住她必須表示得冷淡一点才对，因为她的痛苦已經触犯了父亲的尊严。善良的巴底斯特虽然表面上很严厉，但当他独自一个时，却不免为可怜的姑娘的痛苦而悲伤。他自己曾經也有过年輕的时代，他了解爱情的痛苦有多么沉重。

一切都已发现。在皇后泉那次著名的吵架之后，全村所有的人接連很多天在談論洛塞达和湯巴老大爷的孙子的恋爱事件。

阿尔波拉耶的那个大肚皮屠夫，对他的僕役大发脾气，唉，真是个大流氓！現在才曉得为什么他竟忘記了他的責任，为什么他天天下午不工作，要象吉卜賽那样到村子里去閑蕩。原来这位先生已經有了未婚妻，好象他已經是个男子汉，已經有本事来养活她似的。而且是怎样的一個未婚妻呵！天曉得！他只消听听那些圍在他肉案外面的顧客們的閑談就够受了；他們总是說着同样的話，真奇怪，象他这样一个那么信神、那么正派、除了偷点斤两外沒有其他缺点的人，竟让他的僕役去追求全村公敌的女儿；而那个坏人，据說还曾經进过苦监做过囚徒。

这一切，在这个大肚皮老板的心里，却認為是他店鋪的一件不名譽的事情，只要听到邻妇們悄悄的耳語，他就越发光起火来，他甚至用尖刀来威吓这个怯懦的僕役，并且責备湯巴老大爷，叫他好好教訓他的孙子，那个小无賴。

結果，那个屠夫把少年辞退了。他的祖父給他在瓦梭西亚另一家屠夫那里找到了工作，他央求老板不要給他自由，就在假日也不要让他休息，以免他又跑到大路上去等候巴底斯特的女儿。

东諾两眼潤湿，柔順地离开了那儿，就象他曾經多次拉着去給他的老板宰杀的小羊一样。他再也不到村子里来了，留下那个可怜的姑娘，躲在她的茅屋里，在臥室內叹息。她竭力使她的痛苦不要在她的母亲面前显现出来，因为她的母亲受到那么多的不如意事件的刺激，很容易发脾气。至于在父亲面前，也是一样，他已經說过，要是她再去找未婚夫，給邻家的敌人們說閑話，他就要把她撕成碎片。

可怜的巴底斯特一向似乎那么严峻而威凜，在他所有的不幸事件中，使他最为难过的，莫过于看着他这个可怜的姑娘的孤苦处境了。她胃口不好，面黄肌瘦，眼皮下有圈黑暈，在人們面前仍得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她晚上几乎沒有入睡，而每天清早还是按时到工厂去工作；从她那模糊的瞳人中，可以看出她的心是在远方，她心里无时

无刻不在想念着他。

是不是还会有不幸的事呢？是的，还有其他的不幸的事。在这间茅屋里，就是牲畜也不能在那仇恨的恶毒的气氛中解脱出来，好象这种气氛笼罩着他的屋顶，在空中飘荡；这种情况，虽然不是直接受到鞭撻，可是无疑地也会使任何东西在恶毒的眼睛的注视下活不下去，因此，他那匹可怜的摩鲁，那匹真是成为他家一个成员的老马，那匹曾经拉着他们那可怜的家具和那群孩子因为贫困而到处流浪的老马，在它的新马厩里，在它劳碌一生中最好的住所里，却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了。

在最困难的时期，它象一个可敬的人一样自重。那时候，他们刚刚在茅屋里安下身来，它曾犁过这块荒废了十年、坚硬如石的被诅咒的土地，它曾不断地到瓦棱西亚去拉残砖断瓦和破烂的旧木料；那时候饲料并不多，工作却非常繁重。可是现在，从马厩的小窗子望出去，展开了一片饲草新鲜的牧场，那些草长得很高，在风中摇曳着，这一切都是为它而准备的；现在，它的食槽里放满了绿色多汁的闻来垂涎欲滴的盛饌；现在，它应该肥壮起来了，它的尖削的屁股和骨节突出的背脊，也应该都长得圆润了。就在这时候，它却一点理由也没有地突然死去了；也许，它在把这一家人从沉溺中拯救出水面之后，就有十足的权利长眠休息了吧。

有一天，它横卧在干草上，拒绝出去。它用它玻璃

似的黃色眼睛對巴底斯特望着，使得這位發怒的主人想要痛罵它一頓以及威吓它一番的那些話都停留在唇邊說不出來了。這可憐的摩魯就象一個人一樣；巴底斯特想起它的眼色，就不禁屢次要流淚。茅屋里大家都很哀痛，弄得心煩意亂，這種不幸的事情，使得全家甚至暫時把躺在床上發高燒的顫抖着的可憐的小巴斯瓜力都忘記了。

巴底斯特的老婆哭了起來。這匹伸長着溫順的臉頰躺在地上的畜生，對她的一個一個來到世上的孩子，差不多都是親眼看見的。她還想起，就象是昨天的事情一樣，當他們把它從沙君陀市場上買來的時候，它還很小，全身又髒又都是傷疤，簡直令人作嘔，就好象是人家不要的廢物一樣。可是現在，它的死却犹如他家里什麼人死去一樣。孩子們看見一些討厭的人乘着車子前來，預備把他們的馬帶到“大鍋”^①去，以便在那兒把它的尸骨磨成光亮精緻的骨具，把它的臟腑做成肥料的時候，都不禁哭了起來。他們從門口不停地向那四足僵硬、頭在搖晃着、漸漸遠去的可憐的摩魯哭叫着告別。這時候，那母親好象有了一種非常可怕的預感，就突然張開兩臂，撲在生病的孩子的身上。

她記起她的孩子們到馬厩里去拉摩魯的尾巴時，它是怎樣地忍耐着，柔順地毫無抵抗地任憑孩子們戲弄。她

① 死獸的火化場，兼用死獸的骨骼制作各種材料的地方。

还不曾忘掉她那最小的娃娃被他的父亲抱在那畜生的坚硬的背脊上时，怎样用他的小脚踢打着光滑的马腹，一面用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婴孩声气叫着“阿力！阿力！”的情形。这头可怜的畜生的死去，使德力莎觉得这是在她家里冲开的一个缺口，从这缺口里恐怕将有家里别的人跟着死去。主呵，但愿这痛苦的母亲的预感，不过是一种欺罔吧！但愿这头苦恼的畜生单独前去吧！千万不要象以前它驮着那孩子在田野的小道上散步那样：他紧紧抓着马鬃，而它却慢慢地走着，生怕把他摔下来似的，这次也把他驮在背上带到上天的路上去啊！

可怜的巴底斯特，他心里想着那么多的不幸，那害病的孩子，那死去的马，那头上受伤的大儿子和那心里极度痛苦的女儿，简直弄得昏乱了。他就这样走到了市郊，跨过了塞拉诺斯桥。桥头有一座八角形的城堡，拱形的窗，炮楼和雉堞从树丛上显露出来，前面有两个花圃，中间是一块空地；巴底斯特就在这儿站住了，用手摸摸自己的脸。他必须去见他的主人——沙尔伐多尔老爷的两位少爷，向他们借一笔小款，以便凑着去买一匹马来替代摩鲁干活。于是他在石凳上坐下，等着轮到他把那已有两个星期没有修过的、尖硬有如刺毛的、使他满面乌黑的鬍子刮去，然后才去进见；对于穷人来说，就是修容整面也是一种奢侈。

在高大的芭蕉树荫底下，摆着给乡下人剃头的摊子，

那儿有几个晒着太阳的理发师，两张亚麻布的靠背椅子，一只小炉子上煮着一锅滚水，几条颜色可疑的布片，还有几把在刮顾客们粗硬的皮肤时会直刮得令人毛骨悚然的缺口剃刀，这一切就是这些露天摊子的全部生财。

几个想到城里的理发店去当学徒的粗野少年，在那里初次运用他们的武器；他们练习修剪，在顾客头上刮得左一条口右一道疤；这时理发摊的老板便去和那些坐在人行道石凳上的顾客们攀谈，或者就高声读报，而他的听众们则两手托腮，毫无表情地听着。

那些坐到受刑靠椅上的顾客们，先是被一小块硬得象石头的肥皂在他们的面颊上摩擦；擦呀擦的，一直擦到起了泡沫为止，接着就来了那把无情的剃刀。顾客们一动不动地忍耐着，任凭它将他们剃刮，直刮得脸上都是血渍。再过一阵，又有一把极大的剪刀响了起来，不停地在那些爱讲究的年轻人的圆头上转来转去，把他们修剪得象一只卷毛狗，实在标致极了，长长的散发披在前额上，后半個脑袋则仔细地剃了个精光。

巴底斯特深陷在亚麻布的靠背椅里，剃发刮鬍子；他的眼睛半闭着，听着那位师傅用单调的鼻音在读报，从他的评论和注解上，说明他是一个熟悉国家大事的人。这次他很幸运，只不过刮破了三块皮，把耳朵割伤了一处，过去他理发时总是要受很多伤的。他付了半个里尔便走了，从塞拉诺斯城门进了城。

两个钟头以后，他再从城里出来，又坐在石凳上，和那些顾客們混在一起，再听那位师傅演讲，等候市集开始。

他的主人們已經借給他一笔足够买馬的小款，現在最要紧的，是选择他的馬匹时的好眼力了；他要鎮定，不要被那些吉卜賽的花言巧語所欺騙；这些家伙現在正从他的面前經過，由一条斜路走到下面的河床里去。

已經十一点钟了。这該是市集最熱鬧的时候，混乱嘈杂的声音在沸騰着，从看不見的地方傳到了巴底斯特的耳朵里；馬的嘶声和人的叫声，从河床深处升到上面来。他站在那儿不动，迟疑着，正象一个想要解决一件重要事情的人，到了最后关头就迟疑不决的情况一样；但到后来，他終于下定决心，跑向下面的市集上去。

这里是吐里亚河的河床，几乎經常总是干涸的。从那些蓄水用来灌溉两边原野的池塘里，漏出一些小水流，象蛇一样蜿蜒曲折地流着，使高低不平的火热的尘土地面，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小島屿，与其說是河床，不如說是阿非利加洲的沙漠。

这时刻，太阳亮光光地照着整个河床，連一小片阴影也沒有。

农民們的車馬和他們淺色的帳幕，在河床中間圍成了一块营地，沿着石筑的河堤，排列着一排一排待活的牲畜：背上披着紅盖布的、臀部发亮的、善踢的黑色公騾，不安地兴奋地在动着；耕地的馬儿，都很壯健，但很悲

哀，它們被判終身勞碌，供人奴役；它們用玻璃似的眼睛，對經過它們面前的人都望望，好象在猜度誰將是它們的新暴君。至于那些淘气的小馬，則用它們的小蹄踢着尘土，拉扯着拴在石壁上的繮繩。

在斜路下边近旁，有一批殘廢的牲畜：皮毛污秽、滿身疮痍、令人作嘔的沒有耳朵的驴子；形容惨淡、瘦骨棱棱、全身骨头好象要把皮戳穿的瘦馬；頸长似鶴鶴、眼將失明的牝騾。所有的可怜的貨色都集中在这里；这批过度勞苦的受難者，它們的皮上留着一條一條的鞭痕，它們的肚子癟縮，皮肉傷破的地方因為被綠色巨腹的蒼蠅不時地吮叮，現出了發炎的紅腫。它們在等待斗牛場的承攬商或乞丐們到來，只有他們還曉得它們的用途。

在河床中央水流旁边的那些比較潮濕的岸边，盖着一層稀薄的綠草，一些尚未馴服的小馬在那兒馳騁；它們鬃毛長垂，尾巴拖地。從橋那邊再過去一點，人們可以從石筑的拱形橋洞里看到那些斗牛；它們四腳彎縮，臥伏在那里，安靜地咀嚼着牧人擲給它們的草料；有的則懶洋洋地在灼熱的地面上走着，回想起它們那些涼快的牧場，不免感到離鄉的苦惱。每當孩子們在橋欄上向它們吹起口哨時，它們便突然站住不動，作出一個猙獰的姿勢。

市場漸漸更加熱鬧起來。在每頭買賣的牲口周圍，那些穿着襯衫右手執着蜡樹枝的農民們，三五成群，比手划腳，喋喋不休地在爭論着價錢。那些身體瘦削，皮膚

作古銅色，脚骨又弯又长的吉卜賽人，身上穿着补綴的羊裘，头上戴着一頂小皮帽，皮帽底下閃耀着一对发燒似的亮光光的眼睛，嘴里不停地說着話，把气息直吹到买主們的臉上，好象要把他們催眠似的。

“可是您好好把这匹馬端詳一下吧。仔細注意它的模樣儿呀……不就活象一位嬌好的小姐嗎？”

但是那个农民却并不为吉卜賽人的甜言蜜語所打動，他坚持着自己的打算，低头看看地面，沉思着，有些躊躇，用手搔搔后脑壳，再看看那匹牲口，終于固执地斬釘截鉄地說：

“好！但是我不添价。”

为了庆祝他們交易的成功，他們到遮阴的地方去喝一杯甜酒。棚子底下，有一个肥胖的女人在卖油炸点心，上面溷集着的成群的蒼蝇，成了点心的裝飾。一只鉄皮面桌子上摆滿了粘膩的玻璃杯，排放着半打酒瓶，出售甜酒。

巴底斯特在那些牲口中間轉来轉去，他不理睬那些已猜透他的企图的卖主們向他的圍攻。

沒有一头使他滿意的。唉！可怜的摩魯呀！要找到一头来承继你的牲口，是多么困难呵！要不是迫切需要的話，他宁可不买就回去了。他认为在这些他所不喜欢的牲口中随便选取一头，那是对不起死者的。

終于他在一匹白馬前面停下来了，这匹馬并不怎样

肥，皮毛也并不光亮，脚还有些擦伤，而且显得相当疲倦，可是这是一匹干活的牲口，并不因为它的样子疲乏就把它的优点遮掩了；它看来是一匹壮健而能干的好马。

他刚刚伸手摸了摸马屁股，立刻就出现一个吉卜赛人，站在他的身边，殷勤地、高兴地对他说话，好象是他一个从小就相熟的老朋友。

“这牲口是个宝贝；可见得您老人家是很懂得好马的……而且价钱很公道，尽可以相信我，用不到什么争论……摩诺特！把马拉出来走走，让这位先生看看它跑路时的丰采。”

那个摩诺特是一个小吉卜赛，他穿着一条破烂裤子，屁股露在外面，脸上满布疮痍。他拿起缰绳，把马拉了出去，在高低不平的沙滩上驰骋起来。这头可怜的牲口似乎因为再三再四地跑了好多次，感到疲倦，这时很不情愿地跑着。

好奇的人们都跑了过来，围在巴底斯特和吉卜赛人身旁，眼睛跟着这匹牲口在跑。摩诺特拉着马回来了，这个农民便慎重地检查起来；他把指头伸进黄色的马齿中间，两手摸摸马屁股，把马蹄提起来，夹在两腿中间，细细地检查。

“您看，您看，”那个吉卜赛人说，“您好好地看……它比圣餐杯还干净。这里没有任何欺骗，一切原封不动地放在眼前；不象别家那样，把牲口修饰一番，改头换面，把

一匹驴子都会装成一匹马出卖。这匹马我是上星期才买来的，连它脚上的那点小毛病，我也没有给它修理一下。您总看到了它跑时的姿态了吧，是不是拉得动一辆车子？……就是一只大象也没有它的劲头哩。您看这里，在它的颈上，不是有着许多标记吗？”

巴底斯特查验的结果，似乎并不怎么不满意，但他却极力装做不喜欢，皱着眉头，叹着气，表示并不合意。他曾做过马车夫，虽然运气不好，但这倒使他对牲口极为内行。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们，被马的不好的外表所影响，说象这样的马只配送到“大锅”里去，就和那个吉卜赛人争辩起来，他听着不免心里暗笑。它的外貌尽管忧郁、凄戚而困乏，但正因为它是一匹能干活的马，只要它还能站得起来，总是逆来顺受听从使唤的。

已经到了决定的阶段；他说：“那么我就买它吧……要多少钱？”

“因为是您，是一位朋友，”那个吉卜赛人拍着他的背脊说，“因为是您，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会好好照顾这个可爱的宝贝的……所以就给四十块钱算了，交易就这么做成啦。”

巴底斯特冷静地接受着这些连珠炮一样射出来的言语；他是习惯于这样讨价还价的人，所以只是狡猾地微笑着。

“好，因为是你，就少减一点吧；二十五块钱怎么样？”

你願意嗎？”

那个吉卜賽人用一种戏剧式的生气姿态，伸开他的两臂，退后几步，将手搔搔皮帽子，作出种种夸大的奇形怪状，来表示他的惊讶。

“圣母呀！只給二十五块钱！……您到底把这牲口看清楚没有？就算是偷来的吧，也不該出这个价钱呀。”

可是巴底斯特对于他的种种慨叹，总是作着同样的回答。

“二十五块……一个銅板也不加。”

那个吉卜賽人說了不少道理，把道理都說完了，还不見效，只好使用最后的一手。

“摩諾特……把馬拉出来！……給这位先生好好地看清楚。”

于是那个摩諾特又一次拉着繩，再把这匹可怜的馬跑着表演一番。跑来跑去跑了这么多次数，越跑越使它感到厌烦。

“这是怎样的步伐呵！呃？”吉卜賽人說，“就象一位侯爵在跳舞呀！这只值您二十五块钱？”

“一个銅板也不加。”这个固执的人重复說。

“摩諾特……回来，用不着再跑了。”

吉卜賽人装作生气的样子，把背轉过去对着买主，好象宣布这桩交易破裂了。可是当他看見巴底斯特当真要走的时候，他的态度立刻又变了。

“真的，先生……您貴姓呀？巴底斯特？呵！您看，宝底斯达先生，为了让您明白，我很喜欢您，我深願这个宝贝归您所有，我决不让它被别人拿去。三十五块钱您同意嗎？对了，就是这样吧。我对您赌咒，这个价钱，就是对我的父亲我也不会让啦。”

他看見这个农民对他的减价并不就軟下来，只是很勉强地再添了两块钱，这就表現得更生动，更装模作样了。

“难道这么漂亮的宝贝，竟这样引不起您的兴趣嗎？难道您沒有眼睛来鉴赏嗎？唉，摩諾特，你把馬再拉出来。”

但是摩諾特用不着再奔跑了，因为巴底斯特已經装作不想买这匹馬的样子，走了开去。

他在市場上走来走去，在較远的地方看看别的牲口，可是却不断地用他的一只眼角注意着吉卜賽人的动静，而那个人也同样装作很冷淡，但却跟踪着他，窺探着他。

他走到一匹皮毛光亮而强壮的馬旁边，他并没有想买它，他知道这匹馬的价钱是很高的，他剛剛用手去摸馬屁股，就感到耳旁有一陣呼吸的热气和悄悄的低語：

“三十三块……为着您和您孩子們的健康，不要說不，您看我是很讲道理的。”

“二十八块。”巴底斯特沒有轉过头来就說。

他欣賞这匹非常漂亮的馬匹已經感到疲倦，就繼續

向前走去；为着混过时光，他走去看一个乡下老太婆买小驴子，看着他们讨价还价。

那个吉卜赛人转回到他的马旁站住，从远处看着他，摇动着马缰绳，好象是在叫他。巴底斯特慢慢地走近去，好象满无所谓地在看风景；他看看桥，桥上来往着城市里的仕女们，张着小伞，活象有花彩的圆屋顶在移动。

已经到了正午，河床里的沙礫灼热得怕人，空气被局促在桥栏下面，完全不动，一点微风也没有。在这燥热闷人的大气里，太阳高悬在天空，向人直射，炙得人皮痛唇焦。

那个吉卜赛人向着巴底斯特走近几步，把缰绳的一端奉献给他，好象是交出了所有权。

“不就您也不就我，三十块，上帝晓得，我一点都没有赚头……三十块，再别说不行了，否则真把我要气死。来……拿着缰绳。”

巴底斯特拿起缰绳，伸出一只手给卖主，卖主紧紧握着，交易于是告成。

这个农民从他的腰带里，从那个使他的肚皮象吃多了没有消化而鼓起着的荷包内，取出他一点一滴积贮起来的全部积蓄：一张纸币是他向主人借来的，几个银元，和一把用纸包着的银角子。付清价款之后，他免不了和吉卜赛人到那遮阴的地方去喝一杯，另外又拿出几个铜板来赏给摩诺特，作为他试马的酬劳。

“市場上的好寶貝給您帶走了。今天是您的好日子，塞底斯達先生，当您用右手划十字的时候，一定是圣母看見了您哩。”

他還得喝下第二杯，那是吉卜賽人的回敬。最后，他打断了那个吉卜賽人的滔滔不絕的奉承和阿諛，拿起新馬的繮繩，由那敏捷的摩諾特幫助着，騎上了无鞍的馬背，从嘈杂的市集里小跑着走了出来。

他很滿意他的牲口，他沒有白費他的时光。他差不多已經不再想到那可怜的摩魯了。当他經過桥上——路走着，有些乡下人轉过头来观看他的小白馬，就不禁引起了他作为这匹馬的主人的驕傲之感。

他最得意的是他經過哥八酒店門前的时候。他傲慢地纵馬用小步跑过去，好象这馬是一匹純良品种的好馬，他看見毕免篤和地方上所有的那班二流子，在他經過后，就出現在門口，用惊異的眼睛对他看着。可怜的人們呀！你們該明白，把他弄垮可并不那么容易呀。他是曉得怎样单身匹馬來保卫自己的。他們現在看見他又有一匹新的馬儿了。啊哟，要是家里的事情也能够这么容易办妥，那該多好呀！

他的麦子，又高又綠，在大路两旁，形成了一个波浪蕩漾的湖泊；苜蓿草碧油油的，发出一种香气，使每馬儿的鼻孔都張了起来。再不能对他的土地抱怨了；可是在屋子里面，他却总害怕会遭遇着什么不幸，那好象是他生

活中的終身伴侶，一有機會就要把它的利爪抓在他身上。

听到馬蹄声，头上包着药布的小巴底斯特从里面跑了出来，拉住繩绳，让他的父亲下馬。这个少年对这匹新的牲口显得非常高兴。他亲暱地撫摩着它，将他的手放进它的大嘴唇，并切望立刻就占有它，就象摩尔人那样用他的脚踩在馬膝上，拉住馬尾巴，从馬屁股后面翻了上去。

巴底斯特走进他的茅屋，里面洁白、干淨，和往常一样，花磚发着亮光，所有家具都很整齐地安排着，可是它似乎总显出一种和一座干淨光亮的坟墓同样凄凉的情調。

他的女人紅肿着眼睛，跑到臥房門口来，她头发散乱，显出已有很多晚不曾睡过觉的神情。

医生剛走不久；他象平时一样說：希望很少。他把孩子檢查了好一会之后，並沒有开新的药方就走了。他只在上馬时才說，到傍晚的时候，他再来看看。孩子的病状毫无轉变，高烧在吞噬着他那越来越瘦弱的小身体。

每天的情况都是一样。他們对这不幸的事已經习惯了；母亲机械地哭着，其余的人則神情悲惻，照样忙着他們要做的事情。

随后，这个善持家政的女人德力莎，就問她的丈夫此行的結果，并想看看那匹馬；就連悲愁的洛塞达也忘記了她的失恋的痛苦，来打听这新的收获。

全家所有的人，大的、小的，都跑到畜栏里去看馬，那

是剛由小巴底斯特熱心地拴在那兒的，丟下那個小娃娃獨自在臥房的大床上，轉動着那雙被病魔弄得昏昏沉沉的眼睛，象羊羣那樣微弱地叫着：“媽媽！媽媽！”

德力莎樣子很認真地查看着這匹新馬，一面仔細地盤算着她丈夫用三十塊錢買來是否合算；而女兒則在找這匹新牲口和那匹使人想起就喜歡的摩魯之間的不同之點；兩個小弟弟立刻便和新馬熟悉起來，拉着它的尾巴，摸摸它的肚皮。他們請求大哥把他們放到白馬的背上，但是沒有得到允許。

家裡的這一個新的成員，毫無疑問地得到了眾人的喜歡；它驚訝地伸出嘴巴，嗅着馬槽，好象嗅到了它死去的同類的一些什么氣味。

全家人都在吃飯，但他們為這個新的收穫而激動，對於他們的新馬感到極大的興趣。小巴底斯特和小弟弟們很多次離開了他們的食桌，跑到馬厩去瞧着，好象深怕那匹馬會生出兩只翅膀，飛到別的地方去似的。

當天下午，並沒有發生什么意外的事件。巴底斯特因為有一塊荒地要開墾來做菜園，必須去犁地。因此，他和他的兒子便駕上了馬。他們看見這匹馬在犁地時候那樣溫馴听话，那樣使力，感到十分得意。

到了傍晚，他們快要收工的時候，聽見德力莎在茅屋門口向着他們大聲呼叫，好象在叫救命。

“巴底斯特！巴底斯特！……快點來！”

巴底斯特被他女人的这种声音和疯狂的举动吓了一跳，慌忙从田里跑过去，只见她一面扯着头发，一面在呜咽。

小娃娃快要死了；看她的情形就可以晓得。巴底斯特跑进卧房，弯着身子俯向床上，一阵寒战透过他的身子，就象什么人突然在他背上泼了一盆冷水。可怜的小“主教”已经几乎完全不能动弹，只是胸部还在继续动着，作着临死时痛苦的痰涌。他的两片嘴唇已经变成紫色，眼睛几乎已经合上，只剩了一条缝，可以瞥见他混浊不动的眼珠，这是一对已经不能看见的眼睛。他那棕色的小脸庞，好象涂上了一层神秘暗淡的色彩，似乎死神的翅膀在他上面投下了阴影。在他头上唯一发亮的东西，就是他那金黄色的头发，这些头发披散在枕头上，小油灯的光亮照在这些散乱的一绺绺的卷发上，现出奇異的光彩。

母亲绝望地放开喉咙号叫，有如激怒的野兽在嘶啤。她的女儿静静地啜泣着，她必须拉住她的母亲，制住她扑到小娃娃身上去，或者把头往墙上撞。那些較小的孩子在外面哭泣着，不敢进来，似乎母亲的哀哭使他們感到了恐怖。巴底斯特茫然若失地站在床边，紧捏着拳头，咬着嘴唇，眼睛直盯着这具小小的躯体，看着他悲惨地颤动着，在作垂死的挣扎。这个大汉的装作的镇定，那双激动地颤动着的没有泪水的眼睛，以及他把头俯向孩子的模样，表现出比母亲的哀伤更痛苦的神情。

他突然发觉小巴底斯特站在他的身边，他是听见了他母亲大声的惊呼而跟着跑回来的。当巴底斯特知道他没有把马拉回来而让它留在田里时，很是生气。这孩子就抹着眼泪立刻跑了出去，要把马拉回马厩里来。

不一会儿，一阵新的叫喊，把巴底斯特从昏迷的痛苦中拉了出来。

“爸爸！……爸爸！”

这是小巴底斯特在茅屋门口喊他。这父亲猜想到了又有一件新的不幸事件发生了，就跟在他的后面跑去，他听不懂他急忙慌乱的话，只听得说：“那匹马……那匹可怜的白马……躺在地上……血……”

他没有跑几步路，就看见它倒在地上，它的屁股后面还挂着那张犁。它挣扎着想爬起来，可是爬不起，它伸长脖子，痛苦地在嘶鸣，一股浓血从它的前肢关节处流了出来，浸透了新开的田沟。

它是被割伤的，这样的伤有时可以致死。天哪！这是他这样需要的一匹牲口，就象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何况有一部分钱还是向他的主人借来的呀……

他向周围看看，寻找那个罪犯。可是没有看见谁。在暮色苍茫的田野上，除了远处辘辘的车声和簌簌作响的芦苇外，只有这家茅屋和那家茅屋之间的遥相呼唤。附近的大路上和小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小巴底斯特因为他的疏忽，想求父亲原谅。他说，当

他被他的母亲的呼叫所惊动，跑向家里去时，曾看见大路上来了一群人，这些人一路上很高兴，有的笑着，有的唱着，无疑地是从酒店里回家去的，这件事说不定就是他们干的。

父亲不想再听下去了……毕免篤！还能有别的人吗？他被村里的人所痛恨，一个孩子已经被谋杀死了，而现在这个强盗还要杀害他的马。他是猜透了巴底斯特是如何需要这匹马的。基督呵！这还不够使一个基督徒铤而走险吗？……

他再不用想什么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他回到家里，就在门背后取下他的猎枪，狂奔出去，一面机械地拉开枪膛，看看双筒里是否装了子弹。

小巴底斯特留在马的旁边，扯下他头上的布片，试着在马的伤处包扎，力图阻止流血。

他看见他的父亲端着装好子弹的猎枪向着大路跑去，好象渴望着要去把谁杀死来平息他的怒气的情形，不免感到十分恐惧。

这个平时非常和平而温静的大汉，受够了这许多天的气，凶性在他身上勃发起来，样子着实怕人。他的充血的眼睛里燃烧着杀气腾腾的凶光，忿怒得全身都在颤动，这是一个和平的人的非常可怕的忿怒；一旦事情超过了他的温良容忍的限度，他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残忍的人。

象一只忿怒的野猪闯进田野里那样，他蹂踏着庄稼，

越过沟渠，推开了芦葦；他丢开大路不走，为的是快点闖到毕免篤的茅屋前面去。

他看見有人站在門前，但是因为忿怒，眼睛模糊不清，而且在黃昏的阴影中，也使他不能分辨出究竟是男是女。但是他看見那个人被他走近門前就举枪瞄准的样子所惊吓，突然跳进去，立刻把門关上。

巴底斯特停在关了門的茅屋前面。

“毕免篤！……强盜！你出来！”

他对自己的叫声非常詫異，好象是別人在叫，这是一种因为忿怒而悶塞，然后又迸发出来的颤抖而尖銳的声音。

沒有人回答，門仍然关着，窗也都关了，就連正屋前面上端放置谷物的閣楼上透亮的三个小窗眼也都关着。

說不定那个匪徒在什么有孔隙的地方在窺看；說不定他已准备好了猎枪从上面随便那个小窗子向他打冷枪；他有摩尔人的先見，最会猜疑到敌人种种恶毒的詭計，就本能地躲到一棵大无花果树的树干后面，这棵树正是遮盖着毕免篤的茅屋的。

在靜悄悄的黃昏里，这个人的名字不停地响着，里面还夹杂着种种辱罵的話。

“下来，懦夫！出来，草包！”

茅屋仍旧靜悄悄地关着，好象一所沒有人住的空屋。

巴底斯特相信他听到了女人的被窒息的喊叫，以及

家具撞击的声音，他猜想一定是那个可怜的貝比达在和毕免篤斗争，制止他出来为他所受到的侮辱应战。随后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只有他的辱骂在一种使人难耐的寂静中继续响着。

如果他的敌人出来，还不会象这样使他生气，他觉得他简直要发疯了，这哑吧似的茅屋好象是有意在对他嘲笑似的；他从躲避的地方冲出来，用他的枪管对着門猛击。

門板被这激怒的巨人冲击得战栗起来；既然他不能把这家的主人打个痛快，他就把他的怒气向这座房子发泄。突然间，他把枪管象冲击門板那样又对着墙壁痛击，把壁上粉刷的白灰敲下了极大的一块。他甚至好几次把他的猎枪瞄准，想从谷仓的小窗子里把他的两颗子弹射进去，但只为了害怕打过后就没有了子弹，才没有这样做。

他的忿怒逐渐增高起来。他怒吼着辱骂，他充血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他象醉汉那样踉跄地走着。他气愤得要死，狂怒得转不过气来，差一点昏厥过去，倒在地上；可是他却平安地脱险了，因为那蒙蔽着他眼睛的紅暈，突然自己破裂；他的愤怒化成了脆弱，使他反而只看到了他的一切不幸，觉得自己是毁了。由于那么可怕的紧张，他的愤怒开始消散。巴底斯特一面反复不断地辱骂着，一面却感到他的声音渐渐暗哑，终于变成了呜咽，最后他竟大声痛哭起来。

他已不再辱罵那个歹徒了。他慢慢地退后去，一直退到大路上，在一条堤埂上坐下来，猎枪放在脚边。他在那里哭了又哭，这样使他感到极大的轻松。蒼茫的夜色撫慰着他，好象分担了他的一部分痛苦。夜色越来越濃，隱藏了他的孩子似的哭泣。

他是多么不幸的人呵！他单独一个人来对抗这么多的人！……他回到家时会看見那个小娃娃已經死去；而那匹馬，他的生命，已經被坏人暗害而沒有用了。災禍从四面八方，从大小路上，从各人家里，从芦苇丛里，都会来到他头上，而且随时利用一切机会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而他，好象被解除了武装，无从防卫自己。当他忍无可忍，想对敌人加以回击时，敌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找不到影子，这真使他太苦恼了。

天呀！他做了什么事，竟要他受这样的罪？难道他不是一个人好人嗎？……

他越来越感到自己为忧伤所毀，坐在那堤埂上簡直不能动弹；要是他的敌人現在走上前来的話，他就連拿起脚边的猎枪的力气也不会有。

一种柔漫的鈴声，在大路上迴响着，使黑暗充滿了神秘的顫动。巴底斯特想到他的孩子，那个可怜的“主教”，大概已經死去了。說不定这柔和的声音，是天使們从空中下来要帶他去上天堂，因为找不到他那可怜的茅屋而在村子上面飞来飞去发出的声音。唉，要是沒有其他的

子女……需要他的双手来养活他們的話！ ……这个可怜的汉子真想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倒更好。想到他要費那么大的力量来支持他的巨軀，还不如在堤埂上躺下来，紧抱着他的小儿子的无邪的小灵魂，那倒是幸福，他們就可以飞着，就象他在教堂里的繪画上看到过的那些幸运的人們那样，由天使們带着飞，飞，直飞到天上去。

凄凉的鈴声現在在他的近旁响起来了，一群形状不齐的黑影在大路上經過。他的泪湿的眼睛分辨不出这是些什么，他只感到有一根棍子輕輕打在他的身上，他抬起头来，看見一个清癯的面孔，象一个幽灵似地俯身向着他。

他认出了这是湯巴老大爷，村子里唯一和他沒有芥蒂的人。

这个老牧人是被人称为巫师的，他具有盲人們都具有的那种惊人的猜度事物的本領。他剛剛认出是巴底斯特，好象就已知道了他的一切不幸。他用他的手杖触着他脚下的猎枪，随即轉过他的头，好象在黑暗中寻找毕免篤的茅屋。

他用一种恬靜的忧郁的声調，緩慢地說着。他是一个熟悉世間一切悲慘事，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老人；他已猜透了巴底斯特悲哭的原因。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現在发生的一切事件，他老早就看到了，孩子！当他

第一次看見他在那塊被詛咒的土地上安身立業時，就已經說過了這樣的話：

“它們會給你帶來不幸的！……”

他剛剛從他的茅屋門前經過，從開著的門里看見了燈光……隨後就聽到叫喊的聲音，狗也在號叫……那小娃娃已經死了，不是嗎？父親在哪兒，他以為他是坐在堤埂上，其實他的一隻腳已經踏進了監獄。好些人就這樣弄得家破人亡。結果他會象那可怜的巴力一樣，糊里糊塗地殺死了人，也會象他那樣死在監獄里。這似乎是命運注定了的：這些土地被窮人們詛咒過，就只能結出被詛咒的果實。

這個老牧人跟在他的羊群後面，向村子的路上走去，一面喃喃地說着一些可怖的預言，他勸巴底斯特走開，而且要走得遠，到可以找到飯吃而又不會惹起眾人怨恨，以致接二連三發生那麼多悲慘事件的地方去。

他已經隱沒在陰暗中，看不見了，但巴底斯特還聽到他那種使他戰栗的緩慢而淒惻的聲音：

“相信我，我的孩子，它們會給你帶來不幸的！”

第八章

巴底斯特和他的家人並沒有去想這些前所未聞的意

外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去想誰是第一个下决心跑过这条联结大路和被诅咒的土地的小桥的人，他們觉得都无所谓。

他們已无心去管这一类細微的枝节了，他們已被痛苦折磨得够受了，眼看着村子里的人突然成群結队地向着他們走来，他們并不反对，因为他們在不幸中需要安慰，但也并不怎样感激这些出乎他們意外地走近他們的人流。

小娃娃死去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四邻，以村子里一向傳遞消息的那种出奇的速度，从这家茅屋傳到那家茅屋，閑話好象生着翅膀那样飞进各家，速度比电报还要快。

当天晚上，很多人都睡得很不好。小娃娃的去世似乎在邻人們的良心上插进了一根刺；不少女人在床上翻来复去，惊扰得她的丈夫无法入睡，憤怒地提出了抗議。“該死的！你难道不想睡覺嗎？……”“不，我睡不着。”那个小娃娃扰乱着她的睡意。“可怜的小东西！当他进到天国去的时候，他会对主怎样訴說呀！……”

大家对于这个小孩的死去，都感到有若干責任；但是每个人都怀着自私和伪善的心情，想把对于这一家所作的迫害的最大过失，推到別人的身上去；这些迫害結果落到孩子的头上，使他无辜地死去了。每个邻妇都編出她的理由，把責任推到她的敌人身上去。但她們还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而睡着了，那就是：第二天一早就到那死孩

的家里去帮忙，在那可怜的孩子尸身上痛哭；在她們蒙眬的睡眠里，她們相信已經看見那个巴斯瓜力象天使一样全身放出白光，两眼愠怒地对她們看着，斥責她們对于他和他的家屬那样的苛待。

所有的邻人們都行动起来，他們再三打算，究竟用哪种方式走近巴底斯特的茅屋，再走进里面去。这是一种良心上的考驗，一种悔恨的激发，使得整个村子里的人从四面八方流来，流进这家可怜的人家。

天剛黎明不久，就有附近一家庄园的两位老大娘走进茅屋去。这一家人家六个多月以来从沒有人进来过，对于这两位老大娘的出現，他們虽然不免感到有些突然，但他們正沉浸在悲哀里，所以几乎不覺得奇怪，只是略略显出了一些而已。她們想看看小娃娃，看看那可怜的“主教”；她們走进臥房，看見他仍旧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張被单，一直盖到脖子，被单底下稍微現出他的軀体的形状；他的金黃色的头无力而沉重地压在枕头上面。他的母亲縮在屋子角落里，蜷成一团，小得象一个小姑娘。她只知道哭泣，好象努力要使自己殞灭、消逝。

这两位老大娘进来之后，跟着来了一批妇女，又来了另一批妇女。这些妇女都泪痕滿面，从村子的各个角落里不断地涌了进来，她們圍繞在床鋪周圍，吻着孩子的尸体，把孩子占为己有，好象是她們自己的孩子，反而把德力莎和她的女儿丢在旁边；而这两个女人因为連夜的失

眠和悲泣，已弄得疲憊不堪，她們把被泪水浸得通紅的臉俯伏在胸前休息，好象两个傻子。

巴底斯特坐在屋子中間的一張小亚麻布靠背椅上，他表情迟鈍，呆呆地看着这些曾經那样虐待过他們的人們；他并不憎恶他們，但也并不感激他們。他那天从差一点被毀灭的危机中逃了出来，对于这一切都看得非常冷淡，好象这房子已不屬於他，而那个躺在床上的可怜的小娃娃，也不是他的孩子。

只有蜷伏在他脚边的狗，似乎还記得一切，还会憎恨。它用它的尖嘴敌意地嗅着那些进进出出的妇女們的裙边，一面狺狺地吠着，好象要咬她們，但只是因为不想使主人們不高兴，所以才忍耐着。

那些較小的孩子則和狗表現着同样的憤怒。小巴底斯特对于那些往时他經過她們的門口时經常譏笑他的“婆娘”，采取着敌对的态度，但因为他必須去照料那匹可怜的馬，不得不避进馬廐，以便按照昨晚請来的兽医所开的药方，繼續进行治疗。他很爱他的小弟弟；可是既然已死，也就无法挽回，現在他所关心的，是不让那匹馬永远癱腿。

那两个小的，对于这桩不幸的事件竟能引起整个村子的注意，在他們的心里是感到滿足的，他們守在門旁，阻止小孩們进去。这些小孩象麻雀一样，怀着不健康的激动的好奇心，从大路小道上成群結队而来，都想看看那

死去的小娃娃。現在是他們两个人的日子到了；現在他們两个人是主人了，現在他們在自己家里，就加倍覺得有勇气，他們威吓和驅走那些他們所不喜欢的人，同时又接納一些人进到里面去，并且很好地对待他們，这都看那些小孩在以前他們来往于学校的途中时所发生的种种冲突和迫害的事件中他們所取的态度来决定……坏蛋！那次斗毆中把可怜的巴斯瓜力丢进水沟，以致使他招了致死的病症的那些小家伙，竟然也强要进到里面去。

一个身体衰弱面色苍白的矮小妇女出現了。这个妇女的出現，对于这一家好象掀起了一陣痛苦的回忆的風暴。她是貝比达，毕免篤的女人，就連她也来了！……

巴底斯特和他的女人本来打算反对她进来的；可是他們都沒有精神来做这个……为什么要反对呢？她来得正好，如果她进来为的是想在他們的不幸中获得滿足，那么就让她笑个痛快吧，要是她喜欢的話。他們已被痛苦压得支离破碎，无能为力了，上帝看到这一切，会給每个人应得的酬报的。

可是貝比达却把其他的女人推开，一直向着床鋪走去。她的手里抱着一大束鮮花和树叶，她把它們撒在床鋪上。这房間里原来只聞着药的味道，在沉浊的气氛中只有失眠和絕望的叹息，現在却散布着早春的最初的芬芳。

貝比达，这个象牛馬似地工作着的可怜的女人，这个失去了做母亲的資格、虽然結婚而沒有希望做母亲的女

人，当她看见这个象牙色的小脸，披复着黄金光晕似的金
丝头发，完全失去了她的安静，十分激动起来。

“我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呀！……”

她十分真情地哭泣着，一面俯下身子，轻轻地吻着死
者苍白的冰冷的前额，好象害怕把他惊醒一样。

巴底斯特和他的女人听到她的凄切的声音，不禁惊
异地抬起头来。他们这才知道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
而她的丈夫却是一个坏蛋。他们的眼睛里射出了做父母
的感谢的眼光。

当巴底斯特看见贝比达拥抱着德力莎和他的女儿，
她的眼泪和她们的眼泪混和在一起时，竟至感动得发抖。
不，这并不是做作，她是一个牺牲者，所以她了解她们的
不幸，因为她们也是同样的牺牲者。

这个矮小的女人抹干了她的眼泪，再度现出了她那
坚强的能干的女性的性格；为了维持她的家，她是习惯于
象牛马一样从事坚苦的工作的。她惊异地看着周围。不
能听任这样下去；小娃娃仍留在床上，一切都乱无头绪！
应该为他最后的一次旅行而把他打扮一下，给他穿上白
色的衣裳，纯白发亮，象黎明的天色；他正因为长得很白
皙，才取了“阿尔巴特”这个名字。

她是一个才气很高的人，能支配人遵从她的意志行
事。她开始对全体妇女发出各种命令，这些妇女过去是
那样激烈地诅咒这一家的，而现在却争着为这一家服务。

她和两个女伴到城里去购买殓衣和棺木，而其他的女人，则受貝比达的委托，分头到村子及附近的茅屋里去寻找需要的物件。

甚至那可憎的毕免篤，他虽然躲开不让人看见，对于这样的准备工作却也不能不参加一份。他的女人在路上碰见了，叫他去找下午要用的乐队；那些乐师都象他一样，是一些不务正业而好喝酒的人，毫无疑问是可以在哥八酒店里找到的。这个勇士这一天表现得非常沉默，他听着他的女人用命令式的口气对他说话，忍受着不作任何回答，同时低头看着地面，好象感到惭愧。

从昨晚起，他就感到自己简直是另外一个人。那个汉子曾经向他挑战，侮辱他，而他当时却躲在他的家里，象一只母鸡一样不敢出来对付他。他的女人第一次用强力制止了他的意志，抢去了他的猎枪；他没有勇气站在那个理由充足的牺牲者面前。他想到过去所做的一切，就不免感到沮丧而茫然若失。

他已不是从前的毕免篤了，他开始认识了自己，他甚至怀疑到他以前对巴底斯特和他的家属所干的一切是一种罪过。有一个时候，他甚至看不起自己。看呀，这个人所做的是这样的伟绩！……他和其他邻人的一切恶行，仅仅是使一个可怜的小娃娃失去了生命。依照他的习惯，当他在阴郁的日子心中感到有什么不快而皱起眉头的时候，他便到酒店去，到哥八酒店角落里的著名的酒桶

那里去寻找安慰。

上午十点钟，当貝比达和她的两位女伴从瓦梭西亚回来的时候，屋子里已挤满了人。

一些比較不爱管閑事的男人，“家庭的男人”，几乎没有参加过反对闖入者的行动的，在門口和巴底斯特圍成一个圈子。有的象摩尔人那样蹲在地上，有的則坐在小亚麻布椅子上，抽着烟，慢吞吞地在談着天气和收成的事情。

在里面，妇女們，許許多多的妇女們，她們拥挤在床鋪周圍，海闊天空地閑談着，煩扰着那位母亲，有的談論她們死去的孩子，有的則挤在一个角落里，好象在她們自己的家里一样，反反复复地談論着邻人們的一切是非。这一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她們因为有了这个借口，就不管家里是否尚待打扫，是否必須做飯。孩子們拉着他們母亲的裙子，哭着，吵鬧着，嚷着要回家，另外的一些孩子則鬧着要看看“阿尔巴特”。

几个老大娘則占据了食柜，她們不断地把一大杯一大杯的掺酒的糖水獻給德力莎和她的女儿，使她們哭得較為松快一点。当这两个可怜的女人已被洪水似的糖水灌滿了肚皮不得不拒絕再飲的时候，这些殷勤的邻婦們就輪流着往自己的嘴里倒了下去，潤潤喉嚨。实在她們也确是需要一点糖水酒来解解悶了。

貝比达看到这种混乱的情形，不禁叫了起来；她想在

这种混乱的情况中树立起她的威信。“你们出去！对于这两个被痛苦弄得这么困顿的可怜的女人，照理应该把她们带到外面去好好地休息，你们不这样做，反而吵鬧不休，弄得她们更昏昏沉沉了。”

德力莎抗拒着不愿丢开她的儿子，就是仅仅出去一下也不行。她很快就要看不见他了；他们不应该剥夺她的仅有的时光，她要在这仅有的时光中好好再看看她的宝贝。突然间她哭得更厉害了，她扑向那个冰冷的尸首，要去拥抱他。

但是由于她女儿一再的恳求和貝比达比她更强的意志，她被许多妇女簇拥着出去了。她从家里出来时还哭泣着，颤抖着，用裙子掩着脸，对于那些带她出来的妇女们互相争论着都想把她带到各人自己的家里去的事情，毫不加以注意。

这时貝比达便着手来布置葬礼的场面了，首先她把他們油漆成白色的小食棹放在门口的中央，上面用一张被单盖着，四周用大头钉钉住，然后再铺上一条浆过的有花边的盖床被单，把从瓦梭西亚买回来的小棺木安放在上面。这是一具精致的妙品，所有的邻妇都加以称赞；这是一个带着金边的白色锦盒，里面柔软得好象一个摇篮。

貝比达从一个纸包里取出了死者最后的华美的服饰：一件鑲銀絲的罗沙长袍、一双凉鞋、一顶花冠，一切都是白色的，雪一样的純白，好象黎明的曙光，它象征着可

怜的小“阿尔巴特”。

她用慈母般的疼爱的心情，温柔地给死者装殓，把冰冷的小尸体紧紧地压在她那没有生育过儿女的燃烧着热情的胸怀里；她极端小心地将那僵硬的小手臂穿进殓衣，好象它是玻璃做的，随便轻轻一碰就会破碎。在她设法给他穿上凉鞋之前，她还吻着他那双冷冰冰的脚。

在她的双臂上，那可怜的巴斯瓜力好象是一只僵硬的冰冷的白色鸽子，他被放进高高安置在屋子当中的棺木里，所有村子里的人都被好奇心所引动，都在这具小棺木的前面围着看。

这还不是全部，好的留在后头：一顶花冠，一顶白花的小帽子，它的綵带垂挂在耳朵旁，这是一种未开化人的装饰，恰如戏台上的印第安人。贝比达的那双深情的手，热心地和死作着艰苦的斗争；她用粉红的颜色涂抹在死者苍白的颊上，她在死者紫黑的嘴唇上涂上了一层火红的银砾；可是这位单纯的农妇，却没有办法把那两片松弛的眼皮好好地张开来。那盖住死者一双灰色、悲惨、死气沉沉而没有光彩的眼睛的两片眼皮，打开之后随即又闭住了。

可怜的巴斯瓜力！……不幸的小“主教”呀！他带着这顶荒唐的花冠，和那张涂抹过的面孔，简直弄成一个奇形怪状的滑稽的人物了。尤其使人难过的，是那个颜色苍白、带着死的青绿色的小头，它倒垂在他母亲的枕头上，

除了那金黄色的头发外，再沒有别的妝飾。

可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那些善良的农妇对她的杰作加以热忱的贊賞。

“看吧！……就象睡着了一样！那么漂亮！面色那么紅潤！……”从来没有见过“阿尔巴特”象这样过。

在小棺木里的空处填滿了花：白色的服装上鋪滿了花，桌子上面也鋪滿了花，一堆一堆的花，在各个角上堆成了很多的花束。整个原野的錦綉都在拥抱着这个孩子的尸体，它曾經那么多次看見过他象一只鳥儿那样在田徑上跳跃，現在它伸展出色和香的浪濤裹住了他那冰冷的尸体。

两个小哥哥抱着虔誠的崇敬，惊異地对巴斯瓜力注視着，好象他是一个高一級的人，随时随刻都会飞升起来。那只狗在棺木周圍繞着走，伸长了嘴巴想去舐舐那双冰冷的蜡黄的小手，忽然間又嗷嗷地哀嗥起来，发出了几乎象人一样的絕望的哭声，这使得那些妇女受了很大的刺激，就群起用脚把可怜的畜生踢出去。

中午的时候，德力莎几乎用尽她平生的力量，从邻家拘留她的地方，逃回她的家里来，她的母爱使她对这小孩的妝飾感到一种深切的滿足，她吻了吻那个染色的小嘴，又加倍伤心地痛哭起来。

已經是吃飯的時間。小巴底斯特和他的两个小弟弟并不因为痛苦就敗了胃口，他們躲在角落里暗暗地在大

嚼他們的硬面包。德力莎和她的女儿都不想吃了。那位父亲則一直坐在葡萄架下的亚麻布椅子上面，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好象东方人那样沒有表情。他用背对着他的住宅，似乎是害怕看見那具盛着他儿子尸首的高架起的白色灵柩。

到了下午，来客就更多起来了。妇女們穿着节日的衣服，披着头巾，参加了这葬仪。姑娘們力爭着，誰可以做抬棺者，把这可怜的“阿尔巴特”抬到墓地去。

一些显貴的宾客們沿大路边慢慢地走着，象逃避致命的危險那样避开灰尘而来临了。这是华金老夫子和貝巴夫人，塾师和他的太太。那天下午，因为这件“不祥的事情”——依照他的說法——学校放了半天假；他很清楚，那些大胆而麻煩的小孩，会不請自到地跑到这家茅屋来麻煩人，当他們一面用手指挖着鼻孔，一面看够了他們的同学的死尸后，就会跑到外面附近的公路上互相追逐，或者去跳跃水沟。

荷塞法夫人穿着一件有点殘旧的羊毛的长袍，披着一件变成黄色的黑色大披肩，肃穆地进了茅屋。她很快地說了几句象她丈夫說的一样的客套話后，就把她那偉大的軀体安放在一張洁淨的大高椅子上面，象睡着那样哑口无言，凝望着这具小棺木。这好妇人一向只慣于諦听和欣賞她丈夫的言論，自己不能单独同人交談。

每当举行大典的日子，这位塾师总得显耀一下他那

件綠色的短外衣，和他的巨大的領帶。這時他坐在外面，在那位父親的旁邊。他的一雙耕地的大手，帶着一雙已有年代的黑色的大手套，它的顏色就好象蒼蠅的翅膀，不停地擺動着雙手，渴望引起那些來參加葬禮的人們對於他在大典時才穿戴的這套服裝加以注意。

對於巴底斯特，他同樣也用了他最華美最響亮的詞令。因為巴底斯特是他最好的主顧，沒有一個星期六他不叫他的孩子們帶着兩個瓜爾多到學校里來的。

“世事就是如此，寶底斯達先生；應該隨和些！我們從來不曉得上帝是怎樣安排的，對於孩子們來說，可能常常因禍得福。”

他突然中止了他平時在學校里的那種聲音響亮、象連珠砲似的語調，惡意地眯着眼睛，把聲音放低了說：

“寶底斯達先生，您可曾注意到這些人？……昨天他們還在說您和您家人的壞話，而且上帝很清楚，我曾有多少次對他們所做的壞事加以責難，而今天他們走進這道門，就好象走進他們自己的家一樣，而且對您表示了使得你們不耐煩的那種熱情。不幸的事件使他們忘記了一切，使他們都同您親近了。”

他停頓了一會，垂頭若有所思之後，忽然拍着胸脯很有信心地說：

“相信我，我很了解他們，這些人的心都是好的。是的，他們非常粗蠢，可以干出極粗野的事情來，可是遇到

人家有什么不幸，他們却会心神不安，而把伤人的爪子藏起来的……可怜的人呀！他們有什么过錯呢？要是他們生出来就象畜生那样生活着，而又沒有人把他們生活的条件改变的話。”

他沉默了一陣，又用一种象商人夸称商品那样的热情口气，再度兴奋地說：

“这里需要教育，很多的教育，学問的庙堂，它要用智識的光亮普照这个原野，用那火把……总之，要是有更多的孩子們到我的庙堂里来，就是說，来进我的学校，而他們的父亲，改变过来，不那么酗酒，能够象您那样准时繳学費的話，那么，宝底斯达先生，这情况就要不同了。我不想多說，因为我不喜欢随便得罪人。”

他說的这些話是危險的，因为近旁就有好些做父亲的送学生来給他，却沒有管这两个瓜尔多的事。

另外一些农民，和这一家有过大冲突的，不敢走到屋里来，只是逗留在公路上，聚成一堆。毕免篤在那里走来走去，他剛从酒店里带来了五个乐师。自从他在哥八酒店的柜台旁边坐了几个钟头之后，他的良心已經平靜下来了。

涌进这间屋子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沒有地方可以容納这么多的人，許多妇女和小孩便坐在葡萄架下的磚凳上，或是坐在堤埂上，等待出殯时刻的到来。

屋子里响起了哀哭的声音，以及一种强有力的劝慰

的話聲，在嘈雜地爭論着。這是貝比達想把德力莎從她的兒子的屍體旁邊拉开。“看哪……你應該理智一些，不能讓‘阿爾巴特’永久留在这里，時候已經很遲，這是不幸的事情，最好让它快一點過去。”

她懇求那位母親離開棺材，強要她進臥房去，避開棺木抬出去時的可怕的一刻；那時候“阿爾巴特”將被抬上肩頭，他將舉起他的殮衣的白色兩翼，向天上飛去，再不回來了。

“我的孩子！……媽媽的心肝呀！”可憐的德力莎哀哭着。

她以後再不能看見他了，一個吻……再來一個吻。而那個小腦袋，儘管打扮過，在他母親和姊姊的惶惑的手里爭着作最後一吻時，却是越來越冷，越來越變成紫色；它在枕頭上擺來擺去，花冠不停地在晃動着。

在村子的出口處，有着副主教，侍祭以及一些助祭在等候着，不應該讓他們老等在那里。貝比達再也耐不住了：“進里面去，進里面去！”她由別的婦女們協助着，幾乎是用強力把德力莎和她的女兒推進臥房里去。她們蓬頭散发，泪痕滿面，眼睛紅腫，胸部因為痛苦而不斷地在起伏，這時她們已不是哀泣，而是號叫了。

四個穿着抽花裙子的姑娘，披着一一直垂到眼睛上的絲頭帕，樣子有點害羞，象小修女那樣，抓住小桌子的四腿，把那白色的靈柩抬了起來。這時候，發出了一種奇異

的拖长的恐怖的哭声，有如升旗时的礼炮，它的音调深沉，听了叫人背上感到一股冷气，不禁起了寒颤。这是那只狗在向可怜的“阿尔巴特”道别。它的眼里噙着泪水，伸直了它的四脚，不断地在作着哀鸣，好象是想尽量伸展它的身体，一直伸到它的哀音到达的所在。

外面，华金老夫子拍着巴掌叫学生们注意：“看齐！……全体同学排起队来！”人们从公路走近屋子来，毕免篤統率着他那些奏乐的朋友，他们在调整乐器，以便“阿尔巴特”的灵柩刚一出门，就向他致敬。大家毫无秩序地忙乱嘈杂了一阵，总算把队伍安排好，笛子尖叫着，小喇叭也吹起来，大喇叭则咆哮着，好象一个肥胖的老人在哮喘。

队伍开动了，先头是那班高擎着香菜花枝的孩子们。华金老夫子是会安排得很好的。跟着，人群分开来，出现了那抬着白色的轻巧祭台的四位闺女，在这上面，那可怜的“阿尔巴特”躺在他的棺材里，他的头轻轻地左右摆动着，好象是在向他的屋子告别。

乐师们奏起了轻快的好玩的华尔兹舞曲，他们紧跟着棺材；在他们的后面，是所有那些好奇的人们，一队一队紧跟着，向公路前进。

屋子把人群吐完之后，就显出鸦雀无声的、愁惨悲凉的景象，正如一切刚发生过不幸事件的地方一样。

巴底斯特独个子坐在葡萄架底下，没有改变他那东

方式的冷淡的姿态，他嘴里嚼着雪茄烟，眼睛跟着那行列在移动。这个在公路上波动着前进的队伍里，那具棺木显得特别触目，它在那穿着黑色丧服和绿色枝条的行列中间，好象是一只巨大的白色鸽子。

可怜的“阿尔巴特”，他在无辜地走向上天的路上，将要怎样地哭嚷着呵！田野懒洋洋地伸展在阳光的亲吻下，用它的芳香裹住这死了的孩子，一直伴送着他到墓地，还用看不见的芬芳的葬服掩盖着他。老树因为树液的复生而萌芽，它在和风的吹拂下摆动着它盛开着花朵的枝条，好象是对这个小小的尸体在敬礼。在地上，“死”从来没有象这样美丽地被装扮过。

那两个不幸的女人，激动地摇动着她们的手臂，蓬头散发地象疯婆子那样悲啼着，出现在屋子的门前。她们深沉的声音，在那遍布柔和阳光的原野的宁静空气中，好象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哀鸣。

“我的孩子！……我的灵魂！”那可怜的德力莎和她的女儿在哀号。

“永别了，巴斯瓜力！……永别了！”他的小哥哥们噙着眼泪高叫着。

“汪汪汪！汪汪汪！”狗在号叫，它伸长嘴巴，不停地发出哀声，使人神经紧张到了极度，而且好象要使整个原野都在悲哀之下震颤。

从远处，从那树林之间，在田野绿色波浪的上面，发

出了伴送那可怜的“阿尔巴特”到永久的世界去的华尔兹乐曲的迴响。他在那鑲着金边的白色小舟里摇晃着。小喇叭复杂的恶谑的音调，它那魔鬼一样跳跃的旋律，好象是死神发出的快乐的怪笑。它怀抱着那孩子，在原野的余辉之下，渐渐远去。

到傍晚的时候，送葬的人才回到家。

两个小哥哥，因为前一晚上看见他们的小弟弟的死去，很为不安，睡不着，这时倒在椅子上便立即酣睡了。德力莎和她的女儿则因为过度的哀哭而感到非常困倦，在那么多夜的失眠之后，精力已经耗尽，终于睡倒在那个可怜的孩子睡后还留着痕迹的床上。至于小巴底斯特，则在马厩内，靠近伤马的所在，鼾声大鸣。

父亲仍然是那么沉默和没有表情，他接待那些吊客，和他们握手，点着他的头，感谢他们的馈赠和安慰的话语。

到了夜晚，人都走光了，屋子里一片黑暗，毫无声息。从那开着的阴惨惨的门口，全家人疲倦的咻咻的鼻息声好象是从远处传来的一样。他们全都倒下了，好象是在和痛苦的战斗中死去了一样。

巴底斯特仍旧坐着不动，象一个傻子一样，痴呆地看着那些星星在夜的暗蓝的天空中眨眼。

孤独使他恢复了神志，他开始正确地认识到他的处境。

田地保持着向来一贯的面貌，可是在他看来，却更美丽，更安静，好象是一张愁眉不展的脸，它的皱纹已展开，露出了笑容来。

在远处茅屋门口叫喊着的人们，从今以后不会再仇恨他，也不会再迫害他的子女了。他们曾进入了他的家门，用他们的脚步磨去了重压在巴力大叔土地上的那些咒语。他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这已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呀！……

突然间，他的不幸的事件，明白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想到了那可怜的巴斯瓜力，在这时候正被成堆的潮湿的恶臭的土块紧压在地下，他裹在身上的白色衣服，将和其他藏伏着不洁蛆虫的腐败的尸体互相磨擦；他是那么好看，皮肤是那么细嫩，他曾经有过多少次用他那结着硬茧的大手抚摸过他，爱抚过他那金色的头发。想到这里，他感到一种铅块似的东西，从他的胃里一直向喉头冒上来。

附近堤埂上的蟋蟀被一种异样的打呃声所惊吓，停止了歌唱，这呃声在那黑暗的深夜里划破静寂，迴响着，好象是一匹受了伤的畜生临死时所发出的那种窒息的响声。

第九章

轉眼已到圣胡安节^①，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期，是丰饒的收获的季节。

天空中蕩漾着阳光和热气，阿非利加洲的太阳射出了金黄色的激流，傾泻在大地上。它用猛烈的爱撫，使得大地干裂；它的金黄色的光芒溜过了茂密的树叶，田野以綠色的天幕庇护了那些流水潺潺的水渠，那些潮湿的田沟，好象是害怕这使所有地方的生命都生长萌芽的热气。

果树枝头都挂着果子。枇杷树在累累結着的黄色果子的重压之下，弯轉了身子；好象小孩的玫瑰色面頰似的紅杏在密叶間露了出来。孩子們爬上肥大的无花果树，焦急地在找寻早熟的果子。在那些花园的圍墙里，散发出茉莉花甜蜜的香味；好象象牙香炉一样的木蓮花，在充滿着成熟的麦子味道的炙热空气中散布着它强烈的芬芳。閃亮的镰刀在給田野剪发，把麦子金黄色的长发剃光了。粗肥的麦穗，过分地充滿了生命力，垂倒在地上，在它的下面叠起了干瘦的麦秆。

打麦場上，麦秆堆得象黄金的小山一样，在阳光照耀

^① 即每年六月二十四日。

之下发出了反光。人們在旋風中揚去了麥子的塵土，而麻雀則在割過的麥田上沿着麥秆跳躍，尋找丟下的麥粒。

所有的人都很快活，而且都很愉快地在工作。大路上响着嶙嶙的大車聲；成群結隊的小孩，在麥田里亂跑，在打麥場上跳躍，他們想着新麥做的燒餅，想着生活的富裕和滿足；每家人家的倉廩里都裝滿了麥子。甚至那些老馬也現出了快活的眼色，它們跑路時特別輕快，好象堆起的麥秆的味道使它們有了力氣。在這一年的過程中，這些東西將象一條黃金的河流那樣，慢慢地流進它們的馬槽里。

整個冬天被拘留在臥房大箱子里或長襪子里的金錢，開始在村子里流通起來了。一到傍晚，酒店里便擠滿了那些臉上被太陽晒成發光的赤銅色的男人，他們穿着汗濕的粗布襯衫，談着收成和聖胡安節繳租的事，這是每半年必須繳付給地主的地租。

丰饒的收入也給巴底斯特的屋里帶來了快樂。收成使他們把“阿爾巴特”忘記了。只有母親有時忽然流下了眼淚，或是深深地發出一聲嘆息，透露出她對那小娃娃的思念。

使一家人都感到有意思的，是那成袋的麥子，由巴底斯特和他的兒子背上谷倉，放下去時，樓板被壓得震動，整個房子都會動搖起來。他們全家都開始過起一種好日子來，情況簡直同從前極端相反。在剛剛不久以前，他們

还是那么不幸，而現在却是那么幸运了；日子是在极端的安靜中度过的，工作很多，可是連那足以扰乱他們劳苦的單調生活的最輕微的不順遂事件都沒有发生过。

所有邻人在送那孩子去安葬时所表現的热情，显然是有些冷淡下去了。由于对那次不幸事件的記憶逐漸磨灭，人們似乎有些懊悔那次的行为，覺得他們未免过于感情冲动，于是又开始想起了巴力大叔的悲剧和这些闖入者的到来等等事情。

可是他們的言归于好，是在那孩子的白色棺木面前心甘情愿地立下来的，还不至于因此就毀棄。大家有些冷淡和疑忌，这是事实，可是現在大家都和这一家人互相打招呼了，他們的孩子可以到田野里去，不至于引起冲突，甚至毕免篤有时碰到巴底斯特，也友誼地点点头，一面还喃喃地說着什么，好象回答他的敬礼……总之，他們虽然并不爱这一家人，却讓他們过着安靜的日子，而这正是这一家人所唯一企望的。

在他們的屋子里面，是多么的富裕！多么的恬靜！……巴底斯特对于他的收成不禁深自惊叹；这些地长久沒有耕种，好象把它十年休息而聚积在內部的全部生命力，一下子都發揮出来了。麦子的顆粒又肥又大，据村子傳出来的消息，这种麦子可以卖得好价錢，而且还有更好的事情——巴底斯特一想起这个，就不免心滿意足地笑笑——那就是他不用付什么租金，因为他有两年的

免租权利。但是他为这一点好处而付出的代价也够受的了：几个月来的惊恐和斗争，还有可怜的巴斯瓜力的死。

这一家的兴旺，似乎连他们的屋子也反映了出来；它的洁净和明亮，是前所未有的，远远就看得出来；它在所有的屋子中特别突出，似乎显得这一家要比左右邻舍都兴旺得多。谁也不能再看出这是老巴力大叔悲惨的故居了；门口铺路的红砖，由于天天的磨擦，亮得发光。园圃里的香花菜、牵牛花，以及躑藤树，形成一个绿色的花榭，在它们上面的空中，刻画出一个十分白净的尖三角形的屋顶。至于屋子里面，立刻引起注意的，是那些挂在各卧房窗上的浆烫过的飘动着的窗帘；在墙壁上凹进去的碗架上，排放着成堆的碟子和盘子，上面绘着奇异的禽鸟和花果，诸如番茄之类，在用彩色瓦做的象神坛似的水瓮架上面，放着巨腹的上过釉的大小水瓮，好象是对抗干旱的诸神祇，还有许多磁制的和浅绿色玻璃的罐子，成行成列地挂在钉子上面。

那些残缺的旧家具，那些使人不断想起过去被穷困所追迫而到处流浪的日子的旧东西，渐渐不见了，开始让位给勤儉持家的德力莎每次到城里去买回来的新家具；她还用收成得来的钱，添补了在等待的日月中磨损了的农家的器物。

有许多次，这一家人想起了毕免篤的那些威胁的话，就不禁笑了起来；这些麦子，据那位勇士说，是谁也收不

到手的，現在却使这一家人都打扮得漂亮起来了。洛塞达新添了两条裙子，至于小巴底斯特和那两个小的，每星期日更穿得花花綠綠，从头到脚都是新的。

任何人在太阳最烈的时候經過村子，那时天气悶热，大小蒼蝇嗡嗡扰人，一来到这一家如此洁淨和凉快的茅屋前面，都不免产生舒服的感觉。用泥土和木桩所砌成的短墙旁的鸡埕，显露出里面充滿了生命，母鸡咯咯在叫，雄鸡喔喔高啼；一些小兔子在一大堆干草堆的空隙間跳来跳去；德力莎的两个小儿子看守着的鴨子，在附近的水沟里浮游；成群的小鸡則在田里的麦秆上逍遙游蕩，不停地唧唧地叫，摆动着它們剛披上了細嫩羽毛的玫瑰色的小身体。

这一切还不算，事实上已不止一次，德力莎把自己关在臥房里，拉开了衣柜的抽斗，把手巾包着再包着的小包包解开，陶醉在一堆銀角子面前；这是她丈夫用汗水浸湿这土地而得来的第一笔銀錢。而且这还只是开始，要是时运好的話，还会賺来更多更多的錢。而且誰知道，当她的孩子們到了入伍的年齡，她不能用自己的积蓄去使他們免于給皇上当兵！

母亲的默默的暗暗的欢喜，同样在巴底斯特方面也显现了出来。在一个星期日下午，人們看見他嘴里衔着一支在佳节时才舍得抽的一个瓜尔多一支的下等雪茄，在他的門前散步，恋恋不舍地望着他的田园。两天以前，

他又在这些地上种下了包谷和四季豆；他象他的許多邻人一样，从来不让耕地休息。

虽說他把这两块地犁好下种，已經很不容易，但他象已故的巴力大叔一样，对于土地会感到心醉，他总想尽量多做点工作，虽然已經过了季节，他还想第二天就把房子背后那块一向尚未种过的土地开垦出来，用来栽甜瓜。这是会有很好的收成的，对于这个，他的女人会很好地把它料理生息，象其他的女人一样，把它們帶到瓦棱西亚的市場去出卖。

應該感謝上帝，結果竟让他安靜地生活在这个快乐的土地上！这村子的土地是怎样的一种土地啊！……据傳說，那些摩尔人是被迫着流着眼泪离开这里的。

收获之后，周圍的景色倍觉清新，原来四面八方象黄金城墙那样擋住視綫的交杂着罌粟花的麦子，已被割倒，現在村子似乎比以前要大得多，簡直是一望无际了。那些大块大块的四方形的紅色土地，被四周的田徑和山沟分割开来，一直伸展出去，直到視界之外。

所有各家都很认真地遵守星期日的休息，因为剛收获不久，大家手边都有几个錢，誰都不願意違背上帝的誠律；田里看不見一个人在工作，大路上也看不見一匹牲口，老妇們披着盖到眼睛的閃光的头巾，手里挽着一只小椅子，从小徑上走过，从远处，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村子屋頂而来的钟声，把她們引去。十字路口，一大群孩子在嬉

戏叫嚷，綠色的堤埂上面露出了一些利用星期日的休息而回家探望的兵士們所穿的紅色褲子。远处响起了裂帛似的枪声，这是有人在向那成群結队的喜欢成对飞舞的燕子射击，子彈在空中尖銳地飞嘯而过。这些燕子好象用它們的双翼划破了天空的藍色的玻璃。水沟上面，蚊子云集，嗡嗡作响，几乎看也看不清楚。在一座綠色的庄园內，印花的裙子和美丽悅目的头巾好象是万花筒的顏色似的在晃动。吉他奏着梦幻的旋律，催人入睡，柔和的小喇叭，向着整个村子的极边傳送出尖銳的声調。村子在阳光底下沉睡，到处响着摩尔式的瓦棱西亚的舞蹈音乐。

这样宁靜的景色，实在是一种理想的劳动和幸福的乐境，这里是不可能有坏人存在的。巴底斯特一觉醒来，好象被周圍宁靜安适的气氛所感染，舒服地伸着懶腰。洛塞达和孩子們到附近的庄园跳舞去了，他的女人在凉棚底下午睡，而他自己則在他的茅屋和那块未开垦的土地之間的路上走来走去；这地方是作为車輛的入口处的。

他站在小桥上面，和經過的邻人們互打招呼，他們欢天喜地的經過这里，好象去参观非常有趣的表演一样。

所有的人都向着哥八酒店走去，去看毕免篤和德力洛拉两兄弟的著名的比賽。这两个坏蛋，正同貝比达的丈夫一个模样，同样厌恶做工，天天在酒店里混日子；他們三个永远不停地爭勝負，押賭注；特别是在这个季节

里，到酒店去的人更多的时候。这三个勇士在这种蛮蠢的赌博中，也特别卖力，每个人都渴望着能够压倒对方，大出风头。

巴底斯特早已听说过这个赌博，它使得人们都到那著名的酒店去，好象是去赴什么大典。

赌徒们坐着不动，玩着纸牌，不停地喝着强烈的烧酒，看谁最后倒下，就算谁赢。

这个赌博从星期五傍晚起就开始了，直到星期日下午，他们三个还没有离开他们的绳子编结的椅子。他们玩着百分，在他们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一罐烈酒，只有当他们去吃那美味的血酿肠子时，才放下他们的纸牌。这肠子使老板哥八得到了盛誉，因为他是用油泡渍的，很懂得怎样保存。

这个消息在整个村子里传播着，所有周围五六公里的人们，象参加赛会游行那样跑了来。这三个好汉从来没有片刻孤单地留着，他们都有他们的同情者，这些人就负责占着赌场的第四个位置。到了晚上，多数看客们渐渐各自回家去，只有这些人留在这里，在一盏黑杨树上挂着的小油灯下，看他们怎样玩下去，因为哥八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物，对这种沉重单调的赌博无法捱下去，因此到了睡觉时间，他就把门关了起来，把烈酒添满之后，就让那些赌徒们留在小花园里。

对于这种蛮蠢的比赛，很多人都在表面上装作气愤，

但在他們的靈魂的深处，却以有这样的人作為他們的鄰居而引以為驕傲。看呀，我們村子出了一些象鋼鉄一樣的小伙子！烈酒經過他們的身上，就好象清水一樣。

所有周圍的人們似乎都把眼光集中在酒店了；關於這次賭博的進行的消息，以一種稀有的快捷在傳播着。已經喝下了兩大罈烈酒，好象什麼也沒有喝過似的繼之以第三罈……他們三個還繼續在喝……而且都是那麼挺硬。哥八已經把他們喝過的酒上了賬。人們各從所喜，對這三個敵對的競爭者押下了賭注。這場競爭已經繼續了兩晝夜，把整個村子都哄動了，似乎還沒有接近收場。這消息傳進了巴底斯特的耳朵。他是一個不愛喝酒的人，只要喝下一小滴酒，就會弄得頭昏腦脹和嘔吐，但他也不能阻止他的好奇心，想到他們的近旁去觀賞一下這個蠻蠢的玩意。據他猜想，這些人的肚子里一定安上了馬口鉄片，這光景是值得一看的。

他用羨慕的眼光，瞧着所有到酒店去的人們，為什麼別人可以去的地方，他不能夠去呢？……他從來沒有到哥八酒店去過。在過去，那兒曾是他的敵人的巢穴；可是現在這事情這樣特殊，即使他出現在那兒也是合乎情理的。而且，真見鬼！在那么多的工作和那么多的收成之後，一個正直的人也應該去散散心才對。

於是他對睡着的妻子喊了一聲，通知她他到那兒去了，便取道走向酒店。

人們象蟻群那樣擠滿在哥八酒店門前的小廣場上，附近村子所有的男子都在这里，他們身上只穿着襯衫，配着燈心絨的褲子，腰里纏着黑色的腰帶，頭上用手帕結成教士冠的樣式。老年人手里拄着黃色的上面雕着黑色阿拉伯花紋的利拉木的粗大拐杖；年輕人則卷起了袖口，露出了筋肉發達的紅色的手臂，在他們粗大和硬皮的手指間，却拿着細小的蜡樹枝條在舞動着，恰成對比。環繞在酒店周圍的巨大的黑楊樹，給這些活躍的群眾做遮陰。

巴底斯特第一次注意到這個著名的酒店的一切。他看見這酒店牆壁是白色的，窗戶則油着藍色，而那些窗框，則是用馬尼塞斯的花磚砌成的。

那兒有兩道門，一道是酒庫門，從開着的門口，可以看見兩列一直高抵屋頂的大酒桶，和無數空皺着的皮酒囊，那些大酒漏和量酒器因為繼續不斷有酒流過而染成了紅色。在房子的後面，放着一輛笨重的馬車，這輛車為着採辦名酒，跑遍了全省的各個角落。這間陰暗而潮濕的房子，發散出一種酒精的蒸氣，一股葡萄汁的香味，使人聞之欲醉，迷糊了人們的視覺，使人們想到整個大地和空氣都要被酒所淹沒。

這兒是哥八的藏寶之所，周圍村子所有的酒客，異口同聲地稱贊他，敬仰他，認為只有他才了解他的酒桶的秘密；他的視力能穿透那些老木桶，鑑定出它所貯藏的血液的品質；他是這所酒精廟堂里的最高祭師，當他想款待哪

一位，他就倒出一杯来；他是那么诚心诚意，好象在他的双手里拿着的是一只圣杯，在这只圣杯里，琥珀色的液体发着闪光，有如缀满黄玉的王冠放射出来的珠光宝色。

另外一道门是酒店的门，这道门在天亮前的一个钟头起直到晚上十点钟总是开着，悬挂在柜台上的一盏煤油灯的灯光，照在黑暗的路上，投射成一块巨大而红亮的方块。

四周的墙脚是用油漆过的红砖所砌成，到了约摸肩头那么高，则用花砖作为边缘。从那儿一直到天花板，所有的墙壁都绘着出类拔萃的绘画，因为哥八虽然貌似粗鲁，只注意他柜台的抽斗到了晚上是否装满钱钞，但他却实实在在是一位风雅之士。他曾经到城里请来一位画家，在他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之久，据这位癖爱艺术的伟大保卫者宣称，他花了约摸五块钱或者还要多一点。

确确实实，不管你的视线转到哪一边，都不能不碰见一些杰作。那种强烈的色调，似乎很使顾客们喜欢，而使他们多饮几杯。紫红色的田野上的深蓝色的树木，黄色的地平线，房子比树木还高，而人比房子更大；猎人背着枪，好象一些扫帚；还有穿着安达鲁西亚的浓装艳服的人，把大口径火枪放在大腿上，坐在象大老鼠那样的神采奕奕的战马上。这一种不可思议的奇观，使得那些醉汉感到莫大的兴奋。那位艺术家在各房间的门上，参照酒店的特色，绘出了惊人的“食品图”：石榴象染着血红色的

裂开的肝臟，西瓜象一些巨大的辣椒，而桃子却画成象一个紅色的絨綫球。

很多人都說，哥八酒店在这一帶地方所以声名卓著，在別家酒店之上，都是因为它有这些惊人的裝飾的緣故。哥八常常詛咒那些放肆的蒼蠅，竟在这么美好的繪画上，沾染了那么多的黑色的蝇屎。

大門旁边，放着一張滿沾油污和粘汁的柜台；它的后面有三排小型的酒桶，上面象雉堞那样排列着酒店里的各色各样数不清的酒瓶。从那些油污不洁的橫梁上，挂着一束一束的香腸和血釀腸子，以及一串一串紅而尖的象魔鬼指头那样的辣椒；为了打破这种过于單調的裝飾，間或挂着一些紅色的火腿以及成球的名貴的腌肉香腸。

至于那些精細美味的上等食品，則放在柜台旁边的一个混浊的玻璃櫥內。那儿的珍品有香麻糖、葡萄干点心、糖蛋卷、船形的长蛋卷，所有这些东西，都現出污黑的顏色和可疑的斑点，它告訴人們这是一些过时的陈貨。还有慕尔米也都洛的牛酪，柔滑、新鮮、白軟，一块一块，象面包片那样，仍不断地淌出水来，滴在地上。

此外，哥八还有他那可靠的食物儲藏室，在堆得象紀念碑一样的許多大罐內，貯藏着綠色去核的橄欖，油漬的洋葱香腸，这些都是最好卖的貨品。在酒店的尽头，有一道开着的門，通到后院，这院子很大，很寬敞，有六座烹制什錦飯的炉灶，白色的柱子支撑着一架古老的葡萄棚，它

的阴影遮盖着一片很大的地方。沿着一道照壁的邊緣，堆着无数鋅制的椅子和小桌子，它的数量是那么多，好象哥八早就看到他的酒店将受整个田野上的人們的入侵似的。

巴底斯特細察着这个酒店，他注意到这个袒胸的肥大的老板，在这盛夏，竟戴着一頂掩到耳朵的帽子，把他那肥胖的紫色的大臉都遮住了。他是这间酒店的第一号顾客，他每天三餐时，如沒有喝下半缸酒，是不会滿足地去睡覺的。

对于他，无疑的，这引得整个田野的人都来的賭博，似乎并不引起他多大的注意。

他的柜台是一座了望塔，而他是精明的鉴别家，从那儿，他严密注視着他的顾客們酗酒的程度，沒有誰敢在他的酒店內任性胡为，因为在他还没有开口之前，他的手里已經举起了那根放在柜台底下的棍子，一根标准的粗棍之王。毕免篤和附近的勇士們一看見就会战栗……在他的家里是鬧不得的。要互相打个你死我活，就到外面去吧！星期日的晚上，那些爱鬧的人抽出他們的尖刀和举起椅子互击时，哥八，沒有一句話，就安靜地出現在那些斗毆者的中間，他用手抓住那个最凶暴的家伙，把他騰空提起来，一直提到大路上，随后就轉回里面，把門关了，安閑地开始点数他抽斗里的錢鈔，准备睡覺。这时候，外面打鬧得一塌糊塗，重新响起了哀号叫喊的声音。这只不过

是提早一个钟点把鋪子关门的事。可是在里面，只要他坐在柜台后面，从来不会惹起什么上法院的事端。

巴底斯特从門口偷偷地看着，只見那个酒店老板正由他的女人和一个侍者帮着，在招呼顾客，之后，他又跑回到小广场来，在那里他参加了一些老头子的谈话，他们正在争论那三个坚持着赌酒的人誰较为镇定。

很多农民对这三个廢料的欣赏已感到厌倦，便自去玩紙牌，或者圍在一張小桌子周圍午餐。他們輪流傳遞着弯曲长頸的玻璃壺，紅色的酒液源源不断地傾倒在張开的嘴巴里，咕咕作响。有些人拿出一把一把的花生和豆子在請別人的客，深凹的陶器盘子装着黑色的油炸香腸，由酒店的女侍者捧了上来，新鮮的牛酪和去核的橄欖的湯汁，漂浮起一种芬芳的香草味道。食桌上摆着新麦做的面包，有着金黃色的外皮，切开的地方显出它是用本地富有滋养的棕黑色的粗面粉制成。

所有这些人，吃着、喝着、指手划脚地談着，那嘈杂的声音，就好象这个小广场是給一个大蜂巢占据着，大气里飄浮着酒精的热气，窒息人的煎橄欖油的气味，还有刺鼻的葡萄汁的味道，和四周田野的芬芳的空气混染在一起。

巴底斯特走近那个众人在下賭注的大圓圈里面去。

起初他看不見什么，可是漸漸地，他被背后的一些好奇的群众所推挤，慢慢地挤开了那些滿身大汗的紧靠着的身体，一直挤到第一排。他看見一些观众环坐在地上，

用两只手托着腮，鼻子贴在桌子边上，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那些赌酒的人，似乎决不愿放过这著名比赛的一点小节。这里是酒气更难堪的地方，好象所有在场的人们的呼吸和衣服都被酒气浸透了。

巴底斯特看见毕免篤和他的两位对手坐在黑豆树木制的坚固的凳子上，纸牌遮在他們的眼前，烧酒壶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在鋅皮桌子上堆着大堆的玉米粒，作为他們賭博的籌碼。每玩过一次，三人中就有一个去拿起酒壶，安靜地喝过之后，就递给他的同伴，他們也同样很有礼貌地大喝一口。

觀客們从各賭徒的肩上貼近地瞧着各人的紙牌，看他們是不是很好地在打。用不到焦心，他們的头脑是結实的，好象他們喝着的只是水，沒有一个人疏忽犯規，也沒有一个人胡乱出牌。

随着賭博的进行，那些玩牌的人并不因此就放棄和他們的朋友談笑，对這場比賽的結果說些笑話。

毕免篤看見巴底斯特时，含糊地叫了一声“喂”，好象是和他打招呼，随即又把視線轉回到他的紙牌上。

鎮定，他的外表确是鎮定的，可是眼睛却充滿了血絲。他的瞳人閃着紫色的不定的閃光，就好象酒精的火焰，他的臉色已变成毫无光彩的蒼白色；而另外两个人的样子也并不比他好，但大家都笑着；觀眾們似乎被这些賭着的人所傳染，大家均攤付款喝酒，酒瓶由这一只手傳到

那一只手；燒酒的洪水真是不停地流来，在酒店里泛濫着，又好象是火的浪濤，落进了所有人的肚子里。

甚至巴底斯特也因为被周圍的人們所催迫，不能不喝了一点。实在他并不喜欢喝酒，可是一个男子，对于各种东西都該試一試才对，并且他又用他当初所以到这家酒店来的心情鼓励自己。一个家庭的父亲已經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而且在仓库里又有了那么多的收成，实在也应该允許他自己稍微放肆一下。

他感到肚子里有股热气，头脑有点昏乱，觉得无限快乐。他渐渐地习惯于酒店的气氛，越来越对于那拚命的賭酒感到兴趣了。

到后来，甚至于把毕免篤看成一位了不起的人……

那班賭徒暫時結束了他們的賭局……（誰也不曉得他們已賭了几場）他們和他們的朋友在商量着晚餐的事情。德力洛拉兄弟中的一个，显然已失去了他的能耐，两天不吃东西的狂飲，以及两个晚上的胡搞，对他开始起了影响，他想支持也不行了，他漸漸地閉上眼睛，沉重地把头倒在他的哥哥的身上，他的哥哥从桌子底下暗地里用拳头打他的腰部，企图把他打醒过来。

毕免篤在这胜利前面狡猾地微笑着。已經有一个倒下去了。他和他的贊賞者們在商量晚餐的事情。这自然是一頓很丰富的晚餐，用不到害怕費用的，总而言之，用不到他自己掏腰包，这是一次使丰功偉績达到最高成就

的晚宴，因为无疑的，当天晚上賭局一定会結束，把另外的那一位也击败。

那个小德力洛拉已开始响起了鼾声，这好象响起了光荣的号角，宣布未来的胜利将归于毕免篤。他扑倒在桌子上面，跟着就要从椅子上跌下去，似乎他肚子裡的全部烈酒，由于地心引力的規律，在寻找着地面。

他的哥哥說要用巴掌把他打醒过来，可是毕免篤却象一个豪俠的胜利者那样，和善地把他劝阻了，說等到晚餐时再把他叫醒，并且装作对于拚命賭酒那件事和他自己的体力滿不在乎的样子，說自己在两昼夜不断的大吃大喝之后，胃口已不大好，真是一件极大的不幸的事。

于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跑进酒店里去，取来了一长串印第安辣椒，說这个会使他恢复胃口。这件打趣的事，使得众人大笑，而毕免篤为了使他的贊賞者更加惊異起見，把这种恶魔的珍饈向那位尚未醉倒的德力洛拉让了让之后，自己就儼然无事地象吃面包那样大嚼起来。

周圍的人們响起了喃喃的贊叹的声音。另外的一个只吃了一个，貝比达的丈夫却已經大嚼了三个，就这样把那一大长串辣椒，一长串紅得就象鬼一样的东西，都吃完了。这莽汉的肚子里一定装得有鉄甲。

他仍旧是那么硬挺，平靜，虽說他的臉色越来越蒼白，眼睛腫脹而发紅；他問哥八是否已杀了两只鸡来供晚饈，并指示他烹飪的方法。

巴底斯特惊奇地瞧着，同时有了一种茫然的感覺，想离开这儿回去。天色已經傍晚，小廣場上响起了各种的声音。每个星期日晚上的熱鬧开始了。毕免篤用他那令人不安的異样的醉眼，随时不断地对他望着，不知为什么緣故，他还在那儿逗留不走，好象这种玩意对他是那么新鮮，它的吸引力强过了他的意志。

勇士的朋友們，看見他把印第安辣子吃了之后，又伸手去摸酒壺，并不注意他的对手是否仿着做，便和他开起玩笑来：“不要吃得那么多了，这样下去是要打敗仗的，又沒有錢来付賬，現在不比从前那么富有了，那时候他的女地主还迁就点，不收他的地租。”

一个不知輕重的家伙說出了这种話来，并不知道話的分量，这立刻引起了一种痛苦的沉默，就好象在一个病人的臥室里，人們把他的病状揭了开来时的情况。

在这样的場合，当观众与表演者都一罇罇地飲了烈酒之后，他竟說出了地租及付款的問題来！……

巴底斯特心里感到很不自在，似乎气氛中突然有了一种敌視和威吓的意味。其实他用不到費多大的力，就可以跑开，可是他却站着不动，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偷偷地在对着他看。如果人家还没有攻击他就逃避，他怕招到侮辱。他希望平安无事地过去，仍旧留着不动，他的心里并不是惧怕，而是一种过分的謹慎。

毕免篤的那班贊賞者要他再述說一下他过去年年不

付地租給他的女地主时所用的手段；这事引得众人大笑，他們惡意地笑得东歪西倒，非常得意，就好象奴隶們對他們的主人遭到不幸时所感到的欢乐一样。

这个勇士謙遜地在叙述他的光荣事迹。每年在圣诞节和圣胡安节时，他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跑到瓦棱西亚去，去看他的女地主。別的人总不免要带上一对肥鸡、一籃麦餅，或者一籃水果，来买那些地主們的欢心，好使他們答应先收一部分，还哭着請求其余的以后很快就付清。而他呢，却只带去几句话，簡簡單單的几句话。

他的女主人，一个高大显貴的太太，在她的餐厅里接待他。她的女儿們，一些穿得花花綠綠的滿头滿身都打着花結子的嬌滴滴的大姑娘，来来往往地在附近走动。

馬奴埃拉夫人翻开一本小賬簿，查看毕免篤半年来拖欠的地租……“是不是来付地租，嗯？……”而这个狡猾的家伙，一听到这高貴的太太的問話，总是用同样的話回答：“不是，太太；我付不起，因为我連一个瓜尔多都沒有。”他知道这种做法是要被看成一个无賴的，他的祖父是一个非常了解世故的人，他早就說过：鎖鏈是为誰而造的呢？是給那些汉子造的。你付款嗎？你是好人，你不付嗎？你是一个无賴。在作了这段粗俗的哲学的簡略談話后，就采取了第二个办法，那就是从他的腰帶里取出一把下等的黑色烟叶和一把大尖刀，开始选切烟叶，卷他的小雪茄烟。

看到这一把利刀，那位太太寒颤起来，并且非常紧张；正因为这样，这个狡猾的家伙故意慢慢地在切着他的烟叶，从容不迫地把它放开，他不断地复述着他祖父的论据，来解释他迟付的原因。

那些带着花结的姑娘们给他起了一个浑名，叫他做“锁链里的人物”；而母亲见到这个出名的暴徒的出现，就感到不安；他一身酒气，说话时指手划脚，挥动着他的尖刀；而且她确信结局他是不会拿出什么来的，所以就请他回去。可是他却深感到使别人麻烦自己就十分快乐，故意延长他的会晤。甚至到后来人家告诉他，如不能付租的话，就可以不必来探访了。那位太太会忘掉她这些土地的。唉，不，马奴埃拉夫人呀！毕免篤是一个丝毫不苟的人，一定要完成他的任务的；他是佃户，他应该按照规定在圣诞节和圣胡安节来拜访他的主妇，表示他虽付不出租金，却并不因此就忘掉了他是她的谦恭的奴僕的身分。

就这样，他每年一定要上她的府上去两次，好让他那双沾满泥土的破鞋来踩脏她的光亮的楼板，并且一再述说着锁链是制造来给汉子用的那些话，以及玩弄着他的尖刀。这是奴隶的一种报复，乞丐式的痛苦的快乐，他会趁富人们在过佳节的时候，穿着他那一身又脏又臭的破烂衣服故意跑进他们的家里去。

所有的农民都笑着；在議論毕免篤对付他的女地主

的行为。

而这位勇士却举出理由来，作为他的行为的依据。他为什么要付地租呢？我们看，为什么？……他的土地，从他的祖父那时候起，就已经种着了。在他们的父亲逝世的时候，他们弟兄就照着自己的意见，把地分开来；按照村子的习惯，是用不着去请教地主的。耕种土地的是他们，是他们使土地生产，是他们把生命一点一点地献给了土地的。

毕免篤毫不害羞地夸谈着他的工作，使得好些人都不免为之发笑……真的，他现在没有做多少工作，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的人，而且懂得生活的窍门，可是有一个时期他曾经工作过，单就这一点，他也比那个瓦棱西亚的胖太太更有充分的理由来领受这些土地。要是她能来田里做工，要是她能够用她那“混身的肥肉”来握住沉重的犁头耕种，而那两位簪花带结的姑娘能拉着它走，要是能这样做，那她就是合法的主人。

这位勇士的粗鄙的笑话，引得周围的人哄然大笑。所有的人都还记得圣胡安节去付地租时所受到的恶劣滋味，他们很高兴能够看到他们的主人受到这样毫不留情的待遇。啊！那样来犁地，将是多么有趣的事呀。跟着，各人在幻想中看到他们的主人，那些大腹的、胆怯的有钱的老爷们，或是那些高傲的老太太，被拴在犁头上，拉着，拉着，在开田里的沟，而这些底下的人，这些农民，却在旁

边揮着鞭子。

所有的人都霎着眼睛，笑着，大鼓其掌，表示他們的高兴。啊！在哥八酒店里听着这个人的談話，是多么惬意的事呀。这个人想得多妙呵！……

可是貝比达的丈夫却变得非常黯然，很多人从他的眼色里都猜想到将有不祥的事情发生。这种杀气腾腾的眼色，在哥八酒店是一向常常看見的，这表明他沒有疑問很快就將向誰进攻了。他的声音变得粗浊，好象所有脹滿在肚子里的烈酒，已象热浪那样上冲到他的喉头来了。

他的朋友們可以笑破他們的肚皮，可是这个笑将是最后的一場笑了。村子里已經不是过去十年間那个样子了。那些象兔子一样胆小的地主們，現在又变成难于对付的恶狼了。象往时那样，他們已露出了他們的利齿。甚至他的女地主，也胆敢来向他冒犯了；向他，他是这地方所有地主們最害怕的人物呀！他上次在圣胡安节去看他的女主人的时候，她竟譏笑他所說的鎖鏈，甚至还嘲笑他的尖刀，她对他宣称，他必須准备交还土地，不然就交付地租，那历年的拖欠也不要忘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因為他們已經不害怕了……为什么他們不害怕呢？天呀！因为巴力的那些土地已不再荒廢而沒有人耕种了。以前那种荒凉可怕的景象，曾經惊吓了那些地主，使他們温順而柔和。可是这种

好景已被破坏了，自从那个强盗，“那个饿鬼”，不顾他们全体的意见任意胡为之后，那些地主便得意地笑了起来，他们为了报复过去十年被迫的驯服，他们会变得比那个恶名昭著的沙尔伐多尔老爷的作风还要坏。

“真的……真的……”周围所有的人都叫了起来，他们愤怒地点着头，支持毕免篤的理论。

所有的人都承认他们的地主是变了。他们想起了最近和他们会面时的详细经过情形：地主们威吓着要退佃，并且拒绝拖欠地租，而且用一种讽刺的神气对他们提到巴力大叔的土地的事情，说全村的人虽然都很不高兴，那些土地怎么还是种起来了。在十年当中，他们把地主踩在脚下，而且在他们背后系上缰绳，使他们屈服就范。在这样轻松的胜利之后，突然间竟来了残酷的转变，叫他们又回到昔日的状态，想到那半年必须交付的地租，就不免感到面包更加苦硬，酒也更加酸涩。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个外乡人的罪过，这个满身虱子的乞丐，根本不生在这个地方，却凭空赖在这儿，来扰乱他们的事情，使他们的生活更加难过。就让这个坏蛋仍旧住下去吗？难道村子里竟没有人吗？……

新近为了一个可怜孩子的死去而建立起来的友谊，永别了！大家都认为这由于不幸事件而建起来的友谊，已经象纸牌搭的楼房一样倒下来，象稀薄的云彩那样消散了。旧恨突然间一致地重又涌现出来，全村的人用一

种休戚相关的心情，为了保卫本身的生存，要起来和这个
闖入者战斗。

普遍的仇恨竟在这样一个时候爆发了起来！他們的
眼睛閃着仇恨的怒火，对他盯着；那些被酒精弄得混乱了
的头脑，好象感到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于是大家自然而
然地向着巴底斯特走去。巴底斯特感到四面八方的人在
压挤过来，圈子愈縮愈小，愈縮愈紧，好象要把他吞噬了
似的。

他很懊悔竟和这些賭徒們混在一起。他并不害怕，
可是他詛咒产生出跑进这家酒店的念头的时辰；这怪異
的地方好象偷去了他的精力。在这里，他失去了他那种
在耕种的土地上的庄稼前面所感到的坚强精力；为着耕
种这些土地，他曾付出了那样大的代价，为着保卫它，他
准备牺牲性命。

毕免篤由于憤怒激烈地增剧，感到两天来所喝下的
烈酒突然間对他的头脑仿佛成了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失
去了他那喝不醉的鎮定，站了起来，搖搖摆摆地，努力掙
扎着才能把两脚支持住。他的双眼燃燒着怒火，好象要
流出血来。他的声音很艰澀，似乎是酒精和憤怒要把它
拉回去，不让它出来。

“滾！”他傲慢地对着巴底斯特說，同时伸出一只手，
差不多直触到巴底斯特的臉，“是滾开呢，还是把你宰
了！”

走开！……这正是巴底斯特所想望的，他的臉色越来越蒼白，越想越悔恨到这个地方来。可是他很明白，这位勇士这样蛮橫地叫他滾，是由于众人的支持才說出来的。

他們要他离开酒店，并不是为了免得看見他在面前而討厭；他們用死的威吓来命令他的，是要他放棄那象他身上的血肉一样的土地；要他永远失去他的小娃娃曾在那儿死去的茅屋；在这屋子的每个角落里，都留着他的家人們为了和貧困斗争而作的种种战斗和欢乐的回忆。突然間他恍惚看見他們的家具又放在馬車上，在路上到处流浪，找寻他們不可知的事业，来維持他們另外的一种生活，丑恶的飢餓象忧郁的卫士那样，随时跟在他們背后……不！他願意避开任何爭端，可是不能讓他們把他的面包搶去。

他已不再感到不安了。他的家屬挨餓和不能举火的景象，使他生出了一种憤怒。他甚至想到只要那个人对他提出这样奇怪的要求，他就要对他攻击。

“你滾不滾？你滾不滾？”毕免篤越来越蛮橫地威吓地质問着。

“不，不走。”他搖搖頭，用一种輕蔑的微笑，用一种坚定的挑战的視線向周圍的人看着。

“流氓！”那个勇士吼了起来，同时伸出一只手，在巴底斯特的臉上打了一下吓人的响亮的耳光。

所有在場的人好象被这攻击所鼓励，都趋前向这个讨厌的闖入者进攻，可是在一排排的人头上，一只筋肉发达的手臂已經拿起了一張亚麻布的折椅在揮着，这椅子或者就是毕免篤剛剛坐过的那張。

这張用黑豆树木制的有坚固横木和粗大椅脚的椅子，因为久用而磨光了，握在这个力大无穷的巴底斯特的手里，实在是一件可怖的武器。

这个一向馴良的人，現在在疯狂中簡直象个巨人，人們被他的凶势所恐吓，本能地向后退去，把酒壶桌子冲得乱滾。大家还来不及移动脚步，就听到一声象鍋子破裂的声音；毕免篤的脑袋被椅子击中，倒下去了。

立刻小廣場上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混乱。

哥八坐在他的洞穴里，好象什么都不注意，但其实他却是第一个嗅到这场混乱的人，当他看見椅子已举在空中，他立即把那根暗藏在柜台底下的粗重的棍中之王抽了出来，毫不留情地馬上把酒店里的顾客們打了出去，依照他的向例的妥当办法，立刻把門关上。

人們在小廣場上跑着嚷着，打烂了的桌子在滾动，棍棒在空中飞舞，每个人都向他的邻人作着戒备，以防万一被襲。就在这当儿，那个在这次打架事件中肇事的人巴底斯特，却站着不动，他双手垂下，仍旧握着那只染着血污的椅子，对他剛才所做的一切不胜驚訝。

毕免篤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好象在咆哮，血从

他的破裂的脑袋上汨汨不止地流出来。

大德力洛拉以一种酒友的情誼，跑过来帮助他的对方，对巴底斯特仇恨地望着。他辱罵他，同时在腰带里找寻武器来向他报复。

那些不爱鬧事的人从小路上逃走了，一面又用病态的好奇心，边走边回头来看。其余的人則留在那里不动，他們都取着防卫的姿态，每个人都可能把近旁的人的头顱打烂，而不知究竟为了什么。可是沒有人願意第一个先动手去进攻。棍棒依旧高举着，尖刀在人堆里閃着耀眼的亮光，可是沒有人敢走近巴底斯特的身旁，他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朝后退，同时又高举着那染有血污的椅子。

他就这样退出了那个小广场。他用挑战的眼色，望着那班圍繞在倒在地上的毕免篤周圍的人們。他們都是很勇敢的人，但显然被这个人的威力慑服了。

他知道自己已經到了大路上，离酒店已經相当远了，于是便拔步飞跑，快到他的家門时，他才把那只染有血污的椅子丢在一条水沟里。他看着那些业經干了的黑色的血迹，在水面上重又漂起，不禁心惊肉跳。

第十章

巴底斯特从此失去了在他的土地上安静地生活下去的一切希望。

全村的人再度起来反对他。他必须和他的家人重过往时那样绝对孤独的永久空虚的生活，象一个鼠疫的患者那样，象一只被囚在笼里的野兽那样，人们只从远处对他挥挥拳头。

他的女人在第二天告诉他，人们怎样把那受伤的勇士护送回家，而他自己也在家里听到了人们的叫嚷、威吓，和对受伤的毕免篤所表示的热情……那确是一次真正的示威。女人们靠着村里传递消息惊人的快捷，知道了事件的经过，就立即跑到大路上来，以便更近一点瞧瞧貝比达的那位勇敢的丈夫。她们同情他的遭遇，把他看得等于是一个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牺牲的英雄。

那些女人不久以前还说着他的种种坏话，她们因为他的赌喝酒的事而纷纷加以责难，现在大家却反而同情他，打听他的伤势是否严重。她们大声疾呼，要对那个“餓鬼”，那个强盗，进行报复。这个强盗把人家的东西占为己有还不满足，还要任意胡为，对好人加以恐怖的攻击。

毕免篤表現得非常漂亮。他的伤痛得很厉害，由他的朋友們扶着走，他的头上用布片包扎着，活象“帶棘冠的耶穌圣象”，激怒的邻妇們这样說着；可是他却努力裝出笑容，而且对于每次复仇的喊叫，用一种意气昂然的态度来回答。他宣称，他要用他自己的力量来惩罚他的敌人。

巴底斯特并不怀疑那些人要对他报复。他明白村子里經常慣用的复仇办法。在这块地方，人們不会告到城里的法院去；监狱是不足以平息他們的忿恨的。他們自己有好眼力，家里也有一支猎枪，这就何必需要法官和宪兵呢？各人的事情應該由各人自己来解决。

全村所有的人都这样想。所以在吵架后的第二天，当那两个漆黑的三角帽^①从哥八酒店到毕免篤的茅屋里去时，徒劳地在田徑上跑来跑去，他們虽然用种种的花言巧語向着在田里干活的人們探問，却始終沒有得到一点头緒。沒有一個人看見什么，也沒有一個人知道什么，至于毕免篤自己，則粗野地哈哈大笑，他說是他自己在賭錢回家时，因为走得搖搖擺擺，撞在路旁的树木上而把脑袋撞破了的。那两个宪兵因为对于傳到他們耳朵去的吵鬧和流血的事件得不到一点确实的消息，便只好回到阿尔波拉耶的兵营里去了。

① 指宪兵。

受害人和他的朋友們的这种豪爽的态度，对于巴底斯特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使他不得不永久在防卫的情境中过日子。

他的家人，象胆怯的蝸牛一样，一天到晚蜷伏在他們家里，避开和村子里的人接触。

那些孩子已不去讀書了，洛塞达也不再到工厂去，至于小巴底斯特，也不敢走出他們的田地一步。只有父亲是唯一敢出去的人，关于他的安全，他表现得那么泰然和有信心，正象他对于他的妻儿的小心和谨慎一样。

可是他每次上瓦梭西亚，沒有一次不是带着猎枪去的，他把他的猎枪放在近城的一个朋友家里。他不断地和他的武器生活在一起；那是他家里一件最新式的東西，經常擦得亮亮的，非常干淨，他以摩尔人的热情爱护它，正如瓦梭西亚的农民對他們的猎枪所感到的一样。

德力莎是那么忧愁，就象她的小娃娃死去时的情况一样。每次她看見她的丈夫在揩抹那支双筒的武器，更換子彈，或者玩弄着枪栓以便使它开閉得更灵活时，她的脑海里便不禁閃过了那苦监的景象，想起了巴力大叔的可怖的故事，她預見到了血，并詛咒当时他們到这块被詛咒的土地上来建居的那个日子。随后，就来了她的丈夫不在家时的那种不安的时光，一些难以捱过的下午。她忧愁煩惱，等待她的丈夫，却总不見他回来，于是她离开家里，跑到大路上去察看，每次当远方的猎人在打燕子响

起了枪声时，她就不禁颤栗起来，以为这是一场悲剧的开始。这一枪说不定已把那个家长的头颅打碎了，又或者监狱已打开了门来等他进去。但后来，当巴底斯特出现时，那些孩子们便欢跃地叫了起来，德力莎也微笑着抹去了她眼中的泪水，而他的女儿则从家里跑出来拥抱她的爸爸，甚至那条狗，也用不安的神气嗅着他，好象他是刚脱险回来似的。

巴底斯特却很镇定、泰然，也不骄傲；他笑他的家人的不安。自从那次有名的吵架以来，随着时光的逝去，他是越来越大胆了。

他自以为很安全。当他的手里握着这支“双声的鸟儿”时——他这样称他的猎枪——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到村子的无论什么地方去。他出去时总是和这样好的伴侣在一起，所以他的敌人都装作不认识他。他甚至好几次从远处看见了毕免篤，他的头还包扎着，在村里走来走去，好象一面复仇的旗帜。这位勇士虽然伤口已经复元，但他却总避开，可能比巴底斯特还更害怕互相碰头。

所有的人都恨恨地瞪着他，可是从附近的田地到大路，却从来没有听谁对他说过一句侮辱的话。他们以轻蔑的态度转过头去，俯身在自己的田地上，很热心地干着活，一直到看不见他时为止。

唯一和他说话的只有汤巴老大爷，那个疯牧人，他用他那无光的眼睛认出了他，好象也已嗅出了巴底斯特周

圍的災禍的氣氛。他總說着那同樣的話……還不想把這些被詛咒的土地放棄嗎？

“你做錯了，我的孩子，它們會給你帶來不幸的……”

巴底斯特卻用微笑來接待這個老人的老話。

他經常和危險打交道，但從沒有象現在這樣不怕任何危險。他甚至感到要想招惹危險，讓危險直接向他走來，以滿足他內心的痛快。他那次在酒店的豪舉，已改變了他的性格，過去他是和平的，容忍的，現在卻在他的內心里升起了一種強橫的暴烈。他想向所有的人表示，他並不害怕他們；他曾經打破了畢免篤的腦袋，他也可能向村子里的任何人射擊。他們迫着他在某一段時期不得不做出傲慢的荒唐的事情來，使他們對他尊敬，讓他以後能夠安安靜靜地過日子。

他竟熱衷於這樣危險的念頭，甚至放棄田里的工作，借口打獵，終日在村子的小徑上跑來跑去，而事實上則在炫耀他的獵槍，顯示他的威風。有一天下午，他到加拉伊式特山谷打燕子，使得寧靜的黃昏引起了很大的騷動。

燕子掠過四邊燈心草叢生的平靜的池塘，成雙作對地穿梭似地不安地飛來飛去。這個山谷，把村子割開而形成一個幽邃的裂口，這裡很陰暗，池水阻滯而污濁，邊上都是爛泥。池裡有些半朽的獨木舟在飄浮着，景象慘淡而蠻荒，誰也不會相信在高埂後面，越過燈心草和蘆葦

的地方，就是那气象明朗、風景秀媚的地方。在这山谷的谷底，甚至連阳光也因为渗透过那些粗惡的草木，現出了淒涼的色調，慘白无力地反映在死水上面。

巴底斯特整个下午都在射击，他的腰帶里彈药已經不多。他的脚下則堆着一大堆羽毛上染着血污的禽鳥，大概已有两打之數。这是一頓丰盛的晚餐啊！……他的家人将怎样的高兴呀！

在谷底的地方，天已漸漸黑下来；池塘里升起了一种惡臭的气息，这种低湿而有毒的瘴气，呼吸着是会害热病的。青蛙成千上万地在歌唱，好象是对最初的星星在致敬，它們很高兴已不再听到那阻断它們咯咯欢唱的枪声了，它們胆怯地伸出它們的头，穿破了这污水池塘亮得象玻璃的水面。

巴底斯特收起了那成扎的禽鳥，挂在他的腰帶上，只两跳就跃上堤埂，随即沿着小道向他的家里走去。

天空还染着黄昏时微弱的光亮，显出一种紫色的柔和的色彩，星星閃着光，在广闊的田野里，当夜晚来到之前，响起了乡村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城里回来的姑娘們和从田地做工回家的男子，以及那些拖着沉重的車輛的疲憊不堪的牲口，在各条小路上走过，所有的人在經過巴底斯特的身边时，都和他打招呼道晚安，他們是阿尔波拉耶那边的人，他們不認識他，或者認識而沒有象他的邻人那样对他有仇恨的心理。

經過了那个村子之后，他向着他的家里走去；越向前走，巴底斯特越感到人們对他显出的敌意，在各条路上他所遇見的人，沒有一个对他道晚安的。

他一进入了近郊地带，就象軍人跨过了敌人的边境一样，只好准备战斗。巴底斯特伸手到他的腰带里寻找作战的彈药，可是只剩了两顆他自己做的霰彈了，他当即把它們装在猎枪里。

那个大汉作了这个准备之后，不禁笑了起来。他想要是有人企图阻止他通过，那就非得受到一陣彈雨不可。

他一路不慌不忙地走着，安靜地快乐地呼吸着这夏天晚上的清新的空气。可是这种平靜，並沒有使他失去警惕。他有許多敌人，他在这个时候在田野里走着，不能不考虑到意外的事变。

他的农民的灵敏的听觉，突然感到背后有一个声音，他猛地轉回头去，在蒼茫的星光中，他确信已看見了一团黑影，从路上窜出来，以无声无息的脚步在奔跑，随即隱藏在堤埂后面。

巴底斯特檢查一下他的猎枪，把枪栓拉上，謹慎地走近那个地方，但沒有看見人……只在若干距离外，好象草木在黑暗中搖动，似乎有一个軀体匍匐着进入里面。

他觉察出有人在跟着他，企图从他的背后阴險地向他襲击。可是这种疑心並沒有經過多久。或許这是一只流浪的狗，因为看見他走近而逃避开了。

实在，确是有人需要避开他的。但是不管这人是谁，他自己又留在这里干什么呢？

于是他继续在黑暗的道路上走；就是闭起眼睛来，他也认得出这块土地，但是为了谨慎，他却希望不要引起人家的注意。越走近他的家里，他就越感到更大的不安。这是他的家，可是在这儿却有他更多的顽强的敌人。

在到达他的茅屋的前几分钟，靠近那个蓝色的庄园，每星期日那些姑娘们在那儿跳舞的地方，道路非常错综复杂，弯来曲去，一边的堤埂上有两行老桑树，而另一边则是宽阔的水渠，渠的两旁复着浓密高耸的芦葦。

这里植物生长的形态，宛如在印第安森林的阴暗地方，一窝竹子在阴森森的路上摆动着。芦葦丛被夜晚的微风吹动而颤抖，发出了愁苦的呻吟；好象它已觉得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白天是那么凉爽而惬意的所在，将有阴谋的事件发生。

巴底斯特为了嘲笑自己的疑惧，故意夸大心理上的危险。如果要对他进行枪击，这将是一块再合适不过的好地方！要是毕免篤走过这里，他决不会放过这么佳妙的机会。

他刚说着这句话，突然一声爆响，一条火舌从芦葦丛中直向着他飞来，一支红箭，从巴底斯特的一只耳朵边飞嘯过去。有人在对他开枪……他本能地伏下身体，希望混在地面黑暗的地方，以免向他的敌人暴露目标。在这

同一时刻，閃出了第二次的火焰，响起了另一次的爆响，这声音和第一次还在响着的回音混在一起了。巴底斯特感到左肩上有一陣被划破的創痛，好象外皮被一支尖利的鋼爪所抓着一样。

他对这个几乎毫不加以注意，只感到一种粗野的快乐。已經开了两枪……敌人的武器失了效用了。

“基督哟！現在該我来干你了！”

他于是纵身投进芦葦丛里，几乎是从沟渠的一道斜坡滾下去的，水一直浸到腰带，两脚踩在烂泥里，手臂高举着，尽量地高举着，以免污湿了那支猎枪；他吝嗇地保留着那两颗霰彈，直到准确地射出了它們时为止。

芦葦在他的眼前纵横交錯，形成了一个夹紧的穹窿，几乎与水面相齐。在他的前面黑魑魑的地方，响起了嘩啦、嘩啦的激蕩的撥水声，好象是一条从沟底逃跑的狗……敌人就在那里，抓住他！

于是便在深深的河床內开始了疯狂的賽跑。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让鞋子遺失在河床的烂泥里，褲子紧貼在肌肉上，綑紧、沉重，行动十分困难，臉上受着扭折的芦葦的不断打击，尖銳鋒利的叶子划得他全是血痕。

有一个时候，巴底斯特相信他看見了一个黑影，为了登上堤埂，拚命地抓着芦葦在掙扎。他企图逃走……开火！他的手覺得杀气勃勃地发痒；他側着头瞄准了他的猎枪，扳动枪机……枪声响了，芦叶紛紛落下，芦葦嘩啦

折裂，一个碩大的东西，跌进沟里去了。

抓住他！抓住他！……巴底斯特再度听到逃狗撥水的声音，而且現在更用力，似乎是被絕望所刺激，极力想逃去。

这种在黑暗中越过芦葦的水中的竞走，实在使人弄得头昏目眩。两个人一再在溜滑的地上跌倒。沒有办法抓紧芦葦以免猎枪脫手丢掉。由于疯狂的竞走，水被攪得旋滾着。巴底斯特很多次跌倒跪下，他一心只想着伸长他的手臂，使他的武器高出在水面之上，以保全他仅存的子彈。

他們就这样繼續着，在黑暗的深淵中摸索着，从事猎人的勾当。直到那沟渠的轉弯处，他們才跑到一块空曠的地方来；那儿的堤埂已沒有芦葦。

巴底斯特的眼睛已习惯于芦葦穹窿下的黑暗，他看得很清楚，有一个汉子手扶着枪，踉蹌地从沟渠里跑出来，他的脚滿粘着污泥，行动极为困难。

是他……他！就是他！

“强盜……强盜，你跑不了！”

巴底斯特怒吼着，从沟底再开第二枪，他以射击手的正确姿势，能够射得很准，而且知道已“射中了肉体”。

他看着他沉重地扑倒在堤埂上，随后又看見他匍匐着，以免滾到水里去。巴底斯特想捉住他，可是他太性急了，一不小心，忽然失足跌下，竟翻了一个大斤斗，摔到沟

底。

他的头沉沒在烂泥里面，吞咽着那可怕的紅色的汁水。他以为他会死去，永久停留在这污泥的河底里了。但是他极力地掙扎，終于从水里站了起来，他的眼睛被污泥弄得看不見东西，他的嘴巴困难地呼吸着晚上的空气。

他的眼睛剛剛恢复了视觉，就立刻去找寻他的敌人。可是他已經隱遁不見了。

他滿头滿身流淌着泥巴和污水，从沟里出来，并在他敌人爬上去的同一地方爬上了斜坡；可是当他到达坡頂时，却看不見他的敌人了。

在干燥的土地上，殘留着若干烏黑的斑迹，他用手去一摸，聞到了一股血腥的气味。他深感到他的枪并没有空放。可是他想瞧一下他的敌人的尸首，却徒劳地寻覓了一番。

那个毕免篤生着一副坚厚的皮囊，也許他已帶着泥巴、浴着鮮血迅速爬回他的家里去了。那种沙沙作响的声音，一定是他弄出来的。他准是在近旁的田地里，象一条巨大的蟒蛇那样，在田沟里蜿蜒爬行。村子里所有的狗都因为他正在狂吠，拚命地嗥叫。在一刻钟以前，巴底斯特也曾听見了同样的爬行声，无疑的他是企图从他的背后把他杀了的。然而当他看見自己已被发觉时，便从大路上象一只小猫那样逃到那芦苇的深处藏匿起来，埋伏在那里，以免冒險。

巴底斯特突然感到害怕起来。在田野中間，他只有单独一个人，而且已完全解除了武装；他的猎枪沒有了子彈，那就不过是一支脆弱的棍棒。毕免篤当然不会轉回来攻击他，可是他有很多的朋友。他被这突然的恐怖所慑服，立即拔腿飞跑，穿越田野，向着他的家里跑去。

村子震动了，发出告警的响声。夜半的四响枪声，使得附近地方的人們都騷动起来。狗吠叫着，越叫越猖狂。各庄园和各茅屋的門半开着，溜出了許多黑色的身影，当然他們是不会空手出来的。

邻人們从遙远的距离互相用呼声和叫喊通知。夜晚的枪声，可能是火災或盜劫的信号，誰曉得这是什么事情哟！……总之，一定不是好事情。男人們从家里出来，他們以住在田野的人所具有的自我牺牲和休戚相关的精神，作了一切准备。

巴底斯特被这行动的情况所惊吓，急忙向家里跑去，为了路上免得被人发现，他不得不很多次弯着腰，凭着那些堤埂和那些草堆来掩护。

他已經看見了他的茅屋，門开着，灯火明亮，在紅亮的房子內，映出了他家人的碩大的黑影。

那条狗对他嗅着，它是第一个向他打招呼的。德力莎和洛塞达欢叫了起来。

“巴底斯特，是你嗎？”

“爸爸！爸爸！……”

全家所有的人都向他扑去；在茅屋入口的地方，在老葡萄架下，星光透过了葡萄叶子，好似闪动的萤火虫。

德力莎对于丈夫的迟迟不归，感到十分不安和忧惧，她以女人敏锐的听觉，听到了远处很远的地方响起了四声枪响。依照她的说法，她的心立刻翻转了过来。他们全家都跑到门口，忧愁地向着那阴暗的地平线遥望。他们认为村子里那种闹轰轰的报警声，和父亲的不在一定有若干关系。

当他们看见他和听到他的说话时，他们简直欢喜得发狂一样，谁都没有注意到他的脸上沾着泥巴，他的脚上没有鞋子，他的衣服骯髒而滴着泥水。

大家把他蜂拥地推到屋里去。洛塞达热情地叹着气将手围在他的颈上，她的眼睛还满含着泪水，

“爸爸！爸爸！……”

可是爸爸却痛苦地皱着眉头，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发出了一声闷绝的痛苦叫声：“唉哟！”因为洛塞达的一只手臂落在他的左肩上，就在他那被钢爪抓破的同一地方，使他此刻更感到难熬而不好受了。

进入屋内之后，明亮的小油灯的灯光照出了他的形状，女人和孩子都不禁惊叫起来。他们看见他的衬衫上沾满血迹……而他的样子又是那么难看，就好象刚从监狱里钻过水厕逃跑出来似的。

洛塞达和她的母亲呜咽地哭了起来。“神圣的天后

哟！……至高无上的圣母呀！他们把你打伤了嗎？……”

可是巴底斯特却感到他的肩上更加痛得不可忍耐了。他很不高兴地嘱咐她们不要再只是哭泣，赶快看看他的伤口。

洛塞达比较能干，她立即撕破了那件粗厚的衬衫，露出了肩头……啊，这么多的血！这个姑娘面色变成苍白，努力不使自己昏过去。小巴底斯特和两个小男孩开始哭了起来，而德力莎则不断地在叫苦，好象他的丈夫已经到了临终的时刻。

可是那个受伤者对这种悲声痛哭已经再也受不了，他粗暴地提出抗议：少哭一会吧！其实他的伤并不见得怎么严重，证据是他的手臂还能够转动，虽然他越来越感到肩上更加疼痛，但那只是一种爪伤，一颗子弹的擦伤，没有别的。他感到身体很强健，可见伤得并不怎样严重。快点！……水，纱布，绳子，还有那被德力莎看做特效药而好好藏在卧房里的阿尼加酊……行动起来呀！事情并不是大家张开嘴巴围着看就能做得好的。

德力莎把整个房间都翻转过来了，她在那些大箱子里面找寻应用的东西，她割开麻布，解开绷带，同时那个女儿则一再地在洗涤那象被剑所刺破的浑厚肩膀上的染血的伤口。

两个女人极力阻止血再流，用绷带紧紧把伤口包住。巴底斯特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叹息，似乎他的伤已经好了

似的。在他一生中，比这个更重的伤，他都受过不少次哩。

他对那些孩子极力加以告诫，叫他们格外小心。刚才他们所看见的一切，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最好是把那些事情忘记了。他并且一再告诫他的女人，她所说的要去叫医生的事，那是会引起法院的注意的。他的皮肉很奇特，自己会痊愈。最要紧的是不要让谁知道那儿发生的事情。谁晓得现在他的情形怎么样呢……那个家伙！

当他的女人在帮他更换衣服和整理床铺的时候，巴底斯特把刚才经过的事件告诉了她。那个善良的女人现出了惊吓的表情，圆睁着双眼；她想到她丈夫所面临的危险，不禁叹息着，用不安的眼光投向紧闭了的茅屋的大门，好象从那里会溜进宪兵来似的。

巴底斯特用一种预期的谨慎，拿起他的猎枪，在小油灯的光亮下把它抹过，并把两个枪管弄干净，用力把它擦拭，以便可能发生什么变故时可以立即使用。

这一晚上，全家人都很不好过。巴底斯特在卧房的大床上发着谵语。他发着高烧，狂暴地滚动着，似乎他仍是在河床底下找仇人。他的叫喊，使那些孩子和两个女人都很害怕，他们一齐坐在床边，通宵没有睡觉，时时刻刻不断地给他甜糖水喝，这是他家里唯一能够立时获得的家常便药。

第二天，他们家里的大门整个早上都关闭着。他的伤势是比较好点了。孩子们因为睡眠不足，眼睛红肿着，

坐在庭院里的粪堆上面，长久不动，茫然地看着那些被关
闭在那里的蠢动着的牲畜。

德力莎不时从那半开的门缝里窥探着田野上的动
静，随后又跑回巴底斯特的旁边去……这么多的人呀！所
有附近地方的邻人都沿着大路向毕免篤的家里走去。他
家的周围，聚满了人，就象一个蚂蚁窝那样……而且所有
的人都是愁容满面，指手划脚地激动地在高声谈论，或者
从远处对巴力的旧居投以仇恨的眼光。

她的丈夫知道了这个消息，喃喃地自语着。似乎有
些东西在他的心底深处在作怪，使他产生苦恼。村子里
的人向着他的敌人家里走去的那种态度，证明毕免篤的
伤势已非常严重，或者他快要死了，无疑的，那两颗子弹
一定还留在他的身体里。

现在，他将遭到怎样的情况呢？象那可怜的巴力大
叔那样死在苦监里吗？……不，村里还是按照过去的习
惯，愿意用自己的手来执行判决。那个临死的人，他是
不会说出什么来的，复仇的事将留给他的朋友们，德力洛拉
兄弟或者别人来执行。巴底斯特不晓得哪一种更加可
怕，是城里的法院呢，还是村里的人。

已经到了傍晚时候，当那个受伤者已听厌了两个女
人的各种抗议和恳请时，便从大床上跳了起来。

他感到很苦闷，象他这种惯常劳碌、精力充沛的身
体，实在不能长久睡着不动。他肩上的伤痛，促使他改变

了他的姿势，好象这样做才能够使他摆脱痛苦似的。

由于长久不动而感到麻木，他摇摇摆摆地从家里走出来，就坐在門前葡萄架下的磚凳上。

当天下午的天气是一种困人的天气，地面上吹着一种在这个季节似乎凉意过分的冷風。紅黑色的云层把太阳遮掩着，云层下面斜射出来的亮光，好象一幅金黄色的厚幕，掩蔽着天边的地平綫。

巴底斯特轉过他的身子，背向着毕免篤的家，茫然地对着城市那边看望；在收获之前被谷物的帷帳所掩蔽的田地，此刻赤裸裸地显露在眼前。

这个受伤的人，在同一時間內产生了两种自相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好奇心慫恿着他轉过头去看望，同时又害怕看見的东西太多。但結果，他还是慢慢地轉过他的眼睛，向着他的敌人的家里看去。

是的，在毕免篤家的門前，确实聚集着很多的人：男人，女人，小孩子。所有村子里的人，都惶惑地走着，前去探視他們那个被打敗的救主。

那些人对他該是怎样的怨恨呵！……他們相距虽远，可是沒有阻止他猜想到他的名字会在所有的嘴巴中响起来。因为发高烧，他的耳朵在嗡嗡作响，他的額角卜卜在跳，他相信已听到那群集的人們发出来的威胁的声音。

然而上帝曉得，他的所为无非是为了自卫，他只希望維持他的儿女的生活，决沒有想对誰加以伤害。他有什

么过错，而竟要和这些，象华金老夫子所说的，一些非常好的人，但是非常愚蠢的人作对呢？……

下午已经过去，黄昏的时候，田野上显出了一种灰黯而愁惨的色调。风越刮越紧，把远处痛苦和忿激的响声一直带到他的家里来。

巴底斯特看见远处茅屋的门口有很多人在转动，随即有无数的手臂带着痛苦的表情高举起来，那些痉挛的手把头巾扯下，忿怒地抛在地上。

那个负伤的人感到他全身的血液向着他的心中涌去，这些血有一段时光好象瘫痪一样地停留在那里，随后又更猛烈地跳动起来，一个红色的热辣辣的浪潮，向着他的脸上冲击。

他猜想到远方所发生的事情，他的心在告诉他，毕免篤刚才死了。

巴底斯特由于寒冷和恐惧，不禁起了一阵寒战，他好象突然失去了一切力量，引起一种衰弱的感觉；他呼吸迫切，一直到把门关好点着了灯之后，才恢复常态。

当晚的情景是阴惨的。全家人因为昨晚通宵不寐，困倦不堪，都睡意昏昏，晚饭几乎没有吃，九点钟以前，都上床去睡了。

巴底斯特觉得他的创伤已经好了一点，肩上的伤痛已经减轻，热度也已退下，可是现在他的良心却被一种异样的痛苦所折磨。

在幽暗的臥房內，他还醒着未睡。他的眼前出現了一个惨白的形象，起初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渐渐地已看出輪廓和色澤来，后来簡直就象是最近几天所看見的毕免篤，他的头上纏着布片，带着坚强的复仇的威胁态度。

这个幻象使他感到煩惱，于是他便閉起眼睛睡覺。絕對的黑暗，睡意便漸漸控制了他……可是那双閉着的眼睛在濃黑中开始产生出火星来。这些火星逐渐扩大，形成各种顏色的斑点。随后这些斑点浮游飄蕩，互相追逐，互相混合，这时再度看見毕免篤慢慢地向他走来，好象一头險恶的野兽对着它的猎获物，样子狠毒而詭秘。

巴底斯特努力掙扎，企图脫离这个魔境。

沒有睡着，沒有。他聽見睡在他身旁的因为疲倦而睡意正濃的老婆和孩子的鼾声；可是他听得那鼾声越来越深沉，好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他帶到远方，帶到很远的地方去，虽然房子和他仍旧停留在那里。他全身乏力，努力想动，可是动弹不得。他看見毕免篤的臉和他的臉在一起，他感到他的臉上有一股他的敌人呼出来的热气。

难道他沒有死嗎？……他的迟鈍的想象，发生了这个问题。經過很大的努力之后，他答复自己：毕免篤已經死了。他不象上一次那样脑袋破了。現在他却显出了身体上两处破裂的伤口，巴底斯特不能說定是在哪块地方，可是却正是两个伤口。从裂开的暗紫色的伤口里，血象噴

泉那样滚滚地流个不停。这是被猎枪击中的两处枪伤，那是毋庸置疑的。他不是胡乱开枪的射手。

这个幽灵，用他的灼热的气息，把他的脸包围了起来。一道锐利的视线，对着巴底斯特直射过来，好象要穿透他的眼睛，而且再穿下去，再穿下去，一直穿到抓着他的脏腑。

“毕免篤，原諒我！”这个负伤的人被恶梦所惊吓，用一种天真的声音呻吟着。

对，应该原谅他。他曾经杀死他，那是事实；可是他却是第一个惹起这件事情的。“是呀，男子汉应该象男子汉一样，他应该讲道理！”这一切的经过是他的过错。

可是死人不讲道理的，那个鬼魅的行动，就象一个强盗一样。他狞恶地笑着，一跳跳到他的床上，骑坐着他，把他全身的重量压在他肩上的负伤地方。

巴底斯特因为痛苦而呻吟着，他不能够转动着来抵挡这个大汉。他用一种亲热的称呼，叫他东尼，而不叫他的绰号，企图使他有所感动。

“东尼，你把我压得太痛了。”

这却正是这个幽灵所希望的，他就是要使他痛，而且似乎还不够，他只消用眼睛一注视，他裹伤的纱布和绷带便被烧坏、飞散而且消失了，随后他就用他那残暴的利爪插进他的伤破的皮肉内，撕裂那些伤口，使他吼叫起来：

“唉哟！唉哟！……毕免篤，原諒我！”

这痛苦是那么厉害，从他的背脊一直痛到头顶，他全身震颤着，剃短的头发直竖起来；而且当他痛苦地痉挛着的时候，头发却迅速地在成长和蜷曲，直到后来竟变成了可怖的纏繞在一起的許多长蛇。

这时候，就发生了一桩可怖的事情。那个幽灵抓住了他那奇怪的长发，最后說：

“来！来！”一面說着，一面拉着他就走。

超乎人力的輕捷，支配着他，是飞呢还是走——他不能确定——好象是一种輕而滑的原质在飄过去，就这样，他們两个头昏目眩地在黑暗中溜着，向着一个方形的、非常远的、有紅点标记的所在溜进。

那个紅点渐渐扩大，它的样子就好象是他們的臥房門，从那儿噴出了一道令人作嘔的濃黑的烟，一股焦炙的稻草的臭味，窒息了人們的呼吸。

那大概是地獄的进口；毕免篤想在这里把他投进无底的火焰里，它的光彩把那道門照得通紅。恐惧战胜了麻木，他发出了一声令人顫栗的叫喊，結果他的两只手臂活动了，他伸手作了一个可怕的回击，把毕免篤和他的奇怪的头发甩到很远的地方去。

他的眼睛已經完全張开，不再看見那个幽灵了。他做了一个梦；无疑的，这是一个因为发燒而引起的恶梦。現在他轉过来看看，只見床上那个可怜的德力莎，疲倦地打着鼾，和衣睡在他的身旁。

可是不，梦还在继续中。什么光，把他的卧房照得那样明亮？他还看得见那个和他房门一样的地狱的进口，射出了红色的火焰和黑烟。难道还在梦里吗？……他用力揉擦他的眼睛，动动他的手臂，在床上坐了起来……不，是醒着，完全醒着。

房门越来越红，浓烟愈来愈厚。他听到震耳欲聋的爆裂声，好象是竹子被火燃烧而起了爆炸；他甚至还看见火星在跳动，象飞火那样，向着那张挂在房门口的花布帘猛扑。外面响起了狗的绝望的不停的吠声，好象警钟发出来的警报。

我的天！……很快地他已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使得他竟象癫狂一样发作了。

“德力莎！德力莎！……起来！”

他把她一推推出了床外，随即狂奔到孩子们的卧房去，他高叫着猛捶着门，把他们从睡梦中拉起来；他们只穿着睡衣，好象一群愚蠢而惊怯的羊，在棍子的前面乱窜，不知走向什么地方去好。火已烧到他们房间的屋顶，在床铺上面吐出了一团一团的火球。

浓烟蒙蔽了他的视线，一分钟就象一个世纪；巴底斯特立刻把门打开，恐怖得发疯的全家大小，每人只穿着睡衣，从那儿惶惶跑出，一直狂奔到大路上。

在那里，他们稍为镇静下来，便点一点人数。

全部的人都在这里，连那可怜的狗也在。它对着那

正在燃燒的房子淒涼地嗥叫。

德力莎擁抱着她的女兒，這姑娘一發覺自己在这田野中只穿着一件內衣，便把危險忘記，十分難為情地在顫抖。她坐在堤埂上，把頭俯着，一心只注意她的羞耻，她把下巴俯在两膝上，用力拉她的白色的內衣，來遮蓋她的双腿。

兩個小孩惊惶失措地躲伏在他們的哥哥的手臂內。父親的舉動好象已失去了常態，怒吼着在咒罵。

“媽的！干得真不錯！……”房子的四角都點起了火，而且同時一齊燃燒，連那些鸡埘、馬厰以及涼棚，都燒了起來。

畜欄里，馬发出了絕望的悲鳴。鸡恐怖地咯咯在惊啼，猪狂暴地嗷嗷在嚎叫，可是那茅屋对于在它臟腑內被燒烤的牲畜的哀哭，却並沒有絲毫感動，它繼續從門口和窗戶內吐出弯曲的火舌。從它燃燒着的屋頂，升起一大股螺旋形的白色烟柱，它在大火的反照下泛起了透明的玫瑰色。

天气已經轉變；夜很平靜，連一絲微風都沒有。藍色的天空里，只有迷蒙的烟柱，從白色羊毛那樣的烟柱里，星星好奇地在窺探。

德力莎和她的丈夫在爭斗着，他在这意外的打击下，神志已恢復，便不甘心那些財產的損失，他想投進地獄里去，去干瘋狂的事。只要片刻工夫，並不需要多久；無論如

何必須把放在臥房內的那袋銀幣取出來，那是收成得來的錢。

啊，善良的德力莎呀！你实在用不着去阻止你的丈夫，去受他那粗魯的推搡的痛苦。房子很快就要被燒毀，因为那麦秸和芦葦都是很喜欢火的。那个屋頂——那个高聳着的被邻人們視作對他們是侮辱的屋頂，已經轰轰地爆响着，快要塌下来了。从这个巨大的火盆中，升起了一道可怕的火柱，它那不定的搖晃着的火舌，好象是用离奇的怪臉對着村子在指手划脚。

畜栏的墙壁默不作声地在顫抖，其中象有一群鬼怪在乱冲乱撞。那些家禽象一团一团的火球那样在跳跃，企图在全身着火未死前飞出来。

那道用泥巴和木桩做成的墙壁，终于塌下了一块，从那黑色的洞口中冲出一团火焰，一个可怕的怪物，它的鼻孔噴着黑烟，鬃毛閃着火星，疯狂地在甩着尾巴，好象一把着火的笤帚，散播着毛发烧灼的臭味。

这是那匹馬。它以一种不可思議的动作，从全家人的头上飞跃而过，疯狂地驟馳着横过田野。它本能地去找寻水沟，跳进沟里，就象一块燒紅的铁浸入水里一样，吱吱作响。

跟在它的后面，踉踉跄跄的，好象一个醉鬼跑了出来，它发出一种可怖的叫声，又是另外一种光景；那是头猪，它跌倒在田野中間，焚燒着，象一炷油脂的火把。

現在只剩下那些牆腳和架上的葡萄了。葡萄的枝蔓被火燃燒着扭曲過來，那些方柱却象熏黑的鐵棒那樣，屹立在紅色的火坑上面。

小巴底斯特渴望能夠救出一些東西，便沒頭沒腦地在各小徑上亂跑，他叫喊着敲擊附近鄰舍的門，那些在火光回照之下好象在指手划腳的鄰舍的門。

“救命！救命！……火！火！”

他的呼救聲得不到回答，只從廢墟上和墓地里折回來無用的回音。

他的父親殘酷地在微笑。這種呼救是徒勞的。村子里的人對他們都是聾子。在那些白色的茅屋里，該有不少眼睛好奇地在窺探，或許還有許多嘴巴用一種地獄一樣的高興在歡笑，可是沒有一個聲音肯說出：“我在這裡！”

麵包！……要獲得它是多么不容易啊！而且使人做了多少壞事啊！

在一家茅屋里，漏出一道淡黃色的、憂愁的、慘白的燈光。德力莎已被這場災難弄得沒有了頭腦，她想到那兒去求救，希望能夠得到人家的同情而加以援助。人們在不幸的當兒，常常不免會有希望奇跡發生的幻想的。

她的丈夫帶着一種恐怖的表情，不讓她去。不！那兒是去不得的。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但不能去那兒。

象一個已墮落到那麼深的人，深到不能再有悔恨的感覺，他把他的視線從火災那邊轉到那暗淡的燈光那邊

去。那是燃燒着的沒有光輝的蠟燭光，這種光似乎是為了造成一種氣氛而亮的，在這種氣氛里，人們可以領悟到死神還在上面飛翔。

永別了，畢免篤！你是很好地盡了你的義務而離開這個世界的。那個討厭的闖入者的茅屋和財產燃燒起的火焰，照耀着你的屍體，比之孤伶伶的貝比達買來的流着燭淚的顏色慘淡的蠟燭光，要輝煌得多了。

小巴底斯特空跑了一趟，失望地退回來，得不到誰的回答。

田野靜靜地蹙着額，給他們作了永久的告別。

他們在這田野中比之在沙漠中還更孤獨。憎惡所造成的空虛，較之自然界所給與的更壞到千萬倍。

他們從這兒逃出去，將重新過着另外的一種生活，飢餓將跟在他們的背後，踩着他們的腳跟同走。他們留下了勞力換來的廢墟，也留下了一具他們的兒子的小屍體，那個可憐的“阿爾巴特”，他是一場無法調和的鬥爭中的無辜犧牲者，他的屍體將永留在那兒的土地里，让它腐爛。

他們全體，就象東方人那樣逆來順受地大家坐在堤埂上，在那兒等候天明。他們的背後感到寒冷難受，但他們的前面却被這大火盆烤得面孔發紅。他們繼續坐着不動，听凭大火這樣燒着。大火吞嚥了他們全部勞力的果實，把它們變為灰燼，它們是那麼脆弱，那麼易毀，正象他從前要好好勞動過太平日子的幻想一模一樣。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茅屋

作者 = (西班牙) 维生特·勃拉斯科·伊巴涅斯著庄重译

页数 = 2 2 5

S S 号 = 1 0 3 3 8 1 6 5

出版日期 = 1 9 6 2 年 0 8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